

英雄奪婿記

北京益世報社印行



英雌奪婿記 第五冊 目錄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三十九回 | 達伐大張朝廷派將 | 慷慨自信副帥攻城 |
| 第四十回 | 臨賊陣女元帥會兵 | 運謀略永都統取勝 |
| 第四十一回 | 戰場擒將舒亮施威 | 黑夜劫營韓康奮勇 |
| 第四十二回 | 聞鐘聲偶談得道人 | 踏月色親訪悟真觀 |
| 第四十三回 | 小典韋潛師襲襄陽 | 女元帥火攻破永保 |
| 第四十四回 | 憶贈言驚悟服先知 | 臨絕地突兀逢將伯 |
| 第四十五回 | 推心置腹一席說降 | 排難解紛兩番仗義 |
| 第四十六回 | 二次進剿聲威赫濯 | 盈庭聚訟意見紛歧 |
| 第四十七回 | 鏖死戰玉面虎捐生 | 急報讐金毛吼涉險 |



第三十九回 撻伐大張朝廷派將 慷慨自信副帥攻城

話說上一回講的是月娘在安陸府休兵養士。無意進攻。不料我不尋人。人來尋我。忽據探事人報稱。朝廷派遣大兵。前來征勦。已然相距不遠。請月娘早作準備。看官。這朝廷派將專征。本不是突然而來的。當從先安陸府失陷。總兵王桓。副將俞人傑。敗北回省。那時畢制軍。已經拜發摺奏。請派天兵征討。朝廷那時候。太上皇業經駕崩。奸相和坤。亦已伏誅。嘉慶帝總攬大權。正在勵精圖治。一洗從前因循之弊。當下見了湖廣總督的摺奏。說白蓮教匪首齊王氏。凶焰鴟張。賊鋒甚銳。自倡逆以來。陷保康。據襄陽。破安陸。累經進討。未能奏功。請派大兵征勦。以伸天討等語。嘉慶帝覽奏大怒。當派都統永保爲大將。侍衛舒亮鄂輝二人爲副將。率領三萬大兵。尅日進剿。勿得延宕。三人奉了嚴旨。那敢怠慢。當即總齊一千兵將。星夜直趨湖北而來。到得省垣。先跟總督會一會面。爲的是詢問匪中的情勢。好預先有個準備。可巧那時候貴成這一枝兵。走的日子不多。省中還沒有得着甚麼報告。畢制軍暗自盤算。

着。自己用的那一個巧着兒。不知貴成此去。是否能夠得法。所以跟永保面前。一字也不曾提起。只說因爲匪氛大熾。已派員前往進剿。但恐兵力薄弱。未必能取勝。還請欽差速行進討爲是。當下永保聽了這個話。只在省垣逗留了一兩天。便督兵按站而進。行至中途。恰好迎着了貴成那一枝兵。若要問那貴成。爲甚麼不進不退。只管在中途延擱。且等我慢慢叙來。原來貴成自從那天晚上。陣前交換。死裡逃生之後。博凌阿也是吓破了胆子。那裏敢在附近紮營。便把他這位盟兄貴大人載在輜重車上。約束軍士。退下了二三十里路程。方纔紮住營寨。及至向貴成詢問失陷的情形。他也不答。進了飲食。他也不吃。只躺在帳中。哼哼啾啾。不住的聲喚。原來他週身磕碰的傷痕。疼痛難忍。且不必說。最要緊的。是這一場意外的驚嚇。把他的神魂。盡皆鬧得不安其位。當那戰場交換之時。有那怕死望生之心。在裡面助着。還可以支撐得住。等到回了本營。氣兒一懈。便覺得五臟六腑。四肢百骸。統通都不得勁起來。並且神智昏迷。寤寐難安。簡直似乎得了怔忡之症了。博凌阿看了這個情形。心

想沒有旁的法子。只好趕緊退兵。便載着這位貴大人。又走了兩三天的路。此時可以放心。敵人不至追襲了。只是貴成的病情。益發不對。飲食一點不進。身上作冷作燒。口中時時說些謔語。大概不外白蓮教要殺他。自己沒有命了。說着說着。就伏枕叩頭。痛哭流涕。演出種種的醜態。博凌阿看他盟兄這個樣子。要再往前走時。難免就要壽終路寢了。他的心腸。總算不錯。便按兵不進。派人尋找醫生。給他療治。過了幾天的工夫。這位貴大人。方纔神志清明。可以進些飲食。身體漸漸的復原。總算有了命了。博凌阿見他病體漸痊。這纔慢慢跟他提議。此次師出無功。反把袁錦章雙手送與教匪。將來回省時。怎樣見得制軍。若說整頓師旅。跟教匪決一死戰。只怕畫蛇添足。徒貽挫敗之辱。此事好生叫人進退兩難。必須怎樣辦法。方爲得法。還要及早打定主意。貴成聽了。垂淚說道。劣兄九死一生。方纔留得這條性命。我拿定主意。誓死不跟白蓮教去打仗了。賢弟只管放心。回省見制軍交差。無論有甚麼風波。都有我一人擔當。絕干礙不到你的身上。再者你不用替我擔憂。今天劣兄說一句托

大的話。縱然把袁錦章斷送了。制軍也不好意思認真。把我辦一個甚麼罪名。這一關。據我瞧着。倒沒有甚麼難過。官場裡的事。情面爲先。我是有老底在心裏的。不比那白蓮教的人。一個個都似凶神惡煞。太歲瘟神。看見他們的嘴臉。就叫人怕的腦子疼。我如今好容易從烙餅鏗上。抽身下來。絕不再鑽熱竈戶去了。現在我的病勢已經扎掙得動。從明天起。趁早往回裡趕。好離開這個險地。不要儘自耽擱了。倘若睡多了夢長。白蓮教的兵再追趕下來。那時不比從先。有袁錦章來作護身庇兒。請問還是你搪得住。還是我搪得住呢。說着。便不住的搖頭嘆氣。博凌阿聽了這片話。知道他盟兄所說的。俱係實情。即連聲答應。到了次日。拔寨都起。一直向省城進發。他因爲歸心似箭。急急惶惶。所以號令不整。也沒預先撒下探馬。直到傍晚之時。方由前哨發現。報到中軍。說前面紮着大營。不知是那一路的人馬。當時貴成嚇昏了。以爲白蓮教匪越到他的前邊。要攔阻他的歸路。不由得手足無措。口中連呼倒霉不已。恰一似沒有頭的蒼蠅。不知要向何處撞去。正在這走頭無路的時候。幸虧得

第二次報上說前面紮營。乃係朝廷欽派剿匪的大軍。主帥是都統永保。副帥是侍衛舒亮鄂輝。貴成聽了。方纔緩過一口氣來。跌足說道。你們爲何不早些探明。却雷頭風似的。來了一個頭報。簡直告訴你們說。我這一條性命。差一點沒有被你們嚇死。隨即吩咐紮下營寨。略爲歇了一歇。便具了手本。帶着從人。趕奔大營。前來恭謁欽差。見面以後。行過了禮。在下邊坐下。原來那都統永保。是認識貴成的。心中暗想。前時省垣倉猝。也不及詳細詢問。不料畢制軍所派勦匪的人。竟自是他。這不是以軍事爲兒戲。拿着公子哥兒開心。叫他前來送命麼。我看他面上。焦黃精瘦。大半是害怕所致。但不知他爲何還逗留在這裡。真是叫人納悶。當時因爲舒亮鄂輝二人。俱都在座。只得打着官話問道。貴協奉上峯之命。前來剿匪。聽說日子已經不少。爲何還在此地。按兵不進。貴成道。回大帥的話。卑職已經跟教匪見過仗了。這是往回裏走的。永保聽了。點頭說道。大概是用兵失利了罷。貴成道。托大帥的洪福。卑職此行。雖然未能獲勝。却也不曾損兵折將。永保聽說。不禁暗暗納罕。瞧着貴成問道。既

然不會失利。爲何竟自回兵。貴成皺眉道。卑職命小福薄。在此吃緊的關頭。不幸竟自得了病症。恐其軍務無人主持。受了賊人的暗算。只得暫時退兵。延醫調治。雖幸病勢略愈。無如元氣已虧。倘若勉強支持。難保不妨害軍務。因此上。思量整兵回省。請制軍另委他人。却不料在此處遇着大帥。想必是教匪氣運已盡。合當殄滅了。永保聽了他這一套話。料想其中定有奇蹊。不過不便十分追問。只把頭點了一點。口中說道。原來如此。那時舒亮却望着貴成道。我看貴協雖然有些病容。似乎還可以支持得住。何不彼此合兵一處。前去剿滅教匪。將來報捷之事。也可以邀着保獎的。鄂輝在旁也答腔道。此言甚是。也可以厚我兵力。兩人一唱一和。說得甚是有興。却不料那貴成一張焦黃的臉。此時竟已變紫了。原來他是急出來的。永保看着。早已心中明白。暗想。看他樣子。怪可憐的。何必拉上這個廢物。叫他前去填餉。讓我來作個好人。給他解圍罷。當即望着舒亮鄂輝二人道。他還須回到省中銷差。似乎不便同我們歸到一起。我看他神色不佳。讓他回去。安心養一養罷。再說我們兵力很足。

也用不着人來協助的。舒亮鄂輝聽了。只好點頭稱是。當時貴成聽了永保替他分解的話。恰似自己身子。已經淪入地獄。却被人提將起來。又復送入天堂。那番感激涕零的樣子。真正難以言語形容。隨即起身離座。向永保請了一個安。口中說道。多謝大帥的體恤。永保道。何必如此。有話坐下好講。貴成這纔重復入座。永保又把教匪的情形。向他詢問了一番。貴成便不即不離的。敷衍了幾句。隨即起身告辭而出。這一關。總算又被他逃過去了。到得次日。便趨程反省。他是有硬掙靠山的。雖然把事情辦了一個稀糟。舉制軍却不好意思。把他怎樣。况此時已派天兵征討。千斤重担。自有別人去擔。也樂得不究情了。貴成又走了內線。厚厚的送進一份禮去。制軍覺得情不可却。便自欣然笑納。便叫他仍回中軍原任去了。這話表過不提。再說永保等統率三萬大軍。進剿白蓮教。這個消息。被安陸府探事人得知。趕緊飛騎稟報。彼時月娘正在廳上。與諸將議事。這個意外警耗傳將上來。大家面面相覷。都不免帶些驚愕之色。月娘命探事人再去詳細打探。當即在座上。沉思了一回。便對衆將

說道。諸位將軍休得驚疑。他的人馬雖衆。本帥自有破敵之法。決不至輸了教中的銳氣。目下的要着。交戰爲次。守城爲先。當時便傳下將令。派金毛吼苗通。把守東門。玉面虎韓康。把守南門。穿花蝴蝶高經武。把守西門。點水蜻蜓蔡郁文。把守北門。麾下各統一千人。盡力協守。多運灰瓶鐵瓦。滾木礮石。以爲防備敵人猛撲之用。又派無敵大將姚之富。爲四門督策應。以備不虞。到了緊要時節。本帥亦當躬自上城。往來巡視。諸將一一遵令。雲中燕子宋吉。却恭身問道。此次敵兵臨城。元帥不肯作戰。而反出於守。不知是怎麼一個用意。月娘聽了。微笑說道。宋將軍以爲本帥有怯敵之心麼。不知此乃當然應敵之法。並非本帥不肯出於一戰也。你想敵人此次統率大軍而來。自倚人多勢衆。恨不得立刻尅了此城。那一股武怒之氣。必然是凌厲無前的。我若當其初至。立與交鋒。縱使殺傷相當。亦不免耗折了無限的兵力。若是這樣應敵。未免拙而可笑。今天我不出於戰。而出於守。使其空挾盛怒。毫無所施。則彼必出於攻城之一法。我這裏預備在先。勢必難於得志。攻而不克。銳氣已懈。我乘勢

而擊之。蔑不勝矣。總之破敵之方。務在善爲因應。不可拘執鮮通。所以從先岳武穆說。用兵之道。初無定法。運用之妙。在乎一心。就是這個道理。衆將聽了。無不心悅誠服。當卽退廳而散。那奉命守城的諸將。當卽趕忙預備。以免延誤。諸事都備辦齊了。靜候安心拒敵。果然過了沒有兩三天的工夫。永保等已經率領大軍。蟻聚蜂屯而至。放過大砲。安下營寨。遠遠向城下望時。只見旌旗招展。隊伍如林。把守得鐵桶相似。永保看過。暗想道。看這個勢派。果然不是小醜。無怪官軍累次失利。要一鼓殄滅他。恐怕不甚容易。回帳以後。便將這番意思。向舒亮跟鄂輝。談了一番。恰好那兩個人。都是一勇之夫。目空一切。並不把赫赫有聲的白蓮教。鼎鼎大名的齊王氏。放在眼內。他以爲前此官軍的失敗。必因兵少。不敷分佈。而且領兵之將。武藝稀鬆。所以致令教匪。如此猖獗。現在大軍如雲。兵力雄厚。各人的武藝。又可以自信。區區此城之衆。又何難一鼓而殲呢。其實按二人的能爲說。那鄂輝使一口斬馬刀。雖有幾合的勇戰。並不見得怎樣出色。那舒亮。確是軀幹魁偉。膂力過人。使兩桿鐵戟。在馬上

運動如飛。差不多的將官。不是他的對手。所以當時有個綽號。人都稱他作小典章。當時兩個人。聽了永保的話。鄂輝先笑着說道。諒此么魔小寇。何須如此重視。此行託朝廷洪福。仗大帥威靈。准可旗開得勝。馬到成功。那紅旗報捷。定是可待的。永保聽了。拈鬚說道。但願能夠這樣。也是大家出兵的臉面。只怕不能如此之易呢。舒亮接口說道。不勞大帥分心。明天先跟他見上一仗。殺他幾個著名的梟匪。令那賊手下從賊。驚心喪膽。那時再行攻取城池。自然就容易了。永保點頭說好。當下歇了一夜。到得次日清晨。將士飽餐戰飯。晾了八成隊。永保居中。左有舒亮。右有鄂輝。兩邊鴈排翅的分開。是一干大小將官。真個是旌旗摩雲。干戈耀日。軍容非常的威武。列好了陣勢。向城中叫戰。不想這一邊。恨不得背城借一。立決雌雄。誰知城中。竟自靜悄悄。不聞聲息。只有無數的教兵。高踞城頭。向他們這邊陣中。瞭望。鬚髯安心。要作壁上之觀似的。那舒亮鄂輝二人。本挾着一股盛氣而來。打算要抖擻威風。大展武藝。將敵人殺一個落花流水。好顯自己的本事。誰料這討人嫌的教匪。竟自不餓不

保。餉以閉門之羹。使他一腔的高興。無處發洩。不由得怒從心起。暴躁如雷。就是那一千兵將。倚仗人多勢衆。想着來到此地。立時奪個彩頭。將白蓮教匪。殺他一個脆快。官中發賞不算。跑到城中。又可以大肆搶掠。真個名利雙收。再好沒有。萬不料這一個好夢。竟沒有作成。人家簡直不答理他們。憑你在城下。怎般的耀武揚威。城上的人。恰如始終不曾看見。這個形勢。就像活人要跟死人說話。任你喊破了喉嚨。說破了嘴唇。終難得到他的一言半語。請想官軍這面。生氣不生氣。着急不着急。那位料事如神的女元帥。也算善於跟他們開玩笑了。當時永保猶自存着帥體。按轡不言。那舒亮鄂輝二人。覺得怒氣填胸。有些按捺不住了。便吩咐軍士。向城上破口辱罵。軍士本來也都擎着一肚皮悶氣。巴不得有這一聲。立刻令出。惟行萬人一致。千賊匪。萬賊匪。殺不盡。斬不絕。種種的話頭。就如連珠箭一般。從舌尖上迸出。人多嘴多。聲大勢大。這一片喊罵之聲。恰同大風怒潮的一般。借着空氣鼓盪之力。直向城頭吹送。這個樣子。不是鬪手。簡直是鬪口了。在官軍這邊的設想。本以爲泥人還有個

土性兒。這般的破口辱罵。敵人火氣一撞。開城抵敵。目的便算達了。誰知白蓮教中。不知由何人傳授。竟自得了古人的秘訣。抱着那不癡不聾。難作阿翁的心法。對於城下的辱罵。有如充耳不聞。不但說開城抵敵。渺無希望。就連照樣回答一番。也要節省氣力。不肯多費唇舌。這正是急驚風遇了慢郎中。令人無法可措。工夫一大。軍士們嗓子都有些喊啞了。永保看着不是事。便傳令收隊回營。再作商議。這一來。可把舒亮鄂輝。給活活氣壞了。回去以後。便跟永保商議。要即日攻城。永保道。我軍初至。賊人便不肯出來交鋒。恐怕其中有甚麼詭計。我們須要仔細。不可上了他們的暗算。舒亮道。據我看來。不過是我們先聲奪人。教匪聞風喪膽。因而不敢出戰罷了。不然。像這樣閉關不戰。可有甚麼詭計在內呢。鄂輝道。難道他只管不出來。我們便在此跟他坐耗麼。總要想個法子。出一出這口悶氣方好。舒亮點了一點頭。仍回過臉來。向永保說道。我軍初至。銳氣方盛。若與賊人常此相持。未免老師糜財。殊爲失算。不若趁此軍威方張之際。尅日攻城。當不難一鼓而下。不知大帥之意。以爲如何。

永保道。攻城呢。也未爲不可。但彼居高臨下。以逸待勞。未必見得能夠得手。鄂輝道。大帥也忒於謹慎了。他不敢出城一戰。足見其氣已餒。我軍力無所施。正可藉着攻城。用爲發洩之地。從來攻戰之事。以氣爲先。既然我勇彼怯。則勝負之數。豈不是可以預操麼。永保道。我對於教匪的櫻城固守。不肯出戰。本打算看一看風色。再行定奪。今既二位大人之意相同。不妨姑爲一試。但我自問年老力衰。這督兵攻城之事。却有些敬謝不敏。只好請你們二位偏勞的了。舒亮道。這事何勞大帥分心。我們當得效力。鄂輝聽了。便對舒亮道。我看這攻城之事。最好殺他一個湊手不及。顧失此彼。現在既然得了大帥的同意。明天我便帶隊去攻東門。你老哥可以攻南門。但是西北兩門。可讓何人去攻打呢。舒亮還沒有答話。永保便道。依我看。派先鋒官于虎臣。攻打西門好了。你們二位同他。各統大兵五千。前去攻城。我分兵一半。在後邊與你們策應。諸事總要相機而行。可進則進。可退則退。不可過於執拗。舒亮道。多謝大帥的指教。鄂輝搖頭說道。我看大帥。到底上了些個年紀。慮事未免有些疏忽。我們

三人前去攻打東南西北三門。却單把北門給留下。倘若賊人出其不意。從北門遁走。豈不是有意縱敵。前功盡棄麼。永保聽了。哈哈大笑。瞧着鄂輝說道。大人。你以爲我是老糊塗了。連東西南北四門。都會忘記了一門麼。我縱然精神有些不濟。諒也不至疏忽若此。要是這樣。皇上以數萬大軍。託付我手。我却連東西南北都記不清楚。豈不是叫他們跟我前來送命麼。永保說到這裡。又不禁哈哈大笑。此時鄂輝方覺他的說話過於冒失。面孔紅漲。無地自容。趕緊恭身說道。晚生出言無狀。昏憤已極。還求大帥格外原諒。永保拈鬚微笑道。這件事也不是我糊塗。也不是你昏憤。不過你看的書少一點。我的話也沒有加上一番解釋。咱們只好兩不怨罷。舒亮道。不瞞大帥說。這留下北門不攻。連我也不明白。請大帥解釋一番。我們也好增長見識。永保道。你們二位大人。難道不曉得兵法上曾經講究過。圍城必缺的那句話嗎。這個意思。就是說凡攻打城池之時。總要給敵人留下一條逃生之路。到得勢不可支。好叫他從此潰竄。若圍得鐵桶相似。連一道縫兒也沒有。敵人見無路逃生。勢必一命

相掙。將死置之度外。那時縱讓我們的勢力大。也必然遭其重創。豈非犯了兵法所忌。今給他留下一門不攻。若果能逼得他力盡棄城而走。却正合了我們預定的計畫。那時集合全軍之力。抄他的後路。前去追襲。敵人逃命心切。當然無暇作戰。我以全力而制其敵。縱不能一鼓而殲。也足可大獲全勝。這豈不是上策嗎。我這樣一解釋。你們二位可以明白了。舒亮鄂輝聽了。齊聲說道。大帥妙算。真不可及。明天我們奮力進攻。教匪勢必從北門潰走。預備追襲就是了。永保點頭道。但願如此方好。鄂輝又道。我還要請問大帥一句話。這四門之中。何以單給敵人留下北門呢。是否其中還藏了一個道理。請大帥益發指示明白。我們也好澈底的了悟。永保聽了這話。滿面都是洋洋得意之色。口中說道。這自然也有一個道理在內。東者。生方也。北者。死方也。特給教匪留下北門。也不過按照生尅之理罷了。舒亮鄂輝聽得此言。更把這位大帥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其實說那永保講的甚麼兵法。又講的甚麼生尅。只是說着好聽罷了。於勝負上。並沒有甚麼關係。假使他。或把四門全攻。或給留下東

門。不過也是一樣的事。但這麼一來。那守北門的蔡郁文。省些氣力罷了。到得次日。天明以後。官軍飽餐戰飯。便掌號出隊。永保統兵一萬五千。留守大營。以爲三路的策應。鄧輝統兵五千。攻打東門。與教中金毛吼苗通相對。舒亮統兵五千。攻打南門。與教中玉面虎韓康相對。于虎臣統兵五千。攻打西門。與教中穿花蝴蝶高經武相對。只留下北門不攻。當下三路人馬。分投三面。先後晾開隊伍。各向城中討戰。及見城上的教兵。依然是昨天的樣子。高據城頭。洋洋不保。知道並無出戰之意。當下各主將。便傳下攻城的命令。軍隊一擁而上。猶如潮水的一般。那攻城的手續。是早預備好了。馬隊在後。步隊在前。攻城的雲梯。一齊豎起。吶一聲喊。那些精壯步軍。都左挽籐牌。右執利刃。蟻附蜂攢。緣梯而上。不料這邊正在滿懷壯氣。奮勇進攻。忽然聽得上面。一片響亮之聲。那灰瓶鐵瓦石子等物。就如萬道瀑布。當頭擲落。那些官軍。雖說有籐牌遮護。但是受傷從梯上跌落的。也真不在少處。間或有些官軍。冒險奮登。離着城上不遠的。早被守城的教兵。拿着一丈多長的苗子槍。一排頭兒搨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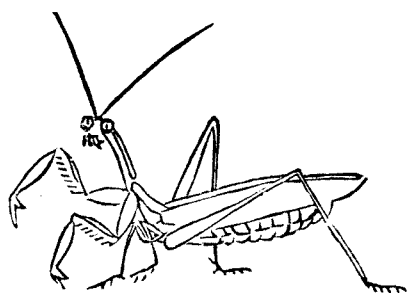
去。官軍雖然用刀來隔攔。但是一邊在上。一邊在下。一邊使長傢伙。一邊使短傢伙。到底教兵佔了便宜。官軍吃了虧。眼見那些攻城人。好比下鍋的扁食。一個個撲通撲通的墜將下去。那督兵的主將。看了這個情形。不由得怒火上攻。氣破腦門。傳令加緊的攻打。破城以後。重重有賞。軍士聽了。真個前仆後繼。又努力攻將上去。這一次。官軍有了前車之鑒。知道非豁出性命去。萬沒有克城的希望。便用藤牌。掩護了頭頂。儼似害了瘋狂病的一般。吶喊而上。來勢比前愈加凶猛。誰知上面守城的主將。也早看出情形來。知道淨用鐵瓦石子等物。恐其難以集事。便傳下號令。放那滾木礮石。只聽得轟天震地的價響。所有雲梯。多被砸折。軍士那更不用說了。督兵的主將。看了這個情形。方曉得城上守衛森嚴。要打算破城。大非易事。雖說忿怒愈深。但銳氣不免有些挫將下去。這三面攻城的情形。大概都是如此。就中要算南門的攻打。比較更爲猛厲。因爲那舒亮。武藝既高。性情又躁。凡事總要出人頭第。恨不得一時將南門攻開。好顯一顯他的本領。誰知你雖攻的兇。人家守的也緊。真個銅缸

遇着鐵甕。彼此全無軟硬。到得後來。還是官軍這邊吃虧。因爲守的人。不過手忙脚亂。攻的人。却已斷頭折足。死傷漸多。舒亮見了這個情形。簡直活活要把他氣壞。怒火往上一攻。那裡還按捺得住。當下大吼一聲。翻身下了坐騎。緊一緊靴子。掖一掖戰裙。左手挽一面藤牌。右手持一桿鐵戟。便要親身前去攻城。左右偏裨。多攔着勸道。大人乃軍中司令。豈可輕身涉險。舒亮道。你們看不見。我軍精銳。已經傷亡無數。麼。我若不上前。誰還肯再爲盡力。今天不克此城。誓不回兵。定須將這些可惡的教匪。痛行殺戮。方解得我心頭之恨。說着。便奮勇而前。直上雲梯。那些兵卒。見主帥親自攻城。自然都勇氣百倍。一個個不顧死生。冒險而上。此時城上。早已看了一個逼清。便把灰瓶鐵瓦。石子磚塊。似雨點一般的。擲將下來。在這性命相搏的時候。那舒亮。早已猛若熊羆。捷如猿猴。直緣雲梯而上。看看離城頭已經不遠。守城的教兵。正在手眼並用。忙無暇晷。幸虧有兩個教兵。看見了。連忙大聲叫喝。搶過兩把苗子槍來。往舒亮胸膛便刺。舒亮瞋目大呼。好似口中起一個霹靂。將手中鐵戟。向外一掃。

兩把苗子槍。都不知飛到何處去了。兩個教兵。一個鬧一個躑躅。一個早已五足不牢。跌到城下。在這一霎的工夫。眼瞧着舒亮。就舒登城。幸而玉面虎韓康。聽得這邊喧鬧特甚。便從小校手中。搶過自己的大砍刀。飛步趕到。一眼看見一個黑面長身的將官。用手中鐵戟。磕飛了兩桿槍。便要躑身而上。韓康那敢怠慢。便趕上兩步。用了個烏龍探爪式。刀尖便向脖項刺來。舒亮的眼光。也早已望見韓康。知道一定是白蓮教中一員猛將。手中那柄大刀。是磕不飛的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韓康的刀。方纔刺來。舒亮早將左手的藤牌擲去。身子略偏了一偏。讓過刀頭。已用左手攥住刀桿。右手的鐵戟。便用舉火燒天式。向韓康掬來。真個是性命呼吸。間不容髮。早把那玉面虎韓康。嚇得冷汗直淋。罔知所措。正是。

恍似雙龍同搶寶。儼如二虎互爭餐。

要知韓康性命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回 臨戰陣女元帥會兵

運謀略永都統取勝

話說攻打安陸府南門。官軍副帥小典韋舒亮親自奮勇登城。却被白蓮教中的大將玉面虎韓康截住。兩個人一個立在雲梯上層。一個立在城頭邊際。竟自兵刃相接。血肉相搏起來。當時舒亮左手攥住韓康的刀桿。便用右手的鐵戟搥去。吃虧戟的尺寸短。韓康的身子略偏一偏。竟沒刺着。那時韓康可真急了。用盡生平之力。去扯那柄大刀。舒亮也緊緊扣住。毫不放鬆。便要用鐵戟順着刀桿去割韓康的手。但是他一手攥刀桿。一手持戟。並且站在雲梯上。到底吃虧。身子不由得晃了兩晃。韓康見急切扯不動。便飛右脚來踢。舒亮用刀桿向外去領。那時教兵都看呆了。一個個面目失色。大聲叱呼。有心上去帮忙。又因主將跟敵將扭作一處。恐其不謹。或致誤傷。急得束手無策。城下的官兵見主將得手。便都吶喊助威。一時城上城下的呼聲。真要驚天動地。正在這緊迫的時候。忽從城上那一邊。風馳電掣的來了一簇人。爲首的將官精神抖擻。手執盤龍鐵棍。不是別人。正是四門督策應。無敵大將姚之

富恰好此時巡到南門。睜兩隻圓彪彪虎眼。看了這個情形。那肯怠慢。旋風也似的趕上前來。舉手中盤龍鐵棍。用了個泰山壓頂式。便要向舒亮頭上砸來。假使鐵棍跟頭顱碰到一處。無有別話可說。定然是腦漿迸裂。不過那舒亮精神飽滿。還能照顧得來。當他跟韓康死命相持的時候。猛見又來了這樣一個勁敵。知道不但城上不去。自己還要喫虧。立刻便見機作事。知難而退。右手把鐵戟。向上一晃。左手便把刀桿鬆了。霍的抽身。從雲梯上退將下去。等姚之富鐵棍到時。相隔已一二尺遠。剛好砸他不着。但是雲梯下層的兵。有繼續而上的。舒亮退得匆忙。有一二名被擠跌落。那時城上城下。真是鬧成一團糟。猛聽城上發下號令。叫放滾木。隨即聽得教兵吶喊的聲音。舒亮此時。剛退到雲梯的半中腰裡。知道死生呼吸。那敢俄延。趕緊撒手扔戟。似紡車兒一般。骨碌碌往下便滾。他將到得地面上。早聽得大聲如雷。滾木已下。雲梯早被砸折了。此時舒亮身上。已有許多擦碰的傷。但是性命要緊。也顧不了許多。身子一着地。趕忙滾向外滾。怕的是要壓在滾木之下。就要骨斷筋折。及

至聽得呼隆隆一聲響亮。塵土冒起。足有好幾丈高。城上的教兵。城下的官兵。同時合力吶了一聲喊。在這喊聲中。舒亮已然挺身而起。但已弄得衣服破碎。面目喪失。不成樣子了。他那鐵戟。已有人取得。此時舒亮縱讓是鐵打的漢子。也難於支撐。況且主將一經受傷。三軍皆爲喪氣。這攻城的事。眼見得是不成功了。舒亮勉強上了坐騎。傳令退兵。立刻紛紛滾滾。大隊便撤將下來。這時候。東西兩門也正攻得力盡筋疲。死傷甚衆。到底不能得手。一聽得南門已經撤兵。那鄂輝跟于虎臣。也同時下了罷攻之令。那些官兵自早晨攻起。此時天色已經西挫。一個個盡皆飢疲不堪。聽了退兵的將令。好比罪囚得了恩赦一樣。從先那一股銳氣。早都銷磨淨盡了。只見隊伍凌亂。馬步參差。就如戰敗情形一樣。不料退出沒有多遠。猛聽得城頭砲聲響亮。東西南三門大開。教兵同時殺出。東門領兵的主將。乃雲中燕子宋吉。西門領兵的主將。乃是黑煞神丁龍。南門領兵的主將。乃是鑽天鷄金冲。那些教兵。都是養精蓄銳。凌厲無前。風馳電掣的。向前趕殺。至於那些官軍。只剩下逃命的份兒。那裡還

有打仗的份兒。便似山崩海倒一般。潰敗下去。死傷踐踏。不計其數。虧永保的謀略。還算不錯。事先早經有了準備。一聽這個消息。便調動大隊。前去策應。或者大戰一場。還能夠轉敗爲勝。不料這時候。安陸府城頭上。信砲又響起來。三路教兵聽了。一齊撤隊而回。不再追趕。城門早緊閉上。直把永保也都氣了一個發昏。知道攻打也是無益。只得收兵而回。原來在城頭上。發縱指示的。都是月娘一人。不言教中得勝慶賀的事。再說官軍合到一處。同回營寨。檢點死傷的軍士。足有好幾千人。舒亮、鄂輝、于虎臣。一齊向永保請罪。永保道。勝負無常。何罪之有。三人這纔謝過。一同就座議事。鄂輝道。此次攻打城。麾下將士。很是用命。只是那些教匪。守的異常堅固。並且器具應手。取用不絕。所以始終難於攻破。于虎臣道。犬人講得是。若非麾下將士用命。死亡還不至如此之多。至於教匪那樣的一德同心。守禦得法。真是始料所不及的。永保點頭道。所以我不敢把他們小覷。就爲的是這個原故。請想這些教匪。屢陷堅城。所向無敵。豈是烏合之衆所能辦得到的。此次天兵進討。他們也知道勢

力雄厚。非同小可。所以不敢輕於一試。堅閉城門。不肯出戰者。特欲老我師耳。起初我本想。另出謀略。用以破敵。不想你們二位大人所見相同。皆以攻城爲不可緩。彼此既然分掌軍權。我也未便過於攔阻。如今所事不成。枉傷了許多將士。我軍銳氣已經挫動。却正墮教匪之計也。說着。不禁慨然嘆息。舒亮切齒道。這總怪我們見事不明。致有此失。但攻城之際。我曾親冒矢石。率衆而登。眼看着已經得手。不料梟匪未除。悍將又至。我只得滾梯而下。致令功虧一簣。他說到這裡。滿懷憤懣。不由得拍案大叫。誰知他由雲梯滾下來時。不但腰腿受了傷。連臟腑內部也震動了。這時怒火往上一攻。哇的吐了一口鮮血。登時便昏暈過去。永保見了這個情形。心中甚是憂悶。立刻喚人。將舒亮送回自己帳中安息。叫隨營醫生。加意調治。隨即傳下將令。吩咐各將士。小心把守營寨。一夜晚景不提。到了第二天早上。永保方在帳中。會議軍事。猛聽得外面。鼓角震天。喊聲動地。當即有人報上。白蓮教大軍。已經列隊索戰。永保聽罷。連鬍子都氣得蹶起來。立刻傳下將令。鳴砲出軍。只聽得撲通通大砲響。

亮官軍便也掠隊而出。列成陣勢。彼此陣脚相離不遠。永保坐在馬上。定睛向對面看時。只見白蓮教的軍容。很是壯闊。旗分五色。位列八方。頗得佈陣之妙。中間一桿大紅綃金帥字旗。直拂霄漢。左右兩桿座纛。都是杏黃的。上面繡的宇。正是輔天宣化聖女神君。帥字旗下。罩着那位女元帥。頭戴嵌珠飛鳳冠。身披鎖子黃金甲。外罩緋色百花袍。坐騎汗血桃花馬。肋佩寶劍。手捧令旗。馬後另有一名小校。替他捧定那金背砍山大刀。原來月娘此時。已經除了義父之孝。所以一切服色。都是從吉的了。上垂手一桿將旗。繡着左輔將軍字樣。旗下一員女將。爛銀鎧。素色團花戰袍。手持方天畫戟。正是那玉芙蓉吳映雪。下垂手一桿將旗。繡着右弼將軍字樣。旗下一員女將。烏金甲。玄色團花戰袍。手執渾鐵點鋼槍。正是那墨牡丹秦曉霞。再向四下裡看時。只見旗幟飄揚。將士森列。個個人強馬壯。器械鮮明。端的聲勢非凡。不同小可。永保看了。心中暗暗讚嘆。說想不到教匪。居然有這等勢派。看來要是破他。大非易事。這邊月娘。也留神向敵人觀看。只見密密層層。前面是馬兵。後面隱着步隊。聲

勢也很是雄壯。帥字旗下。不問而知是主將了。只見他。年紀已有六十多歲。連鬚都花白了。頭上是亮紅頂子。大花翎子。身穿藍寧綢開紋袍。外罩天青團龍跨馬服。坐騎駿馬。手捧令旗。精神還是不錯。緊靠他。左右還有兩員將官。裝束都差不多。年紀皆在四旬上下。不過上手的人。戴的是涅紅頂子。下手的人。戴的是亮藍頂子。原來一個是副帥鄂輝。一個先鋒于虎臣。那舒亮因爲病在床上。所以不能臨陣。在這兩人肩下。雁排翅的擺開。大小官兒。很是不少。大概都是頭戴青呢得勝盔。藍頂白項。花翎藍翎。一概都有。看來也很夠個局面。當下月娘發令道。那位將軍前去叫戰。務須要挫動敵人銳氣。話猶未了。早有一員將。驟坐下閃電花斑馬。挺手中三尖兩刃刀。大聲喝喊。直臨陣前。原來這員將。正是點水蜻蜓蔡郁文。要在兩軍會戰之際。去奪這場頭功。這邊永保見了。也就傳下出戰之令。却又鄭重說道。這是兩軍第一次見仗。務須勝了他。方好。諸將各宜量力而進。不可鹵莽從事。當下兩邊將官。本有要搶先出馬的。及至聽了元帥這套話。却又多畏顧不前起來。副帥鄂輝怒道。朝廷

養兵千日。用在一朝。怎麼今日初次跟教匪會戰。就自畏首畏尾。貽笑於人。待我親自出馬。給你們看。說完了話。方要抖繯時。只見一騎馬。離隊而出。口中說道。不勞大人分心。待末將前去殺敵。永保跟鄂輝。閃目看時。原來是游擊胡愷。此人久歷行伍。武藝頗是了得。當時喊聲大震。金鼓齊鳴。胡愷催坐下馬。挺手中槍。一直來到陣前。蔡郁文見了。並不答話。舉手中三尖兩刃刀。分心便刺。胡愷趕忙用槍隔住。二人便在沙場以上。左盤右旋。你來我往的。大戰起來。一個要報効朝廷。大展生平藝業。一個要輔佐元帥。立下汗馬功勳。彼此當心。各無破綻。戰了五六十合。還分不出誰勝誰負。高經武見了。要幫蔡郁文的忙。便大喊一聲。挺手中蛇矛。催馬來到陣前。就要夾攻胡愷。不料官軍那邊。也有一騎馬。飛出迎敵。大聲喝道。賊匪休得逞強。認得都司謝錦麼。口中說着。便舞刀要來交戰。誰想高經武馬快矛長。似閃電的一般。已經撞到面前。大喝一聲。手起矛落。刺謝錦於馬下。兩邊軍士。見了這樣出其不意的事。同時吶喊起來。却一邊是歡喜。一邊是驚惶。就在這邊吶喊聲中。蔡郁文同胡愷已

經分出勝負來。你道他二人交戰半日。未見高低。爲何這一剎那中。就會分出上下。原來蔡郁文的取勝。却深得高經武的助力。正所謂銅山東崩。洛鐘西應了。因蔡郁文半天工夫。未能戰敗敵人。心中異常忿怒。忽的一刀。向胡愷面門劈來。胡愷斜竄。着一立槍桿。要把刀逼將出去。正在這時候。高經武大喝一聲。將謝錦刺下馬去。胡愷心中一驚。往外磕的力量。未免稍差一點。蔡郁文得了這個機會。那肯怠慢。將刀桿往後一退。刀鋒順着槍桿。便劈將下去。依着他胸中的計算。本想把胡愷的手指砍落。不意槍桿甚滑。刀頭向外一溜。那三尖兩刃的尖。剛剛挂着胡愷的手指。但是這一下。已經鮮血崩濺。痛不可當。胡愷此時。那裏還能冲鋒打仗。當時咬一咬牙。關撥轉馬頭。回身便走。月娘看見二將。俱已得勝。便將手中令旗一揮。教兵吶一聲喊。像潮水一般的湧將上來。那邊永保見了。也同時下令。命官軍抵敵。兩邊大戰一場。互有死傷。不過白蓮教這一邊。驍將較多。戰鬥力顯得格外起勁。官軍那一面。未免相形見絀。就要吃起虧來。永保看出這種情形。便傳令鳴金收軍。教兵恰待向前。

追趕。月娘却也下了收軍之令。兩下裡便就此歇手。教中預定計畫。至此總算如願相償。回城以後。當然要擺筵慶功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單表官軍這一邊。永保回營以後。眉頭不展。面帶憂容。就連鄂輝于虎臣等。從先那一股銳氣。至此也挫下去了。以前所講的。甚麼區區教匪。何難一鼓盪平的話。此時都悶在心裡。不復再吐。甚至一千兵士。從先倚仗人多勢衆。以爲垂手可以成功。如今攻城既已徒勞。交戰又復棘手。連着碰了兩個釘子。方曉得白蓮教勢力雄厚。不可欺侮。從先的想像。簡直似一場春夢。氣早就餒下去。所以一連好幾天。教中派將出城交戰。永保吩咐部下。謹守營寨。不許妄動。部下得了這一道將令。恰趁心懷樂得暫度時光。全軀保命。一任教兵百般辱罵。只給他一個充耳不聞。教中索戰數次。毫無結果。諸將回城稟說情形。月娘笑道。他們既然如此怯敵。咱們也不必過爲己甚。姑且緩一緩。看他們怎樣。諸將領令而退。自明日起。教中便不去索戰。官軍這邊。更樂得耳根清淨。這樣又過了幾天。却好官軍副帥。小典韋舒亮。病體業經痊愈。來到中軍大帳。見主帥永保。商議軍

情之事。永保便把交戰不會得利。以及暫時耐守之事。統通向舒亮說了一番。舒亮聽罷。只氣得睜圓虎目。怪叫如雷。口中連說罷了。罷了。只顧這樣一退避。不但爲教匪恥笑。並且連朝廷面目也剝削盡了。我前幾天。病勢昏沉。不知其中詳細。後來略爲清醒。詢問左右之人。他們都把言語搪塞。不肯據實陳述。所以我還在睡裡夢裡。若早知是這個樣子。就讓扶病而出。也得跟他們前去交戰。決不任他跋扈鴟張。自鳴得意。如今事不宜遲。我便就此出馬。好歹斬他幾個著名悍匪。也叫他們曉得官中有人。不敢意存藐視。一來給朝廷爭一爭面子。二來也報我攻城受傷之讐。他口裡說着。就要起身。露出那迫不及待的樣子。永保知道他。性情急躁。凡事總要爭強鬥勝。打仗最肯勇猛當先。是心口如一的人。所以他雖氣忿忿的。說了這一片話。口角之間。並不替主帥稍留餘地。却明白他。最激於一時意氣。言雖稍過。心實無他。因此並無嗔怪之意。反笑吟吟的說道。大人。你不要忙。聽我告訴你說。咱們彼此。都是奉了旨意。來替皇上家辦事的。你想着給朝廷出力。難道我不想着給朝廷出力麼。

你要替大家爭面子。難道我不想着替大家爭面子麼。不過總要看事作事。不能鬧那一寵的性兒。因爲心忙則有錯。慮少則多疏。不惟無益。而且有害。我說一句不怕你老哥過意的話。從前你們二位。極力主張攻城。我不好過於攔阻。請看結果。到底怎樣呢。俗語說得好。不經一事。不長一智。我勸你老哥。姑且消一消氣兒。凡事總要從長計較。不要蹈以前的覆轍纔好。永保這一套話。說得心平氣和。舒亮也悟到自已有些鹵莽。便道。大帥講的固然很是。但是攻城不克。便不去攻城。見仗不勝。便不去見仗。坐視強敵當前。咱們便徒擁大軍。虛耗國幣不成麼。永保又笑道。這一篇道理。不勞你老哥說。咱們彼此的見解。都是一樣的。不過人遇到難題的時候。總要想出一個辦法來。纔是正理。若只憑任性使氣。那是難以集事的。請問城攻不開。還一定要攻。仗打不勝。還一定要打。豈非以軍旅之事。當作兒戲麼。不但軍士死亡。殊爲可惜。卽論到自己身上。也處在危險地位。豈是臨事而懼。好謀而成之人。所宜出此的。舒亮道。大帥高論。雖是。但似此老師糜財。亦非長久之計。不知破敵之法。幾時可

以想出。永保道。計畫已經有在這裏了。只爲你老哥抱病在床。缺一統軍善戰之人。所以只得延攔下來。今幸貴恙已愈。明日便可出師破敵。舒亮聽這個話。不禁喜形於色。趕緊前席而請。問是怎樣一個破敵之策。永保向四下裏看了一看。見左右伺候的。俱親信之人。方纔低聲向舒亮說道。從來戰陣之事。都是馬隊當先。步軍在後。爲的是便於衝突。我看白蓮教用兵。也是依照這個定例的。我想了一個方法。是用三千精銳步卒。個個頭戴銅盔。身披鐵甲。手使雙手帶的大刀。衝到敵人馬隊面前。以面視地。以背向天。只顧掄開手中大刀。向敵人馬腿砍去。他們出其不意。定遭重創。前隊一亂。後方自然奔潰。我軍定可大獲全勝。不過我看那教匪用兵。很是精細。倘被他覷出破綻。說不定就許要收兵而回。豈不是枉費了一番心計。所以總要佈置得十分週密。方可成功。我的意思。是請你老哥率五千馬隊在左。鄂大人率五千馬隊在右。作成兩翼之勢。先行封住陣門。將那三千步卒。隱在陣內。及至兩軍相接。陣勢分開。步卒一擁而上。作爲沖鋒敢死之隊。你老哥便率軍向敵人右方包圍。鄂

大人便率軍向敵人左方包圍。再命先鋒于虎臣率領三千人馬。作爲後方的策應。這樣一來。不怕敵人不入我羅網。我費了幾番躊躇。方纔想出這條計策。只爲你老哥病體未愈。所以延擱到如今。現在諸事業經濟齊備。你老哥又已告痊。明天便可依此而行。但不知其中調度。還有甚麼該斟酌的地方沒有。你老哥若見到時。只管明說。不要客氣。舒亮聽了。不禁拊掌道。此計大妙。明日準把教匪殺他一個片甲不歸。到底是大帥老謀深算。籌策萬全。決非像我粗率之人所能窺測。適聞言語冒犯。望勿記懷。永保道。這話從那裡說起。咱們彼此都是一體。豈能以言語之故。妄存芥蒂。況且你老哥。急於會戰。正是要替大家爭面子。我更不能多心的了。當下又由永保將鄂輝于虎臣二人。召請到中軍大帳。把一切計畫。重新宣示了一番。二人都歡欣贊服。各作準備。共期明日破敵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再說白蓮教那一邊。自從累次索戰。官軍不應。後奉了元帥將令。姑且無須索戰。便一連休息了數日。衆將多背後議論。不把官軍放在眼內。說他們戰又不戰。退又不退。難道說要打算在安陸府城外。

住一世麼。不料正在意存輕藐的時候。忽然這一早晨。猛聽得城外。鼓角怒號。炮聲動地。是敵人前來討戰來了。衆將得到這個消息。恰有小兒得餅之樂。一個個磨拳擦掌。披挂整齊。共集元帥府聽令。預備將官軍。殺他一個落花流水。好洩這數日積悶之氣。當時月娘升廳。對衆將說道。諸位將軍。前者我軍累次索戰。彼軍不應。今日反倒自己前來挑戰。諸位識破其意否。衆將聽了此言。差不多都面面相覷。說不出所以然的道理來。但覺得元帥這一番詰問。其中很有意味可尋。不過倉猝之間。領悟不出。難於置答就是了。月娘見諸將躊躇情形。知道未能揣測敵人的意旨。便微笑說道。此事也很顯而易見。蓋前此不戰者。其情怯也。今又前來挑戰者。既非得有外來之援軍。必設有若何詭計。以爲可以必操勝算耳。月娘說罷。諸將皆恍然領悟。共服元帥見事之明。宋吉道。既然如此。元帥將何以待之。月娘道。既經識破機關。自當嚴爲之備。則彼雖有詭計。亦將不復得逞。隨即傳下將令。派無敵大將姚之富爲先鋒。統帶馬兵二千。衝鋒陷陣。派金毛吼苗通爲左翼。玉面虎韓康爲右翼。各統馬

軍二千。互相策應。又派穿花蝴蝶高經武。點水蜻蜓蔡郁文。各統步軍一千。滿帶強弓硬弩。伏在兩翼之後。倘敵人有何詭計。卽行射住陣脚。以便我軍撤退。又派雲中燕子宋吉。統帶馬步兵三千。總督後路。我軍得勝時。便可以相助。我軍不利時。便可以掩護。本帥自領一枝人馬。給諸位將軍觀敵略陣。丁將軍金將軍。與吳秦二位將軍。可留守城池。諸位務要努力向前。一陣破敵方好。諸將得了將令。立時出府。調動人馬。大開城門而出。月娘便也隨後率軍。親自臨陣。那時官軍。正有些等得不耐煩。猛聽得連珠砲響。城門大開。教兵已然洶湧而出。到得平野。佈成陣勢。先鋒官督率中隊。左右佈開兩翼。萬馬奔馳。捲地而來。便向敵軍猛撲。此時月娘。正自率領人馬。在高阜上瞭望。見自己的軍隊。向敵人猛烈進攻。恰似疾風驟雨的樣子。再看敵軍應戰之勢。却非常迂緩。大有漫不經意的神情。兩桿副帥的座纛。緊緊把住陣門。似乎足嚴陣以待。用備衝突。又望見敵人馬隊的後面。影影綽綽的。隨着無數的步軍。個個都是頂盔貫甲。手內所持的大刀。映着日光發亮。月娘便曉得。一定是有甚麼

埋伏了。但以爲有備在先。當不至受了敵人的暗算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此時兩軍已接。只見敵人陣勢。霍的分開。兩大隊馬軍。紛紛滾滾。恰似雙龍出水勢。向教兵這邊。包抄過來。中間步隊湧出。如同一窠蜂兒似的。一律手持雙手帶的大刀。低着頭顱。不管好歹。只顧向教兵的馬腿砍將去。一時之間。天翻地覆。白蓮教的馬兵。好比落湯的元宵。只顧往下滾。一片吶喊的聲音。直可以聞於數里。統兵大將姚之富。見了這個事。只把他惱得。氣冲牛斗。手中盤龍鐵棍。使得一團風兒似的。向官兵打將去。因爲他力大棍沉。官兵雖有盔甲護身。却一樣擊受不住。死的人着實不少。但究竟一個人。手大遮不過天來。一面要打人。一面還要保護自己的馬。殊覺勢難兼顧。正在這危急的時候。恰好高經武。蔡郁文。二人所領的弓箭手。剛從兩翼後面抄出。前來策應。當時萬弩齊發。向官軍射去。只爲有盔甲掩護。到底傷創有限。況且後面金鼓大作。督催甚力。所以這些官軍。依然冒死向前進攻。兼之後隊于虎臣。人馬亦經殺到。教兵支持不住。只得向後退下。這時白蓮教的左翼。金毛吼苗通。率領人馬。跟官

軍右翼的鄂輝。撞到一處。彼此大戰起來。玉面虎韓康。率領右翼的人馬。却跟官軍左翼舒亮。遇個正着。彼此便打在一處。白蓮教這邊。只爲前鋒失利。未免牽動兩邊。軍心覺得有些慌亂。戰的便不甚得力。此時月娘。在高阜上。看了一個逼清。知道軍心已渙。不便久戰。當即傳下令來。火速鳴金收軍。只聽得一片金鑼之聲。震天價響。教兵趕緊向下撤退。官軍見已經獲勝。便乘勢追趕。一擁而上。正是。

恰似對棋爭一著。居然尅敵建殊勳。

欲知白蓮教兵將。怎樣脫得重圍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 戰場擒將舒亮施威

黑夜劫營韓康奮勇

話說永保預先設下機謀。居然打了勝仗。那時月娘在高阜上觀戰。看見自己軍隊不利。將士很是吃虧。便傳令收軍。當時金鑼一響。教兵便向後撤退。彼時官軍銳氣正盛。都想着要竟全功。便乘勢趕殺將來。幸虧後隊的宋吉。率領自己的生力軍。竭力支持。將敵人擋住。高經武蔡郁文。所率的弓箭手。仍奮力向敵人射去。這纔阻住官軍。不能前進。姚之富。苗通韓康。三路人馬方纔退下陣去。永保這時候也在高處瞭望。看見敵軍雖敗。並非失了戰鬪之力。況且後軍甚勁。其勢頗銳。箭又飛蝗的一般。向自己軍隊射來。心中自行盤算。此戰已經成功。何必畫蛇添足。倘或迫之太緊。使成死鬪。生出些個不然來。豈非前功盡棄。還是趁此收場。可以保全十足體面。主意打定。便也傳令鳴金收軍。不必再行追趕。兩下裡就此罷戰。官軍洋洋滿意。掌得勝鼓。而回犒賞將士。自不必說。再表教中人馬。回到城內。月娘進府升廳。諸將以次謁見。報告今日戰事。惟前鋒人馬。損失甚多。兩翼也略有傷亡。還幸不甚厲害。當時

姚之富氣忿忿的說道。我打了多少年的仗。不曾遇着這樣憊賴不爭氣的軍隊。人不跟人動手。却拿刀去砍馬腿。縱讓贏了。也不見得體面。今天的事。真正叫人惡心極了。苗通道。還虧得元帥準備在前。有弓箭手。將他們射住。不然的時節。我兩翼的隊伍。也就要不堪設想。蔡郁文道。他們那些砍馬手。一個個都有盔甲護身。所以射的。還不甚得力。若不是這樣。管保這一羣憊賴鬼。人人命喪沙場。叫他給我們的戰馬償命。秦曉霞道。這些東西。混賬極了。怎麼放着仗不打。專心去砍馬腿呢。難道說他們營中吃不着肉。一個個都饞瘋了。打算害了我們的馬。好去吃馬肉脯麼。可惜我今天沒有上陣。大大的便宜了他們。不然的時節。我定要把這些饞癆鬼。滿用鋼槍戳死了。看他們還想馬肉脯吃不想。衆將聽了這番議論。撐不住的都笑了。宋吉道。從來戰陣之事。本是馬隊當先。他就從此處著想。舍人攻馬。藉以取勝。似此詭謀。誠然出人意料之外。却也難爲他。涉想及此。月娘在座上微笑說道。此亦不足爲奇。昔時岳少保破金兀朮之拐子馬。即用此法。彼不過師其意而變通之耳。本帥一時

疏忽。未曾防範及此。遂令彼倣倖得志。丁龍道。既然如此。不知元帥將用何法破之。月娘笑道。此亦無須再破。彼不過出其不意。偶一用之。故能得逞一時。倘下次仍然如此。人將以步卒當先。用長槍大戟接戰。又何所施其技乎。故吾知彼亦將思慮及此。決不再行蹈襲也。衆將聞之。盡皆嘆服。秦曉霞道。他再用這法子也好。不再用這法子也好。反正明天。必須將他們痛殺一番。方消得今日之恨。月娘道。明日正可索戰。看彼有何技倆。可施不然。彼且將以我爲怯。自鳴得意。衆將齊聲稱是。當下這纔散議。到了第二天。果然由吳映雪。秦曉霞。討了將令。前去索戰。月娘不放心。二人自去。又派金毛吼苗通。玉面虎韓康。前去觀敵略陣。作爲策應。四人得了將令。率領兵士。大開城門。一湧而出。打算直叩官軍的營寨。叫戰。誰想我去找人。人家也正來找我。教兵向那邊去。官軍也正向這面來。彼此倒鬧了一個不謀而合。當下兩軍望見。全都按住了隊伍。靜候主將號令。原來官軍這邊出戰的。不是別人。正是統軍副帥。小典韋舒亮。他因前次攻城。沒有得手。並且帶了傷。害了病。那一股憤氣。兀自沒有

出。昨天雖說打勝白蓮教。但此乃主帥永保機謀。非關自己的勇戰。所以他心中仍覺得不甚高興。今天自己率兵出戰。打算要拏旗斬將。大展威風。方酬得胸中志願。恰好兵至半路。兩軍正遇了一個碰頭。倒省了索戰之煩。心中歡喜不盡。當命瞭開隊伍。便要親身出戰。誰知一邊忙似一邊。一個急似一個。他還沒有臨陣。對面白蓮教隊中。早電搏星飛。潑刺刺跑出一騎馬來。只見來的這員將。頭戴熟銅獅子冠。身披榆葉連環甲。外罩豆青色團花戰袍。坐騎烏騷馬。手使點鋼槍。再向面上看時。只見他面如刃鐵。黑中透亮。帚眉環眼。口闊鼻高。聲若巨霆。勢如奔馬。不亞如蜀漢張翼德復生。隋唐尉遲恭再世。但只有一樣。他耳墜金環。鬢垂髻髮。敢自是一員兇惡的女將。舒亮見了。立刻把滿腔的高興。掃下去了一半。心中想道。不料初次遇戰。便出了這樣一個東西。俗語說的好。好男不跟女鬥。我一個國家大員。軍中統帥。若在陣前跟他會戰。未免有些褻尊。況且走馬殺了他。也覺得勝之不武。想到這裏。便躊躇不肯出馬。那時秦曉霞。却在陣前耀武揚威。高聲叫戰。扯開了嗓子。向對面喝道。

我把你們這一羣敗類。只有昨天砍馬腿的能爲。如今陣前會戰。要憑胯下馬。掌中槍。分一個高低上下。却都縮頸藏頭。不敢出面。依我勸你們。趁早回去。不要在這裡丟人現眼了。言還未畢。早惱了官軍中一個守備。名喚楊華的。向前討令出戰。舒亮道。須要仔細。不可輸了銳氣。楊華道。諒此女寇。馬到屍橫。何勞大人叮囑。言畢。催坐下馬。挺手中槍。直奔戰場而來。在楊華的意思。以爲一個女人。定然容易戰勝的。心中本存一個討巧的念頭。却不料這位女將軍。很是扎手。彼此剛一見面。楊華便挺槍劈面刺來。秦曉霞。也把槍鋒向外一吐。槍桿跟槍桿。便碰到一處。秦曉霞用力一攙。楊華的槍。滾了一個大圓花。只聽得金鐵飛鳴。嘩啾啾的亂響。楊華便覺得。雙手發熱。兩臂生疼。幸虧他生性乖覺。不肯以性命爲兒戲。便學了一個君子見機而作。不俟終日。一合還沒有戰完。立刻撥馬如飛。向本陣上跑回。秦曉霞冷笑道。像這樣的膿包。也要出頭交戰。豈不活活的把人羞死。言罷。立馬橫槍。重行叫戰。這時楊華已經回到本陣。喘了一喘氣。滿面羞慚。向舒亮面前請罪。舒亮將他叱退。心中思想。

這個女寇。武藝很好。看來還得我自己出戰。方能將他制伏。想罷。便要縱馬出陣。不料此時。有人高聲喊道。割雞焉用牛刀。何勞大人出馬。待末將斬此女寇。舒亮看時。原來是遊擊吳大鵬。舒亮道。既要出戰。須得小心。此女寇武藝甚好。不可輕敵。吳大鵬口稱得令。橫手中大斧。縱馬而出。彼此相隔已近。便將大斧一順。劈面砍來。秦曉霞將馬向旁一領。斧已砍空。隨即舉槍。向肋上就刺。吳大鵬一立斧桿。將槍磕開。兩馬挫了轆。二人便戰到一處。走了有二三十合。吳大鵬已是噓噓帶喘。氣力不佳。僅有招架之功。並無還手之力。他自己也知道。不是這女將的對手。打算要趁勢退將下來。無奈手忙腳亂。不得工夫。好容易得了一個空隙。策馬回身便走。不想點鋼槍早到。算是給他送行。腿窩子裡。已經着了一下。鮮血崩竄。帶傷逃回本陣。舒亮看了這個情形。只把他氣得肝肺皆炸。驟坐下火龍駒。挺手中雙鐵戟。吶喊如雷。直臨陣前。口中喝道。好女寇。胆敢如此猖獗。待本帥前來取你的性命。那時秦曉霞殺得興起。連勝二陣。還不足興。立馬橫槍。還要等着跟來將交戰。猛聽得背後鸞鈴響動。馬

走疆場。有人高聲喊道。賢妹少歇。看我來建這場功勞。秦曉霞看時。正是吳映雪。只見他催動銀合馬。擺開方天畫戟。似弩箭離弦一般。早已接着舒亮。登時二人便戰到一處。秦曉霞不肯回陣。只在旁勒馬觀看。舒亮使的是兩桿鐵戟。吳映雪使的是。一桿方天畫戟。三枝戟攪到一處。煞是好看。只見畫戟掄開。恍似銀龍探爪。鐵戟使動。如同怪蟒翻身。三道精光裹住一團煞氣。直殺了一個風雨不透。秦曉霞在旁。見戰的這樣酣暢。覺得心癢難撓。打算要催馬向前。幫助吳映雪去夾攻舒亮。誰知剛一撒馬。那邊官軍陣上。游擊胡愷。早已挺槍策馬而來。口中喝道。潑女寇休得以多爲勝待。老爺與你見一個上下高低。秦曉霞見了。便不再幫助吳映雪。自己去戰胡愷。當時戰場以上。捉對兒廝殺。八條臂膀翻騰。十六個馬蹄凌亂。只殺得征塵冉冉。煞氣漫空。果然是一場惡鬪。兩陣上的將士。都不覺看得呆了。苗通對韓康道。你看見了麼。吳映雪不是那敵將的對手。現在已經有些着數散亂。支撐不來。倘若工夫一大。出了失閃。元帥是派咱們來作策應的。那時回去怎樣交代。待我上前。將他替

回來罷。說着。便要出馬。韓康道。不必如此。待我助他一臂之力。口中說着。便向飛魚袋內取弓。走獸壺中拔箭。弓箭合到手裡。一直拍馬向前。此刻總算他去的時機正好。不然的時節。就要出了禍事。原來那吳映雪。戟法雖然精妙。很可敵住舒亮。但論起力氣來。可差多了。若非舒亮力大無窮。請想他怎會得了小典韋的綽號。只這一宗兒。吳映雪可就吃虧了。戰的功夫一大。鼻窪鬚角。已是津津汗出。口中也有些作喘。打算虛刺一戟。回身便走。不料被舒亮用左手的鐵戟。隔開了方天畫戟。磕膝蓋。把馬一拱。火龍駒便向前趕了兩步。舉起右手的鐵戟。便要向吳映雪咽喉刺來。正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。韓康的箭。恰已如飛趕到。那一枝箭。本向舒亮肚腹射來。可惜低了一點。却中在馬頰上。火龍駒護痛。似旋風兒一般。打了一個旋擲。口中刷啦啦的亂叫。連人帶器械。都變了方向。舒亮出其不意。當然嚇了一跳。幸虧他久臨戰場。心中鎮定。襠裡一按勁。把馬夾了一個狼緊。怕的是他一犯性。將自己掀在地下。那火龍駒疼得難過。便似閃電一般。向前驢來。恰巧撞到韓康馬前。那韓康。手內只

持着一張弓。並沒有拿着軍器。見舒亮一馬闖到。心中大驚。想要走時。却被舒亮手疾眼快。將左手的戟。交到右手內。大喝一聲。抓住韓康的勒甲縵。用盡神力。只一拖。早已拖離雕鞍。平平提起。那火龍駒。却也如同曉得人事似的。見主將已經得了彩。便忍着疼痛。四足如飛。向本陣便走。那時吳映雪大驚。擺開方天畫戟。要來阻擋。不想這一霎的工夫。射箭的射箭。傷馬的傷馬。擄將的擄將。擋人的擋人。鬧得烏烟瘴氣。那邊游擊胡愷。恐其主將有失。便廬刺一槍。騎馬前來策應。恰好放過舒亮。攔住吳映雪。便動起手來。緊跟着秦曉霞趕到。三人便戰在一處。走了沒有兩三個照面。只見一騎如飛。使開五股托天叉。也來加入戰鬥。來者正是金毛吼苗通。他因出其不意。見韓康被擒。早已急了。催馬來救時。已是趕不上。便併力來攻胡愷。用爲挽救之地步。那時舒亮。已然是縱馬直歸本陣。喝令軍士。將韓康綁了。立時另換一匹戰馬。手持鐵戟。衝出陣來。打算要來給胡愷解圍。不想已是晚了。那胡愷也被人家照方抓藥。生擒活捉去了。若要問是怎生捉去。請想苗通。吳映雪。秦曉霞。此時三個人。

眼睛都紅了。人人都用出一百二十分的氣力來。縱讓胡愷三頭六臂。當然也要支持不住。戰了沒有幾合。先傷了他的馬。隨即遭擒。此時苗通將一擺。教兵的大隊。便似潮水掩上。舒亮見了這個情形。心中說不出來的懊惱。便也將手中鐵戟。向木隊一擡。官軍的大隊。使也如飛而至。兩下裡都嚴陣以待。靜候主將的號令。只因爲自己的將官。都有一個人。在敵人的手裏。彼此俱存了投鼠忌器之心。遂相持莫敢先發。還是金毛吼苗通。縱馬橫叉。出臨陣前。向對面厲聲高叫。請主將答話。舒亮便也手持鐵戟。策馬而至。苗通道。兀那主將聽真。你們的將官。也被我們給捉住了。彼此兩不相害。陣前交換。不知你意下如何。舒亮想了一想。道。這個辦法也好。但彼此約定。陣前換人。不許施甚麼陰謀詭計。來日見仗。再定勝負。這話須要預先聲明。原來那舒亮。並不是力氣乏了。只爲他的火龍駒受傷。另換戰馬。不甚得力。所以就無心再戰。苗通聽了。便道。此言甚是。誰若懷着甚麼歹毒之心。皇天定不然佑。死於刀劍之下。舒亮見苗通設了誓。便喚人將韓康的綁給解了。這邊也將胡愷放出。鼓聲

一響兩將各自跑歸本陣。彼此便都快快的收軍而回。這一仗打的似乎是八兩半斤。分不出甚麼上下。不過秦曉霞連勝兩陣。還覺得高興些。只有那玉面虎韓康。爲的是救吳映雪。萬沒料到出其不意。會讓人活擒了去。面上羞慚。胸中憤怒。恨不得立時斬了舒亮。方纔出得這一口惡氣。所以歸陣之後。立刻上了馬。綽起大刀。便要前去討戰。却被苗通攔住道。我已跟人家設了誓。說今日不再交戰。一言既出。豈能反汗。你若氣不出。明天上陣。也不算晚。何必忙在一時。吳映雪在旁。也勸了幾句。韓康方纔認可。若要問秦曉霞爲何不勸。本來他自己。還有些殺的不足興。那裡肯再勸別人呢。當時四將進城以後。到元帥府。稟告一切。原來月娘此時。已經得着報告。知道交鋒大概情形。比至四將入見。陳說陣上之事。月娘搖首微嘆道。昨日交鋒。很見敵軍主將的謀略。今日陣上。又有如此梟勇之將。看來很是一個勁敵。要是破他。恐須費一番心思氣力。不是容易能夠濟事的。言罷。面上頗有躊躇之色。苗通道。今天陣上會戰的。聽說就是他們軍中的副帥。名喚舒亮。外號叫作甚麼小典章。那兩

枝鐵戟。端的使得神出鬼沒。並且身軀魁偉。器械沉重。必有過人的膂力。實不愧是
一員猛將。吳映雪道。那人力量甚大。他一枝鐵戟。就把我的畫戟壓住。若不虧韓將
軍放箭相助。我當時就要有性命之憂的。秦曉霞笑道。你可脫了險。人家可被擒了。
還記得上一次。你跟那個王鐵槍交戰。他槍的紅纓。纏住了你戟上的金錢豹子尾。
當時他抽出鋼鞭要打。我就忙着前去解圍。你可沒有事了。我却被他打了一下。今
天韓將軍。跟我一樣。又來替你頂了缸兒。這真應了俗語所說。把送殯的人給埋到
墳裡去了。韓康忿然說道。舒亮那厮。實在是我的一個對頭。上次他攻打南門時。眼
看着他就要上城。我用大刀刺去。却被他接着刀桿。他便用鐵戟來刺我的咽喉。一
來他戟的尺寸短。二來我總算躲閃得快。沒有遭他的毒手。後來幸虧姚大哥趕到。
方纔解了此圍。不然就許出了不測之事。今天奇巧相逢。又會出了這樣的變故。但
雖然有這兩次的事情。我終究不服他的武藝。因為這兩次都是事出不意。並非堂
堂之鼓。正正之旗。我親自輸與他的。明天我必要單身搦戰。力斬此人。方纔出得我

胸中這一口惡氣。韓康說時。軒眉旁目。憤形於色。大有與舒亮誓不兩立的神氣。苗通說道。韓賢弟。並不是我阻攔你的高興。語云。知己知彼。百戰百勝。我看那舒亮。單人匹馬。運戟如飛。真如生龍活虎一樣。那小典韋的綽號。稱得起是名副其實。賢弟。雖然武藝高強。最好不過跟他殺一個平手。若說力斬此人。真個是談何容易。韓康聽了。不禁怪叫道。苗大哥。你爲何長他人志氣。滅自己威風。那舒亮也不過是個人。並非三頭六臂。怎麼小弟便斬他不得。吳映雪勸道。韓將軍休要氣憤。委實那舒亮不同小可之輩。我今天是跟他交過手的。當然要知得很清。他不但武藝高強。並且力氣過大。所以我的器械。直不敢跟他的器械相碰。因此上。閃展騰挪。難於攻取。便吃了很大的虧。若說跟他以力相拚。只怕有些難於取勝。韓康聽了此言。回想在陣上。被舒亮隻手拖下馬來。知道吳映雪所說的並非虛謬。不由得沉吟不語。秦曉霞道。一個人勝不了他。何妨去兩個。明天我給韓將軍助陣。兩個拚他一個。縱讓要不了他的命。也要叫他帶些傷痕。吳映雪道。我勸你少要兜攬事罷。不用說事情未必

辦得成。縱讓成了。兩個拚一個。也非豪傑所作之事。秦曉霞道。既然這樣。爲何今天陣上。咱們還三個拚一個呢。吳映雪道。你這個人。心眼又笨。說話又囉嗦。真不怕嘔死了人。今天陣上。三個拚一個。那不是因爲韓將軍失陷。一時惶急。事出無奈麼。若是尋常交手。便兩個去打一個。不要說咱們不辦。敵人那一邊。也不肯吃這個虧呀。秦曉霞聽了。這纔點頭領悟。此時月娘方纔開口道。既然那舒亮如此勇悍。非常看來。只可智取。不可力擒。將來相機行事。本帥自有勝他之法。也不忙在這一時。苗通道。元帥所言甚是。此人只宜智取。韓康先時。低頭尋思了半晌。至此忽然恭身回道。不勞元帥費心。末將已想了一個破敵之法。月娘道。不知將軍有何高見。韓康道。兩軍相持。爲日已久。敵人必然想不到劫營一事。今晚可乘其不備。率領一枝精兵。殺入他的大營。定然可以大獲全勝。倘若天緣湊巧。遇着舒亮。那時他人不及甲。馬不及鞍。心中又異常慌亂。十分本事。當然使不出五分。或能死在末將之手。也說不定。如此則本教可以立威。末將又藉以雪恥。還求元帥俯准爲幸。月娘聽罷。略爲思索。

便向韓康道。不知將軍此去。意欲率領多少人馬。韓康說道。只末將一人一騎。外帶精銳步卒五百人。自決可以必勝。月娘道。願祝將軍成功。一洗前此之辱。諸凡小心。不可大意。本帥靜候捷音。韓康見元帥允准。心中非常歡喜。便起身告辭。先行預備去了。苗通便向月娘問道。劫營本是行險之事。未必見得能夠成功。况觀敵軍壁壘。很是精嚴。元帥何故輕許韓康前往。月娘笑道。將軍之言。雖然有理。但不知韓康此去。有可以得勝者二。一則官軍累次得意。其氣已驕。驕則防備懈弛。易於襲擊。此可勝者一也。二則韓康滿懷憤怒。其氣凌厲無前。如今慷慨請行。已有氣吞敵人之概。行軍之事。武怒爲先。此其可勝者二也。有此二故。勝算可操。本帥何爲不許。苗通聽了。這纔滿心悅服。吳映雪又道。元帥所料固然甚是。但只五百人前去。不嫌少麼。月娘道。劫營之事。本是出其不意。以少勝多。絕不能率領大隊前往的。這五百精銳步卒。已是十分夠了。豈不聞東吳甘興霸。以百騎劫曹營乎。吳映雪聽了。這纔點頭稱是。秦曉霞道。韓將軍此行。真不愧勇敢二字。我意欲率兵前往。助他一臂之力。不知

元帥可許我麼。月娘笑道。此事我早已想到了。只可惜用你不着。隨向苗通吩咐道。將軍可率一千馬隊。前去策應韓康。若敵人追襲之時。即行攔阻。彼若退去。亦不得追。休得違我節制。致取罪戾。苗通領命去了。再看那秦曉霞時。只見他腮幫子鼓着。眼睛努着。氣得如同蛤蟆似的。此時座上。並無外人。月娘便笑着向他說道。你這個人。爲何不識好歹。我這是體恤你。你爲何反倒生氣呢。秦曉霞忿忿的說道。我想出的主意。却讓別人去立功勞。像這樣的體恤。太已的離奇。我可是不敢承情的。月娘道。你這糊塗人。黑夜行軍。諸多不便。況此行不過是策應。功在韓康。你何苦爭這無味的差使。吳映雪也道。像這樣功則歸人。過則歸己的事。就是派到我身上。我還推諉不去呢。你却香餕餂似的。搶不到手。豈不令人看着好笑。秦曉霞得了這番解釋。方纔把氣平了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再說那韓康。一腔高興。選了五百精銳步卒。齊集教場以內。派人殺牛宰羊。預備好酒。一切整治齊備。天已初鼓時分。點上了明晃晃的臘燭。叫那五百人。隨意起坐。大碗斟酒。大塊切肉。開懷暢飲。飽餐一頓。等得衆人酒

足飯飽。韓康便向大家說道。我今天在元帥面前。討了將令。要去劫敵人的營寨。但這不是一人的事。須得有力的幫助。方能成功。因見衆位。個個都是好男兒。所以請求你們。跟我一同前往。常言說得好。死生有命。成敗由天。我盼望諸位弟兄們。協力同心。幫我一場。這也是咱們教中的臉面。大家的威風。我想諸位當然都不能含糊的。那五百軍士。聽了韓康之言。盡皆踴躍爭先。同聲說道。我等願隨將軍同心殺敵。萬死不辭。韓康見衆人用命效死。歡慰異常。便道。諸位能如此義勇。此戰必然成功的。那時天氣。已在二鼓以後。是日正是九月十四日。理應皓月當空。十分明亮。偏那天公作美。要助韓康建功。把一片烏雲。罩得長空漆黑。幾乎對面伸手不能見掌。韓康吩咐軍士。每人頭上。盡皆纏上白布。爲的是黑夜之間。易於辨認。人人手內。盡是一口大刀。爲的是殺人利便。韓康匹馬當先。率領諸人出了城門。一直撲奔官軍營寨。當時曠野之中。夜深風冷。遠望燈火黯淡。各營勢若長蛇。教兵的步履。非常迅疾。黑影幢幢。就如鬼魅一般。向前出發。韓康的本意。是要殺舒亮復讐。所以不奔中營。

却向左邊一個大營撲將進去。彼時官軍那邊巡綽的人業經發現劫營之事。無奈已經是遲了。那五百教兵。吶一聲喊。就如天崩地裂一般。拔開鹿角。呼嘯而入。刀光霍霍。見人就殺。那些官軍多在睡夢之中。器械未曾拿到手裡。頭顱已經落在地下。怎生能夠抵敵。只聽得人聲鼎沸。血花四濺。霎時之間。已是屍橫遍地。主將韓康舞動大刀。逢着就死。碰着就亡。一直撲奔中軍大帳。打算來捉舒亮。好雪陣前被擒之讎。誰知忙中有錯。他殺入的這一座大營。並不是副帥舒亮的營。乃是先鋒官于虎臣的營。只爲陰錯陽差。却弄得桃僵李代。那于虎臣方在夢中。被聲喊驚醒。翻身起來。捉過了槍。只聽得外面殺聲震耳。心中知道出了事故。搶到帳外看時。親兵已然牽過了馬。口裡說道。大人不好了。賊兵來劫寨了。此時于虎臣那裡還顧得答話。認韁上了馬。向外就闖。親兵手執火把。左右簇擁。一湧而出。但見屍橫遍地。血水成窪。教兵衝突叫號。如狼似虎。殺得那些官軍。恰似砍瓜切菜。也有忙着逃命的。也有尋着兵刃抵禦的。紛紛淪淪。其亂如麻。于虎臣看了這個形勢。知道叫人家殺了個湊

手不及。絕沒有反敗爲勝的可能。便想匹馬闖將出去再說。不想這個時候。對面一騎飛到。撞了一個碰頭。馬上的將大喝一聲。往那裡逃走。手起刀落。刺于虎臣於馬下。下來者正是韓康。他知道所殺的是清營中統兵的大員。便霍的跳下馬來。用刀割了首級。拴在馬項下。重復翻身上馬。那于虎臣的親兵。見主將被殺。早嚇得四竄而走。此時聽得四外喊聲大震。韓康知道他營得信。要求救援。便將大刀一擺。厲聲喝道。我軍業經得利。可以速歸。便當先闖將出去。那五百教兵。亦皆殺得血賤衣襟淋漓酣暢。聽得主將之言。也就橫衝直撞而出。再說那官軍主帥永保。得到劫營之信。便傳下將令。命軍士嚴守營寨。不許妄動。違者立斬。那副帥舒亮鄂輝。各紮一座大營。聽得教匪前來劫寨。便傳令前去抵敵。但是黑夜之間。兵卒多在睡夢裡。擗扎起來。兀自覺得天旋地轉。又要掌火把。又要找器械。又要齊隊伍。真個抓頭不是尾。一時沒有下手處。亂了半晌工夫。方纔整隊出營。前去接應。此時韓康。已是率兵走了。只有那逃得性命的官兵。猶自在黑影裡。東奔西竄。亂成一團。鄂輝在馬上。喚過幾

個來問。刦營的教匪。現在那裡。官兵喘着氣說。他們已經得勝而歸。我們大人也被他殺了。鄂輝聽說。憤怒已極。便催動人馬。向前追襲。恰好此時。起了一陣大風。將天上浮雲吹散。驀然現出月光來。遠望前面黑影蠕蠕。行走非常迅捷。鄂輝見他們是步隊。益發傳令。加緊向前趕。趕的工夫不大。已然是相隔不遠。不料轉過一個高岡。猛聽得一聲號砲。起在空中。看時。白蓮教的人馬。已是漫山遍野。列成陣勢。月光之下。恰不知有多少。鄂輝大吃一驚。以為中了人家誘敵之計。傳令火速退兵。只聽得對面。吶喊如雷。一時隊伍凌亂。風馳雲捲的。退將下去。其實苗通這邊。依了元帥之言。却並不會追趕。會合韓康。領兵回城去了。那鄂輝。鬧了個虎頭蛇尾。急急忙忙的。向來路逃奔。走在半路上。却又迎着舒亮。也率兵趕來。彼此會面之後。問其所以。鄂輝說。教匪以步卒刦營。有大隊人馬。紮在後面。恐其中彼暗算。因此撤隊。而回舒亮道。總有大隊人馬。又待怎樣。務須殺他個片甲不歸。方纔消得心頭之氣。鄂輝見人多勢衆。又鼓舞起興致來。便也欣然願往。於是二人整隊。又復追趕將來。不料教兵

已然歸城。追趕不上。只得忿忿而回。再說苗通韓康。進城以後。齊到帥府繳令。那時月娘正坐在廳上。翹盼捷音。先是韓康上前獻上于虎臣首級。稟說劫營獲勝之事。次是苗通上前稟說攔截追兵。敵人望風奔潰。不曾交戰的事。月娘點頭說好。又向韓康着實讚慰了一番。說此戰出奇制勝。梟斬敵人上將。足可寒彼之胆。並賞許多銀兩彩緞羊酒等物。以酬功勳。二人這纔退下。韓康回去以後。檢點那五百人時。一個也不會少。便把元帥所賞之物。盡皆俵散衆人。歡聲雷動。全軍欣悅。韓康亦覺躊躇滿志。出了一口惡氣。教中衆將無不向韓康稱賀。正是。

大小三軍齊鼓舞。將軍成功奏凱回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二回

聞鐘聲偶談得道人

踏月色親訪悟真觀

話說上一回書。講得是玉面虎韓康。劫營斬將。回城繳令。方消了那一口陣前被擒之氣。如今再轉過筆來。叙說官軍這邊之事。那舒亮鄂輝二人。領兵追趕不上。只得氣忿而歸。彼時鬧了小半夜的工夫。天光已然將要發曉。自然不用睡的了。回去以後。只見兵士紛紛忙碌。正在打點死屍。那先鋒于虎臣的屍首。已用棺木殮好。預備帶將回去。二人各歸本營。將兵士發放。前後腳兒。來到中軍大帳。去會見主帥永保。彼此就座以後。永保嘆口氣。向二人說道。此次教匪劫營。真個出人意料之外。傷些兵卒。倒還罷了。怎麼把個先鋒官。竟自送了命呢。雖說倉猝被難。究竟是不祥之兆。我已派參將胡愷。暫行代理先鋒職務了。二人一齊恭身說道。大帥所見不差。永保又問。追趕教匪之事。二人又述了一遍。永保道。不料區區教匪。爲謀既精。作戰復勇。我輩奏凱班師。不知當在何日了。鄂輝道。回想受命興兵之始。本謂麼麼小醜。不難一舉盪平。誰知竟會如此費手。可惜那時。不曾把賞成的兵。留下聽用。如今竟鬧得。

有些情勢支絀起來。永保道。諒貴成所統。不過數千兵。滿讓當時留下。亦復何濟於事。我等奉朝廷之命。興師剿賊。假使數戰不利。湖北所有之兵。儘可調用。又何必可惜這一點事呢。鄂輝聽了永保的話。方纔不言語了。舒亮道。上一次攻城。我是已經得手的。偏巧出了岔故。昨天陣前。請了一將。却又被他換去了。這並非人謀不臧。實在是事情多舛。不能順手。想起來。好不令人氣惱。誰知這殺不盡的教匪。偏又詭計多端。黑夜劫寨。又吃了他這一場大虧。若不想出方法。出奇制勝。怎生忍得這一口氣。永保拈鬚點頭道。話固然是這樣說。但言之匪艱。行之惟艱。那破敵妙計。只怕一時無從想起呢。鄂輝道。我倒想了一條計策。不知是否可行。想那教匪。於黑夜之間。出其不意。前來劫寨。我們何不做效他的故智。也於黑夜之間。出其不意。前去攻城呢。或者守禦疏懈。能夠一戰成功。也是說不定的。永保聽了。笑向鄂輝道。你老哥所想的這個方法。就是昔人所說。卽以其人之道。還治其人之身的了。但是據我看來。這一篇老文章。只怕有點抄襲不上。第一件要明白的。咱們是營寨。人家是城池。營

寨可以一闖而入。城池堅厚。是不能一闖而入的。除非咱們這些兵卒。個個肋生雙翅。飛到城裡去。你老哥這個計畫。就可以告成了。鄂輝聽了永保的話。知道有意挖苦他。臉上覺得不好意思。便勉強分辯道。城池跟營寨。固然彼此不同。但我記得昔人用兵。黑夜襲城。因而得志的事。却也不少。永保說道。這事固然也有。但是情形不同。或者我軍捲甲疾馳。中宵驟至。敵人漫無所備。因得一鼓而下。或者間諜在內。裡應外合。我軍前去往攻。當即有人斬關落鎖。尙有其他種種情形。一時也難以盡述。總之都是先有了把握。方纔能夠集事的。倘若照日下的情勢。在敵既無隙可乘。在我亦無法可措。便糊裏糊塗的。黑夜去襲城。那簡直是竇虎不成反類犬。徒自貽人笑柄的了。鄂輝聽了此言。覺得入情入理。方纔無話可說。舒亮半晌沒有言語。至此忽然對永保說道。我也想了一條計策。還要請教大帥。不知是否可行。永保道。有何意見。不妨說出來。大家參酌。舒亮道。我想教匪據守此城。一時急切難下。若只從此著想。未免勞而無功。那襄陽乃是賊人的老巢。如今匪首齊王氏。以及各剽悍勇猛。

之將。均在安陸。那襄陽的空虛。不問可知。我意欲率兵數千。潛踪而去。出其不意。襲取襄陽。老巢一失。賊人膽落。勢將不戰而自潰。此即昔日呂蒙暗襲荊州。所以破關壯繆之計也。不知主帥之意。以爲如何。永保聽罷。沉吟一會。點頭說道。此計揆度情勢。倒還可行。不過有一件。我軍累次不利。傷亡的人數。已經不少。現在核算起來。止有兩萬有零人馬。若再改作兩起。只怕有些不敷分佈。這便如何是好。舒亮道。此事據我看來。倒不消大帥慮得。襲取襄陽一事。我看只須五千人馬足矣。大帥這裡。留下一萬數千人馬。還不能夠跟他相拒麼。永保道。分兵五千。去取襄陽。不嫌過少嗎。舒亮道。此本輕師潛襲。冒險成功。人馬多了。反嫌累贅。我算計這五千人馬。是很夠用的了。永保道。不妨姑存此說。緩一緩。咱們再行從長計較罷。三人談了這半天的話。已然是旭日初升的時候了。伺候的人。獻上點心來。三人便一同吃着。正在這時候。忽聽得鐘聲悠揚。自遠而來。一聲聲送入耳根。令人心肺皆暢。在這戎馬倥傯之中。不禁翛然起山林之思。永保便對二人說道。昔人說的好。日高山僧猶未起。看來

名利不如閒。我們統帶人馬。幹這血腥的生活。雖則說爲國效力。爲民除害。但是死生呼吸。無刻不在危險之中。此時聽這鐘聲。倒教人發不如山僧之嘆了。舒亮道。今天。是十五日。必然是附近的寺院裡焚香禮佛。所以有這鐘聲。大帥又何必因此發這無謂的感慨。鄂輝道。我記得咱們大營的附近。並沒有甚麼庵觀寺院。這個鐘聲。却是從何而來。真真叫人納悶。這時候。忽然有一個伺候的武弁。進前恭身說道。回大人的話。卑弁的原籍。就在此地。這鐘聲的原故。所以知得很詳。大人若不見怪。卑弁儘可細稟。這件事情說起來。却很有趣味的。鄂輝道。照你的講法。這個鐘聲。裡面還隱着一段事故的。那武弁回了一聲是。舒亮道。既然如此。你不妨說出來。武弁看那大帥永保時。面上的顏色。也是樂意聽的。便道。那鐘聲的發源。是在一座悟真觀內。離此約有二十餘里。鄂輝聽到此處。便插嘴問道。相離這麼遠。怎麼聽着。只如同在附近的地方呢。武弁道。大人問的甚是。因爲如此。所以說是異事了。那觀中的住持。號爲妙覺道人。現在已經年屆古稀。據聞他出身却是個書香人家的子弟。母氏

早故。隨着他父親度日。天性既篤。好學復勤。十幾歲上。便已作了秀才。當時真個譽滿鄉里。後來他父親得了一病。看看已將不起。他於夜靜之時。到悟真觀內。籲懇神明。願以身代。原來那觀中供奉的神明。便是宋朝得道的紫陽真人張伯端。那神龜前一塊立匾上。刻的便是真人悟真直指的第一首詩。說的是「不求大道出迷途。縱負賢才豈丈夫。百歲光陰石火燦。一生身世水泡浮。只貪利祿圖榮顯。不顧形容暗悴枯。試問堆金如岱嶽。無常買得不來無。」他正在俯伏神前。默默祝告。那時已是三更時分。神前懸的那一盞琉璃燈。已是黯淡不明。忽然由那一塊匾的字跡上。放出絕大的光明來。閃閃如電。耀耀如日。直要照得人鬚眉畢現。臟腑皆清。直有頓飯之頃。那光方纔漸就潛息。他受了這番絕大的感觸。便驀然起了出家修道之念。比及他父親病好。便灰心仕進。屏絕婚娶。只在膝下侍奉晨昏。有人諷勸他時。他只笑而不答。等到他父親去世以後。他便在悟真觀內出家。所有資財。除賑濟貧窮外。又鑄了一口大鐘。懸在觀內。他說。爲的是喚醒癡迷之用。不料那口鐘撞將起來。其

聲却暗啞不揚。衆人都瞧着納悶。疑那鐘匠鑄得不好。他便對衆人說道。鐘之不鳴。猶道之不成也。俟等我悟澈眞理之後。管保這鐘自然也就要響大聲宏了。當時衆人聽了他的話。不但不肯相信。還在背地裡紛紛議論。說他多半是得了失心之疾。不然。放着這樣天才。爲何不奮志攻書。博取功名富貴。反倒甘作這枯寂的生活。況且這口鐘。既然鑄成不響。難道日久年深。倒會響起來麼。遂各哂笑而散。後來他在觀中。苦志潛修。不亞如達摩九年面壁。過了幾年。又去雲遊各處。人也漸漸的把他忘了。忽然有一天。悟眞觀中。鐘聲噌轟。響徹霄漢。聲聞數十里外。那附近的人。有知道這件事。聽過他的話的。猛可裏聽到鐘聲。不由得舊事重提。潮來心上。便不約而同的。跑到悟眞觀中。來偵察消息。果然是藍采和業經悟道。丁令威無恙歸來。那鐘聲的原故。也就可以不問而知了。自此以後。妙覺道人之名。遍傳遐邇。人幾以活神仙相目。但是人有以休咎之事相問的。他却緘口不言。問急了。他只以但行好事。莫問前程爲對。或是講些禍福無門。惟人自召的話頭。人見他守口如瓶。不肯妄談禍

福便也不來纏擾他了。這都是已往從前之事。本地父老還時常談及。現在這位妙覺道人。已是年屆古稀。精神還是非常矍鑠。大人們方纔所聞的鐘聲。就是從悟真觀中發出來的了。三人聽了那武弁這一番陳述。舒亮跟鄂輝。口中連稱異事不置。那位大帥永保。却沉吟不語。穆然如有所思。過了一會工夫。方向那武弁說道。我意欲請那位妙覺道人。到大營中一會。不知你可以請得他來麼。那武弁回道。麾下從前倒是見過他的。如今若奉大帥之命。前去相請。料想是請得來的。永保道。如此甚好。你可下去吃些食物。帶着我的名帖。備了快馬。前去相請。休得耽擱了。武弁領命退下。舒亮却向永保問道。不知大帥要請那妙覺道人到營。是何意見。永保道。大人我這一舉。不妨實告訴你說。就是因爲近來軍務。不甚得力。心中紛亂。恰似失舵之舟。偏巧鐘聲入耳。引出這段機緣。就如漫漫黑夜。忽然見了一顆明星。我心中恍然。如有所觸。要把這位妙覺道人。奉爲籌龜。請他到營。叩一叩軍務前途的休咎。這便是我的本意了。舒亮道。原來如此。但據我的愚見。先知二字。談何容易。那位妙覺道

人雖說屏絕世。緣潛心向道。恐怕未必能達到這種造詣。總然來營。是否能副大帥之望。看來還在兩可。再說世界以上。果有這種先知的學問與否。也不能不令人懷疑。永保道固然有大人這麼一說。但是書上曾經講過。機者動之微。吉凶之先見者也。又曰。至誠之道。可以先知。看來這種學問。自然是有的。這種人當然也是要有。那位妙覺道人。苦修數十年。由靜入定。由定生慧。正合古人所說。用志不紛。乃凝於神。那兩句話。就是能夠先知。也毫不足異的。舒亮聽了永保的解釋。這纔連連點頭。鄂輝道。就讓他能夠先知。只怕也未必肯說的。方纔不是講過。有人問他休咎。他用緘口不言麼。如今大帥問他。是否能夠破例。這也是一個疑問。永保道。個人的禍福。固然可以不談。現在軍旅之事。關係國家。他雖說超然物表。不染俗氣。但是食毛踐土。也要算大清的子民。既然懷着奇技異能。可以預測休咎。要問到他的面前。這指導的義務。只怕也就誼不容辭了。二人見永保固執已見。知道不便多言。只得口中連稱有理。遂即興辭而出。背地裡却說。這個老頭子。未免太煞婆子氣。放着用兵大

事。不說自己打主意。却要向一個道人面前殷殷討教。不要說他的話毫不足憑。即使所言有準。可以預知。但勝仗也得自己去打。敗仗也得自己去打。敗仗也未必逃得開。這不是多此一舉麼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再說永保。自從派那武弁去後。兩眼懸懸。翹盼綦切。直到午後。那武弁方纔回來。剛一進帳。還沒有容他回話。永保便先趕着問道。你可曾請得來麼。口中說着。便要起身迎接。鬚鬚那位妙覺道人。恰在帳外相候似的。不料那武弁趕上一步。恭身說道。回大帥的話。這一趟幾乎沒有把麾下氣壞。那道人倚老賣老。實在有些不識抬舉。永保聽罷。怔了一怔。說道。莫非是他不肯來麼。武弁道。正是這話了。從先麾下想着。大帥派人前去請他。這是多們大的臉面。按照情理說。他一定要奉命惟謹的。不想那道人把泰山看作鵝毛。好生不知輕重。若不是念他年紀老。麾下直要把他綁將來。又怕大帥說我鹵莽。所以不敢冒昧從事。永保道。你且不要說這些閑話。只講你到那裏去請。他是怎樣說的。武弁道。麾下見了他的面。奉上了大帥的名帖。具言怎樣慕他清高。請他到營中一晤。他却說。山

野之性。懶於交接。況兼營內血腥撲人。不是我所去的地方。你回去。好生致意你們大帥就是了。麾下見他推辭。又殷殷的相勸。說大帥這番盛意。不可過拂。還是去的爲妙。況且大帥是朝中柱石。若蒙刮目。或者將來奏明當今。得着封贈。也是說不定的。麾下想這樣一說。他定要有動於中。欣然願往。不料他回答的話。越發的不中聽了。麾下直不敢在大帥面前述說。那武弁說到這裡。便頓住了口。不肯往下再講。永保道。你只管從實的說來。我決不見怪就是了。武弁道。他聽了麾下的話。却笑着說道。你看你們大帥。赫赫之威。不可嚮邇。我對之却是漠然的。因爲他作的是朝廷的官。我修的是我自己的道。彼此毫無統屬的。至於甚麼封贈的話。益發談不到了。修道是性分中的事情。並不是好名務外的事情。封贈不能有所加。不封贈不能有所損。你這話。正是以不入耳之言。來相勸勉。我聽着未免要可笑的。依我勸你。還是趁早回去。委婉替我代達。少要饒舌的爲是。麾下聽了他這不知進退的話。心裡氣就大了。不過仰體大帥的意旨。不便開罪於他。便又捺住了氣。向他說道。一定不去呢。

在我也。不敢勉強。不過回去時候。我們大帥那裏。却有些難於交代。他大笑道。這一層你。很可以不必慮的。因爲你們大帥。是派你前來請我。並非派你前來捉我。若是奉命拿人。拿不去時。當然怪你本事不好。要是憑帖請客。請不到時。那是客人的自由。懶於前往。要怪只好怪我。絕不能怪到你的。你儘管放心去罷。不要忒於多慮了。麾下見多方巧辯。執意不來。恐怕大帥盼望過久。心中焦急。所以只得回來覆命。這便是前去請他。彼此所說的話。一字也沒有隱諱的。那武弁把話說完。心中却捏着一把汗。怕的是大帥怪將下來。自己吃不起的。偷眼看時。只見永保臉上。並沒有發怒的神氣。把頭點了兩點。口中自言自語道。這件事。怪我辦的不是了。他乃世外高人。豈可招致。按理說。應該我自己親身訪他去纔是。那武弁見大帥自己認錯。並不怪罪於他。心中恰似一塊石頭落了地。此時永保。方向那武弁道。你先去休息一會。待我用過了飯。再帶上兩名親兵。一同前去訪他。武弁喏喏而退。這個消息。一霎時早就傳出去了。舒亮得到這個消息。心內着實的。不以爲然。便以攀話爲名。又來到

中軍大帳。永保接見就座。舒亮假作不知。却問請妙覺道人之事怎樣。永保大概的述了一遍。方纔提到自己要前去相訪的話。舒亮道。大帥此舉差矣。不要說那道人未必有訪見的必要。即使他果係得道之士。值得親身往見。但在此軍務倥傯。忙無暇晷之際。大帥乃三軍司命。豈可輕身擅離大營。辦此不急之事。況且教匪覬覦。伺隙而動。昨天方劫了營去。軍心正在惶惶。倘使他得意再來。大帥不在。豈不使軍心失其主宰。依我相勸。大帥還是不去的爲是。永保道。大人儘管放心。今夜縱使大開營門。一律酣睡。我敢保也是沒有事的。因爲賊人昨夜劫的營。他以為我們一定要嚴加防備。決不肯畫蛇添足。再來嘗試。本來那偷營劫寨的事。都是乘人家猝不及防。偶一爲之。決沒有接二連三。得意再往的。所以我今天敢於離營。毫無顧忌。正因爲教匪昨夜劫的營。今夜儘可放胆的。至於那位妙覺道人。看他的事蹟。聽他的言語。確是一個得道的高人。豈可當面錯過。我總想見一見他的面。叩問前途休咎。以決胸中所疑。大人不要阻我的。永保說完了這片話。可巧鄂輝也來了。永保便託付

二人權行鎮攝一切。以便自己放心前往。二人見永保意見已定。不便多言。心中雖然不樂意。面子上也只好答應下來。當即告辭而出。去料理應辦的事件。永保吃過了晚飯。這纔傳下話去。備馬前往。那武弁前導。兩個親兵後隨。一行四個人。出離大營。直奔悟真觀那條路上去。那時正是九月半的天氣。白晝是短的。此時業在黃昏以後。一輪皎潔的明月。早已湧出天邊。照得山河大地。分外晶瑩耀目。放眼一看。只見黃葉辭林。白草遍地。既絕人踪。又無犬吠。景象非常的幽寂。只有那大小村莊。遠遠隱在月光中。高低參差。也看不十分清楚。永保鎮日的勞於軍務。胸懷難免沉鬱不舒。如今驟然當此清宵。匹馬作郊外的旅行。領略天然的景物。心神不期爲之一暢。當時四匹馬。踏着月光。得得前行。鬃鬣是騷人韻士。乘此深秋之際。野行玩月。嘯傲風前。以期曠目怡神。滌蕩凡襟似的。又誰曉得他是軍務倥傯。忙裡偷閒。來作這踏月訪人之事。走了半晌工夫。但見竹籬茅舍。漸有人家。雖非豐富之區。却有瀟灑之致。那武弁攬着繮。回頭對永保說道。大帥。那悟真觀。已然離此不遠了。永保在馬

上點頭。走出不遠去。又轉過一段高坡。月光中遠遠望見許多的蒼松翠柏。裹着一帶紅牆。在這淒寂的夜中。見了這般景致。不禁使人心地清涼。驀然起出世之想。永保在馬上。問那武弁道。前面那個紅牆所在。莫非就是悟真觀麼。武弁道。大帥所見正是。口裏說着。馬是走得很快的。在這兩三句話的工夫。眼看着已經到了。那悟真觀是坐北向南的。所佔的地勢。較爲高峻。走到近處一看。只見蒼松鬱鬱。翠栢森森。表示出這座廟。年代是已經很久遠的了。永保到得觀前。翻身下馬。那武弁跟親兵。也就一同下了坐騎。武弁向永保說道。請大帥暫行消停一會。待麾下到觀中。先去通知一聲。好叫他前來迎接。永保擺手道。不消如此。你只跟我走的好了。口中說着。便慢騰騰的。迤邐向前走去。那武弁只好在後跟隨。親兵拉着馬匹。也跟在後面。一步一步的上了坡。只見那些松柏樹。被月光照着。影兒佈滿地上。有如龍蛇之勢。永保點頭說道。好幽雅的所在。真不愧是高人修養之地。不料這兩句話。還沒有說完。猛然從樹陰中。轉出一個人來。口中說道。山野荒居。何勞大帥枉步。貧道在此稽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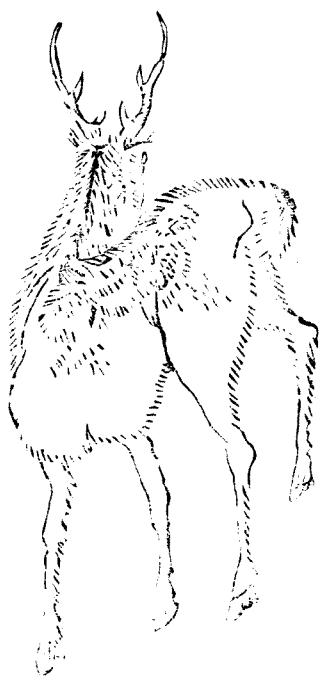
了。永保抬頭看時。只見月光下照着那人。面如滿月。體若寒松。鬚髮皓然。精神飽滿。身上素袍皂縑。脚下白襪朱履。正向永保舉手爲禮。永保見了這清高瀟灑的氣象。又當這碧天似幕。月光如水之中。真不啻展開了一幅太古的圖畫。不覺得鄙吝頓消。悚然起敬。趕忙長揖至地。口中連稱不敢。那武弁趕上前向永保說道。這便是那位妙覺道人了。永保點頭道。我是已經猜到的。又向道人說道。得晤仙顏。實屬三生有幸。老夫甫至。高人便在此相迓。足見道行高深。不愧先知二字。道人大笑道。承蒙過獎。愧不敢當。貧道因爲今夜月色甚好。所以在松陰閑步。不料大帥車駕。忽爾遙臨。因憶日間盛使遠來。稱述尊意。所以便猜料八九。至於說到先知二字。貧道何足語此。說着。便讓永保一同走進觀中。從人也跟在後面。進觀以後。那武弁跟親兵。另自有人款待。馬匹也自安置好了。道人已把永保讓到自己靜室中落座。小童獻過了茶。永保道。日間手下之人。盛稱真人出世得道始末。老夫聞之。欽羨無已。所以辦此一點志誠。想着一親警咳爲幸。道人道。一緣一法。莫非前定。入世出世。各有所宜。

何勞大帥殷殷。置諸齒頰。日間派人相召。本想晉赴營幄。用聆鈞誨。只因疏散已慣。懶於趨跲。遂致有方尊命。誰料大帥紆尊降貴。下顧草茅。叫貧道何以克當。永保說道。白天老夫就想着自己來的。實因軍書旁午。忙無暇晷。所以派人先來致意。因爲他不善道達之故。遂致語言多有唐突。尙望俯看愚顏。勿罪是幸。道人道。大帥過於謙光了。彼此既經晤面。可以無須客氣。他說到這裡。忽然拈鬚笑道。大帥此來。真個是空谷足音。出人意外。想大帥乃是朝廷貴臣。今日又總攝軍務之事。地位之高如彼。責任之重如此。自應深居簡出。勞心殫思。如今却有此等閑情逸致。來訪我這世外之人。豈不跟大帥的身分職務。背道而馳嗎。永保道。此言差矣。想老仙長乃係世外得道高人。正如景星慶雲。先覩爲快。況且世界上。惟道獨尊。富貴有如埃塵。又講的甚麼地位的關係。職務的羈絆。並且老夫此來。除去專誠拜謁外。尙望廣開智慧。大啟愚蒙。怎麼先說出這些見外的話來。莫非是不肯見教。預爲之地麼。道人笑道。大帥此話益發的錯了。想貧道乃係一無所知。一無所能之人。不過拋撇塵緣。修得

個一身清淨。無論對於世間何事。皆不能效涓埃之助。况大帥統兵征討。講的是殺敵致果。這軍旅之事。更自有生以來。未常學問。今乃殷殷枉顧。豈非問道於盲。古人說的好。道不同。不相爲謀。只怕大帥要徒虛此行了。永保道。我也知道戰陣之事。不是出家人肯爲討論的。但老夫今天求教之意。並不在此。只爲的是匪勢鷓張。進討不利。心中難免有些狐疑。知道老仙長有真知灼見之明。所以要叩一叩前途的休咎。這便是我晉謁道範一片之心了。道人道。原來大帥此行。却爲的是這個事。但據貧道想來。這是不消問的。想那教匪。雖說跋扈異常。但此乃疥癬之疾。不足爲國家之梗。以理以勢。將來自有平定之時。大帥儘可不必過於憂慮的。永保道。得聞此言。頓開茅塞。但不知這些教匪。平定在於何時。成功屬於何人。還望老仙長明白指示。道人道。貧道所講的。不過據理與勢言之。若照大帥這樣問法。便非貧道智慮所及了。永保見他這樣推託。疑他不肯洩露玄機。便又三番五次的。苦苦相求。無奈那道人的口風。竟自一些也不轉。永保急了。便道。兵凶戰危。關係生靈甚鉅。老夫奉朝廷

之命。來討叛逆。真人竟漠然坐視。不肯出一言相助麼。道人道。既然大帥這樣說法。貧道有四句言語相贈。務請謹記在心。或可備萬一之助。此外便非所與聞了。永保道。既蒙贈箴言。謹當銘勸心版。決不敢再爲煩瀆。那妙覺道人聽了。點頭說好。隨卽念出四句言語來。正是。

凡事吉凶由數定。先知徒自亂人思。
不知那道人說出甚麼話來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三回 小典韋潛師襲襄陽 女元帥火攻破永保

話說統軍大帥永保。親至悟真觀內。訪那妙覺道人。要叩問交戰前途休咎之事。道人只推不知。後來永保急了。以大義相責。道人方纔吐露口風。願附於贈言之義。永保至此也。總算償了一些志願。不虛此行。便允許贈言之後。不再煩瀆。當下妙覺道人。不慌不忙。目視永保。說出四句言語道。

謹守爲要。防敵勿疏。火速報捷。攻取是圖。

當那道人未曾說出以先。永保心中凜凜。看得很是鄭重。不知那道人要說出甚麼言語。比及聽到耳中。不由得涼到心上。暗自思索道。這個話頭。不但老生常談。而且還有些自相矛盾。他一面說的甚麼謹守爲要。一面又講的甚麼攻取是圖。像這樣脚踩兩隻船的話。叫人如墮迷霧。又將何所適從呢。想不到道高德重。負着先知名望的人。竟自說出這等沒氣力的話。真正叫人失望不淺。他心裏想着。面上的神色。便已呈露出來。道人看了。早已心中領悟。便微然一笑道。我早已料着大帥是要不

滿意的。但貧道所知。却已盡於此了。古人說得好。捆載而往。垂橐而歸。足下諒之而已。今天便引此語解嘲了。永保此時。覺得意興索然。無可留戀。不禁要起身告辭。道人却也不留。一直送出觀外。那武弁跟親兵。早已拉出馬匹。在外邊伺候的了。永保向道人拱手興辭。隨即上了馬。率領從人。向來路而去。那時天氣也就在四更時分。好在十五月色。是通宵的。依然照得大地光明。有如白晝。但可惜月色雖然一樣。永保的心事。却是不比從前。他剛一來時。本是一團高興。以爲見了妙覺道人。好比如車有軸。如舟有帆。實在抱着無限的希望。誰知他推託了半天。葉落歸根。只說出這四句不關痛癢的話。聊以塞責。不由滿腔懊惱。深悔多此一行。稱得起是乘興而來。敗興而返。比及天光發曉。已然回到大營。果然是靜悄悄的。毫無事變。永保算是放下了心。但是一夜工夫。沒有合眼。又在馬上。馳驟了數十里的路程。身體跟精神。都是疲倦的了不得。回到大帳以後。略爲進了些食物。便自酣睡起來。他本是老年人。氣血都衰弱了。受此勞碌以後。一經睡着。竟自沉沉不醒。偏巧那白蓮教。又恰似體

恤他的一般。並沒有叩營要戰。來驚擾他的好夢。所以這一睡。差不多足有一天的工夫。方纔黃梁夢覺。餘味甜然。那舒亮跟鄂輝在背地裡。很議論永保的舉措不當。但話雖是這樣說。胸中却不免也蓄着一份好奇之念。不知見了那位妙覺道人。都說些甚麼言語。能夠探問出前途休咎不能。所以聽得永保一回來。二人便約齊。要過去詢問。後來聞聽永保已經休息了。只好罷休。便將那隨去的武弁。叫到面前。向他口中。問一問消息。武弁就將剛一到觀前。道人已在松陰相候的話說了。後來靜室秘談。自己未曾。在旁。所以不能知曉。大人若問根底。只好等大帥醒來。一詢便悉。武弁稟明退下。鄂輝向舒亮道。大人你聽見了麼。若照這個說法。或者那個妙覺道人。果真有些異術。也是說不定的。不然的時節。他怎麼預先知道有人相訪。自己就在松陰相候呢。舒亮搖頭道。咱們經過的事也多了。却沒有見過這樣的事。或者會逢其適。也是有的。若說他在松陰相候。便是具有先知之術。我還有些信不及。此事必須等元帥醒了。咱們問一問他。方可作得憑準。鄂輝點頭稱是。此時二人心中。攔

了這麼一件事。好似猜謎的人。恨不得立時澈底明白。方纔了却心願。不知不覺的。竟自有些坐立不安起來。左使人到大帳打探一回。右使人到大帳詢問一番。無奈那永保。竟自深入黑甜。未曾睡醒。只好耐着性兒去等。一直到傍晚的時候。方纔聽得永保起來。二人便一齊來到中軍大帳。永保將吃過了晚飯。落座之後。已經掌上燈燭。鄂輝先開口說道。大帥這一趟辛苦了。聽說已經見過那位道人。不知談得都是些甚麼話。永保只淡淡的說道。那也沒有甚麼。無非我有所問。他有所答罷了。在永保的意思。本因爲辜負此行。掃興而返。所以不樂意說出詳細的情形。況且自己要去時。二人曾經勸過的。如今費了一夜工夫。跑了幾十里路程。所抱的目的。竟幻作電光泡影。若把實情說出。豈不要爲二人所笑。因此打算把話支開了。好綑住自己的場面。却不料那二人。心癢難搔的。直盼望了一天。一定要聽一聽妙覺道人。所說的都是甚麼話。怎肯輕輕的。將他放過。除非是永保。永遠在夢鄉之中。或者可以逃得此厄。所以當時永保。剛想着把話岔開。已被那鄂輝頂住問道。大帥前去的

意旨。不是要問一問戰事前途的休咎嗎。想那妙覺道人。既然負有先知名。大帥又如飢如渴的。屈尊到他那裡去。在我想着。他必然貢其所知。據實陳述。務請大帥明白宣示一番。我們也好擴一擴心胸。飽一飽耳福。舒亮在旁帶腔道。這話是呀。以大帥之尊。居然不辭勞瘁。前去枉顧。在大帥是勢所難能。在道人是情不可却。據我想着。他一定要竭其智力所及。披肝瀝膽相告。決不藏私的。大帥何妨說上一說。我們也好心胸廓朗。兩人把話說完。四隻眼睛。一齊望到永保的面上。喝這一來。可真是永保給窘住了。要是說罷。覺得有些不大得勁。若是不說罷。更顯得栽跟頭。若是打算搪塞開罷。看這兩人。一唱一和。愈逼愈緊。大有尋根究底。不得不止之勢。這一遭難關。只怕有些難以闖開。永保一着急。幾乎沒有汗流滿面。正在這拈鬚作態。其苦萬狀的時候。忽然福至心靈。想起道人臨別的時候。那四句贈言。不禁心中鬆了一半。暗自想念。只好藉重他。解一解圍。救一救急。料想二人。在文字上有限。只要哄得他們。莫名其妙。這一件事。便算搪塞過去了。主意打定。便擺着架子說道。二位大

人。只怕這些事。你們還未必能夠十分了然。俗語說得好。真人不露相。想那妙覺道人。雖具有先知之明。却也不便洩漏玄機。直言奉上。所能告訴的。也不過略示機倪罷了。所以我這一趟去。除去談話外。關於叩問戰事前途的休咎。他只說了四句言語。包括一切。這四句話。一時雖不能參透其中的意味。但必是含義無窮。很有道理的。據我想。也就算求仁得仁。可以無憾的了。永保嘴裡說着。面孔上。假裝出洋洋得意之色。以爲這樣一來。先把兩個人給鎮住。等他相問。再念出那四句言辭。自然也就沒得說的了。果然舒亮跟鄂輝。都是迫不及待的。追問那四句話。到底是甚麼言語。永保至此。方纔似法師念咒的一般。嚴氣正性。將那四句話。一個字一個字的。鄭重念誦而出。二人聽罷。臉上都帶出一種疑惑的神色來。但是有一件。神色雖然相仿。意思却是不同。原來那鄂輝。在文字上。簡直是一竅不通。雖然說是身爲大員。時常談些官話。似乎像甚麼謹守防敵。以及報捷等字樣。還不至於一概不懂。但是跟虛實字眼。聯絡在一塊兒。造成這麼四句韻語。他却難免要像鴨子聽雷。莫名其妙。

的了。至於說到舒亮。文字的程度。雖然有限。但還有一知半解。不至於像鄂輝那樣。純粹是一個門外漢。況且妙覺道人那四句話。並沒有甚麼深文奧義。是很容易了解的。所以聽了以後。腹內躊躇。有些不以爲然。並非像鄂輝聽如未聞。不明其義。因此上。兩人雖都疑惑。意思却是彼此不同的了。當下鄂輝呆呆發怔。口中說不出甚麼來。舒亮却望着永保問道。大帥。據我想。這四句話。並沒有甚麼意義可尋。而且還有些前後不符。自相矛盾。請想他頭一句說的是謹守爲要。第四句却又說甚麼攻取是圖。咱們若奉爲典要。還是遵從他頭一句去謹守呢。還是遵從他第四句去攻取呢。像這樣莫衷一是的話。豈不更把人引入迷途了麼。況且大帥前去的意旨。本是因爲他具有先知之明。識見高人一等。所以纔不辭奔馳之勞。殷勤前往請教。我以爲他。必將指陳利害。洞示休咎。言人所不能言。道人所不能道。方纔不負大帥期望之意。若只說些宜攻宜守。漫無邊際的話頭。則是盡人所能道。又何貴前去訪他呢。他口裡說着。連連把頭來搖。表示出不滿意的神情。永保聽得舒亮的話。暗自

思忖道。是我把他小覷了。原來他胸中。竟是涇渭分明。異常了了。事到其間。只得強爲解釋道。大人。你但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從來高人隱士說的話。大半多是籠統其辭。中藏奧妙。一時叫人洩解不開的。我想妙覺道人。那四句言辭。外面看着。雖然易懂。或者另有別解。咱們未能揣測。也是說不定的。只好等到後來。慢慢的印證罷了。那舒亮。雖覺得永保的話。是枝梧之辭。但碍着面皮。不便再加駁斥。因此便默而不言。至於說到鄂輝。他想憑大帥那樣高明。尙且自稱洩解不開。我又何必枉去勞心呢。那道人的四句話。最好當作飄風過耳罷了。想罷。便插口說道。大帥講的是。那道人的話。咱們姑且攔開。還是議論軍情爲要。不然。縱讓把那四句話。解釋明白。也當不了打勝仗啊。永保點頭稱是。舒亮道。日間我已思索了半天。這安陸府。一時急切攻他不下。長此相持。終非久計。不如還依我昨天的計議。偪師徑襲襄陽。搗取賊人的老巢。出其不意。必可得志。襄陽一下。這裡的教匪。自然望風解體。那時便不難一鼓而定。永保道。這條計策。我昨天已經說過。是認爲可行的。大人既然要去。就可以辛

苦一趟。但願旗開得勝。建此大功。這也是報效朝廷。大家有臉面的事。不知大人之意。是打算幾時起程的。舒亮道。兵賞神速。豈可耽擱。此事既得了大帥的同意。便片刻不能猶豫的。此時不過初更時分。我便趕快回去。號令一切。等不到天明。即可就道的。永保道。這樣辦法。不嫌過於忙促嗎。舒亮道。好在一切都是齊備的。當然不至費事。誠恐遲則有變。還是以速爲上。說着。便起身告辭。鄂輝便也一同興辭而出。永保起身。將二人送到帳外。那時夜色沉沉。景象非常寥寂。永保忽的抬頭一看。不由得啊呀了一聲。鄂輝道。大帥。有何事故。發此驚嘆。永保用手指着天上道。二位大人請看。舒亮跟鄂輝。一齊抬頭看時。只見空中那輪皓月。光輝黯淡。慘而不明。在月的四週。起了一片絕大的似黑不黑似紅不紅的深暈。直把蔚藍的天光。都掩映得很是難看。鄂輝道。天上起了這麼一個大圈子。大概是要颶風罷。永保道。不但要颶風。恐怕天氣的變化。還要十分厲害。試看那月色。夠多們淒慘的怕人。據我的意思。舒大人起程。不妨遲一兩天的好。舒亮笑道。櫛風沐雨。本是行軍的本分。豈能因爲天

氣要有變動。就拋棄了預定的計畫。這雖是大帥一番體恤之意。在我却不以爲然的。永保道。天時人事。彼此很有相互的關係。我怕的是匆促興師。蒙了甚麼不良的影響。大人既然胸有成見。堅執欲行。我也不便過於攔阻的。舒亮道。大丈夫披堅執銳。効命疆場。死生尙且不慮。更何有於風雨。大帥請放寬心。不必替我憂慮。鄂輝道。舒大人。你有這樣的志氣。我想此行。定然能夠成功的。永保道。但願如此。方好。三人這纔分手。舒亮回到自己帳中。立時傳下將令。點五千人馬。以及車仗輜重等物。限火速預備。就要起程。果然軍令森嚴。誰敢怠慢。將到四更時候。便早已諸事齊備。拔隊登程了。舒亮在馬上。向天空看時。果然那個月暈。範圍既大。顏色也深。比尋常所見的大不相同。並且此時月光。不但昏暗。而且泛出紅色。就如血光一般。煞是難看。舒亮暗自思忖道。我常聽見人說過。月泛紅色。主有兵災。此地現是戰場。這也不足爲異。我想這一條潛襲襄陽之策。出其不意。定可成功的。想到這裏。心中非常得意。便催趲人馬。一直向前進發。鬚鬚是襄陽這一座城池。已經穩穩的捏在掌中。如取

如携似的。却不道你有你的奇計。人家也有人家的妙法。誰也不能夠算無遺策的。當他乘夜進兵。自以爲潛師而去。人不及知。那裡曉得白蓮教那邊。已經得到消息了。原來十六那一天晚上。月娘在廳上。大宴諸將。當時觥籌交錯。水陸畢陳。漸漸飲至半酣。都脫略儀節。互相笑語。情景很是熱鬧。那秦曉霞。多喝了幾杯。覺得身上有些發躁。便起身離坐。到廳外去散步一回。向天上抬頭看時。月兒顏色是紅的。外面又罩了一個大圈子。覺得很是詫異。隨即搶步進廳。趕到月娘的筵前。方要叫姐姐。忽然又改過口來。叫道。元帥。請到外面去看一看。那一輪月兒。不知犯了甚麼原故。在他四外。起了一個大圈子。將他團團罩定。竟把顏色也變成紅的了。這些年。我也沒有見過。要算是頭一次。你說怪不怪呀。快到外面看一看去。不要把機會錯過了。看他那份神情。似乎要將月娘。一把拉將出去。兩旁諸將看着都笑了。月娘却一聲兒沒有言語。只把頭點了一點。緩緩的離了座位。向外面踱將出來。吳映雪抱怨秦曉霞道。你看你無論大小的事情。一到了你口中。總是指手畫脚。語無倫次。大庭廣

衆之中。成個甚麼樣子。秦曉霞道。我的姐姐。不要只管派人不是了。且請到外面看一看。開一開眼罷。二人說着。也就走將出去。此時廳上諸將。俱爲好奇之心所衝動。不約而同的撇下酒菜不吃。一齊來到廳外。大家夥兒。舉頭看時。果然天色昏沉。如同罩着一層烟霧。那月暈。比尋常所見的。格外的大。月色是紅濛濛的。如同用血染過的一般。連四外靠近的天光。都映成了淺絳之色。總而言之。此時天上。似乎是掛上了一張慘澹圖畫。無論甚麼人看見了。也必要爲之悒悒不歡的。教中諸將。在這仰面的一霎之時。俱皆爲之嗟訝不已。秦曉霞道。我可不說謊麼。你們看這個事情。怪也不怪。衆人還沒有答話。忽然月娘。仰面大笑。口中自語道。此天助我成功也。衆將驟聞此言。莫測所以。彼此相顧。盡皆有些駭異。只有那秦曉霞趕上一步。望着月娘的臉說道。元帥。你講的是甚麼。這是上天助我們成功嗎。他說到這裡。又用手向上指着道。難道這個紅月兒。跟那個大圈子。跟咱們有甚麼益處嗎。這件事我真有些不懂。月娘道。量你曉得甚麼。少要多說話罷。秦曉霞道。因爲我不懂得。所以要向

元帥請教。若是懂得時。又何至於仰面求人呢。再說世上的人。誰能夠一個個。都是通曉天文的。元帥雖說有本事。也不要這樣的拿捏人罷。月娘聽了他這一番話。也不禁微笑。宋吉道。元帥有何高見。不妨明示。我想大眾。皆以一間爲快的。衆將也都隨聲附和說道。願求元帥指教。月娘點了一點頭。一邊回身。向廳裡走着。一邊口中說道。諸位將軍。不要性急。等到裡面再說。當下衆星捧月似的。一齊回到廳中。照舊落座。諸將此時。也無心再行飲酒。都眼巴巴的。急於要聽元帥的解釋。只見月娘道。月暈而風。這話古人已經說過。但凡具些常識的。都能明白這個道理。不過今天的月暈。較比往常不同。顏色既深。範圍又大。當主明日必有絕大的怪風。目下深秋之際。風向自然是從西北往東南颳的。我因偶有感觸。悟到了破敵之法。此所以不禁喜見於色。說出了天助我成功之言也。月娘說到這裡。却頓了一頓。秦曉霞接口道。請問颳西北風。於破敵有甚麼關係。難道元帥盼望着。將敵人營寨。都颳到天上去麼。吳映雪道。你悄默聲兒的聽着罷。不要只管信口亂道了。此時廳上諸將。都

在搜索元帥的意旨。只見宋吉眼光一動。向月娘說道。元帥莫非是要用火攻之計。破敵。月娘點頭道。將軍所見不差。想那敵軍主帥永保。不辨時令。迷於生尅之說。所安營寨。盡是東南的方位。乘此西北風大起之際。若縱火焚之。還不是一炬而盡麼。衆將聞了此言。恍然如開茅塞。也忘記了在元帥面前。不復存些顧忌。一個個拊掌歡呼。大聲稱善。就中秦曉霞。尤覺歡欣鼓舞。他笑着說道。這火攻之策。雖是元帥想的。但天上那個大風圈子。却是我發現的。我若不看見那個大圈子。張揚起來。元帥也必未想起火攻之策。這件事。總算由我起的頭兒。苗通道。這樣說來。將來若破得永保時。秦將軍要算首功的了。秦曉霞道。那還用說嗎。自然這是公論呀。吳映雪道。你別不害臊了。難道你不看見天上的風圈。別人的眼睛就都如同瞎了不成。若照你這樣舖張揚厲。自以爲功。倒髣髴三國演義上所講。赤壁鏖兵。大破曹操。元帥是縱火的周瑜。你却是借風的諸葛。莫的叫人把牙都要笑掉了。衆將聽了吳映雪之言。果然不禁哄堂大笑。月娘道。話雖是這樣說。但從來一事之成。必有所起。他那發

現風圈之功。究竟是不可沒的。秦曉霞道。怎樣。倒底還是元帥。肯說幾句公道話兒。不像你們嘴尖舌巧。專以引經據典的來挖苦人。吳映雪道。不要只說閑話了。靜一靜兒。聽着元帥的吩咐罷。此時姚之富。却又向月娘問道。元帥。那個天上的大圈子。是主要颶風。已得元帥的指教。不知那月變成紅色。連四外的天光。都影影映成紅色。是否也有甚麼道理在內。請元帥益發指示明白。我們也好增些見識。月娘道。據兵書上所講。此等紅色。名曰屍氣。罩城則城亡。罩營則營破。合之月暈而風。則爲本教火攻之助。此正是永保破滅之兆了。大眾聽了。益加悅服。此時忽有小校。進來稟道。探得官軍那邊。忽有數千人馬。向西北方面去。特來稟報元帥得知。月娘點了一點頭。命其退下再探。遂笑向衆人說道。衆位將軍。曉得敵人此去。是何着旨麼。衆將聽了此言。彼此面面相覷。一時不能作答。月娘道。此事並沒有甚麼難料之處。不過因爲彼軍在此。累次攻戰。不能十分得利。遂想着出其不意。潛師往襲襄陽耳。衆將聽了。都恍然大悟。齊稱元帥高見。定然不差。宋吉道。襄陽那邊。只有周將軍一人把

守。未免勢力孤單。元帥似宜早爲之備。免使敵人得志纔好。月娘道。不消將軍多慮。本帥已經算定。破永保之期。只在明日夜間。從安陸府到襄陽。又不是一兩天的事。永保一破。消息傳開。彼軍勢將不戰而潰。又何暇攻取他人。那時我再以兵乘之。當如秋風之掃落葉也。宋吉道。元帥神算。當然沒有失誤。不過依末將之見。不可不存萬一之慮。似乎對於這枝兵。應該預先有個應付爲是。還望元帥裁酌而行。月娘道。足見將軍老成持重。既然這樣說法。不妨派一枝人馬。尾在敵軍的後面。也不必急於要跟他交鋒對壘。只要牽住他。使他不放放膽前進。俟等這裡破敵之後。那時彼軍進退失據。定然自亂。乘勢擊之。便可一鼓而殲。但不知那位將軍願去。建此一場功勞。月娘的話。方纔說罷。只見一人離座起立。高聲說道。末將不才。願請一往。衆人看時。却是玉面虎韓康。月娘說道。既然韓將軍願去。便可率領三千人馬。出北門而行。免得叫敵人着眼。可依本帥適纔的言語。不必急於交戰。倘有疏失。反爲不美。俟等他的大本營一破。那時可以操必勝之券的。謹記吾言。休得大意。韓康唯唯稱諾。

這纔散席而退。韓康自去收拾人馬。起程追敵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再說到了第二日清晨。果然狂飈陡起。天色昏黃。幾乎白晝之間。就如同到了夜裏一樣。那風果然起自西北。一直向東南吹。雖不至拔木掀屋。端的飛沙走石。衆將此時。無不欽服月娘的先見。人人磨拳擦掌。準備夜間破敵。原來月娘的將令。早已傳下來了。派的是穿花蝴蝶高經武。點水蜻蜓蔡郁文。準備下若干草束。都用油灌了。再撒上硝磺火種之物。揀選若干趫健的人馬。專任縱火之責。派黑煞神丁龍。金毛吼苗通。率領人馬爲左翼。玉芙蓉吳映雪。墨牡丹秦曉霞。率領人馬爲右翼。俟敵逃竄之際。左右夾攻。派無敵大將姚之富。總督人馬爲合後。追襲敵人的後路。又派鑽天鶴金冲。預先率領人馬。大寬轉抄將過去。在奔省城大路上等候。俟敵人殘軍到來。再行截殺。務要一陣成功。將敵人殺他一個罄盡。在白蓮教這一邊。已經是布置得嚴密妥貼。有條不紊。淨等着時候到來。便要逞強下手。可嘆官軍那邊。作夢也沒有想到。敵人借着風伯之威。來肆祝融之虐的。當日上自大帥永保。下至走卒。見起了這樣的大風。反格

外覺得心安神定。以爲天氣如此的惡劣。實在難於交戰。人同此心。心同此理。教匪那邊也決不能來索戰的。樂得且過一天清淨的日子。果然從早到晚。只聽得風聲怒號。並不見敵人一些動作。比至到了夜間。益發天昏如墨。風聲依然似虎吼的一般。大家更覺得放了心。有樂意睡覺的。便趁早去睡覺。不樂意睡覺的。儘可聚談。以消永夜。似這等大風。決沒有甚麼意外之虞的。就連那永保。老於戰陣。頗富鈴韜。也未曾料到。在這大風之中。禍事就要迫於眉睫。但是這件事。却也無怪其然。想那魏武帝權謀蓋世。尙有赤壁之危。漢昭烈用兵半生。且受統亭之厄。區區永保。又何足異。這也只好說劫數使然了。當夜二更時分。永保正在帳中。映着燈光。觀書釋悶。原來他上了年紀的人。更兼軍務焦勞。時常患那失眠之症。所以不能早於就寢的。他看了有兩三頁。因爲心中有事。精神外馳。便看不下去。放下了書。把眼望着燈光。暗想舒亮此行。是否能夠成功。聽得風聲滿耳。念到他行軍不易。不覺嘆了一口氣。正在這個時候。猛聽得帳外遠遠一片吶喊之聲。似乎是從東方而起。永保心中一動。

暗道。這時候。出了甚麼事。只見有人搶進來報告。啟稟大帥。東營失火。說猶未了。西方喊聲又作。那西營失火的報告。隨着也就到來。此時吶喊的聲音。裹着風聲。益發的厲害了。恰似天翻地覆的一般。永保推案而起道。是我一時疏忽。失於防範。中了敵人的暗算。喝命左右親隨備馬。趕快跟着我。向後營門而逃。到得帳外看時。只見四下裡火光亂起。連天都映紅了。最奇怪的。是半空之中。恰似有千百條火龍。從空飛舞而下。原來這是教中預備的那些草束。灌了油。撒了火種。點着了以後。教兵盡皆撒了手。趁着那西北風。刮刮雜雜。有的吹到營帳上。有的颳到天空裏。就如正月裡放烟火的一般。成了各樣的奇觀。那時各營的兵將。有的在睡夢裡。有的還在坐着。驟然得了這個警耗。都是逃命要緊。有的精神清醒。還上了馬。拿了器械的。有的模糊兩眼。現爬起來。器械跟馬。都照顧不及的。只見紛紛滾滾。拚着性命向外闖。那時四下的火。借着風威。愈燒愈旺。營帳什物。一概皆着。只聽得拉拉雜雜的亂響。官中兵將。也有葬身在火窟中的。也有焦頭爛額。逃將出來的。一時肝胆盡裂。神智

皆迷。直辨不出那是東南西北。耳中又聽得喊聲大作。白蓮教的人馬。恰似潮水一般的湧上來。火光中。照見左邊向。龍驤將軍的旗號。驃騎將軍的旗號。右邊向。左輔將軍的旗號。右弼將軍的旗號。從左右兩面。一齊的兜抄上來。在這風聲火光之中。但見人頭亂滾。熱血直噴。那些官兵。剛從火裡逃出。又被教兵殺了個湊手不及。真個十成之中。逃得性命的。不過一二成。那時副帥鄂輝。跟代理先鋒胡愷。各引着一枝親兵。從火裡衝殺出來。就好似山中野獸。被獵火趕將出來的一般。人人捨死忘生。跟白蓮教兵將鏖戰。好容易會合到一處。有那些沒有死的官兵。也都聚攏來。大家此時。那裡還有心腸抵敵。只顧逃命要緊。便一齊落荒而走。但此時白蓮教的兵馬。密密層層。若說殺出重圍。無是不易。鄂輝跟胡愷。二馬當先。一個掄開斬馬刀。一個擺動長槍。均使出十分的氣力。那些手下士卒。也都拚出性命。來作困獸之鬥。正殺着哩。胡愷忽從火光中。看見游擊吳大鵬。正攔着一員敵將交手。又有一員敵將。正在追趕主帥永保。胡愷拚命的催馬。從後面趕將上來。眼看着嘴尾相連。大喝一

聲。手起槍落。刺敵將於馬下。原來那被刺之將。不是別人。却是英哲校尉馮傑。因爲他隨着左翼人馬交戰。一時貪功。要捉永保。竟至送了性命。但是這時候。吳大鵬却被苗通一叉刺中心窩。翻身掉下馬來。黑煞神丁龍。看見馮傑喪命。不由得怒火中燒。催坐下馬。掄動手中大斧。便要前來報讐。恰是天道該當。忙中有錯。那馬誤踐在一個死屍上。竟至失了前蹄。將丁龍給翻將下來。待要掙扎時。已是來不及了。後面鄂輝。率領敗殘人馬。一湧而上。竟把丁龍踏得稀爛。可嘆教中一員大將。結果死在亂軍之內。這時候。官軍那邊。主帥永保。副帥鄂輝。先鋒胡愷。與手下殘兵。聚到一處。竭力的便向外圍。忽然從右邊。撞過一標人馬。爲首的是兩員女將。一個擺方天畫戟。恍如雪浪花飛。一個使渾鐵點鋼槍。不亞如雷轟電掣。但見器械到處。官兵紛紛落馬。真個似雨打梨花。風飄柳絮。那鄂輝跟胡愷。此時那裡還有心腸交戰。但是迫不得已。只好努力向前。各使開手中的器械。鄂輝敵住吳映雪。胡愷盤住秦曉霞。殺了個難解難分。永保趁着這時候。率領殘敗人馬。拚命的衝殺出去。可憐經一番衝

突。殘兵益發顯得少了。鄂輝怕的是工夫一大。氣力不加。難以透此重圍。便乘勢虛砍一刀。策馬回身便走。吳映雪待要追時。偏巧一陣風。裹着塵土。迎面砍來。剛好睜不開眼。等得風過去時。鄂輝已然看不見了。再看那秦曉霞時。正跟敵將殺作一團。性命相撲。便策馬挺戟。前來帮忙。忽見苗通抖手中叉。坐下的馬。似一潑風兒的趕到。口中大喝道。休要放走了這廝。馮傑吃他壞了。丁大哥也爲他喪了性命。縱然插了翅。也不能叫他飛上天去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立刻三騎馬。將胡愷一人盤住。這時候。後面吶喊之聲愈厲。白蓮教的人馬。層層圍裹上來。原來是無敵大將姚之富。領兵到了。胡愷心內一慌。露了破綻。早被吳映雪一戟刺於馬下。當時四員將。會合到一處。苗通述說了龍馮傑喪命之事。大家都不勝悲感。又問起高經武蔡郁文時。姚之富說道。我曾撞見他們兩個。已然領兵回城。報功去了。大家計議。敵人已經十死八九。殘衆落荒而逃。儘可收拾人馬。回城繳令。免得元帥懸望。當時並無異議。便照此而行。那丁龍馮傑的屍身。也自命人昇回。用備安葬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再說那鄂輝。匹

馬逃出重圍。真個魂驚魄悸。迤邐趕上了永保的人馬。這時火光已遠。喊聲漸微。方纔馬停了一停蹄。人喘了一喘氣。看時。敗殘人馬。僅有數百。內中帶着傷痕的。還是不計其數。永保仰天嘆道。想我半生用兵。未嘗受此挫辱。今乃爲一婦人所算。竟至如此大敗。豈非天哉。鄂輝勸道。事已至此。大帥也無庸悔恨了。略歇一歇。還是趲行要緊。怕的是教匪追襲前來。我軍傷亡若此。實屬無法抵敵。永保點頭稱是。又問胡愷。怎麼不見鄂輝道。他被賊將攔住廝殺。這半天工夫。不見到來。怕的是已經陣亡了。永保聽罷。慨然長嘆。便命軍士。向奔省城的官道趲行。那時天光將次發曉。風也漸漸的息了。天上一輪殘月。將要墜下去。偶然吹過一陣風來。還帶着焦燥血腥的氣味。真是傷心慘目。難以爲情。這數百人馬。悽悽惶惶。一似喪家之犬。漏網之魚。向前趕奔而行。約摸走了幾里路程。忽見前面影影綽綽。似乎是擺開了一片人馬。永保在馬上嘆道。若是教匪在此伏兵。要截歸路。我等皆死無葬身之地矣。鄂輝道。事到其間。也說不上不算來。只好碰一碰。再說。當下催動人馬。要向前看個仔細。未曾

到得面前。早見那一桿捷獲將軍的大纛旗。迎風飄擺。旗纛之下。罩定白蓮教中一員大將。坐騎海青馬。手捧雙刀。這將不是別人。正是鑽天鶴金冲。奉了元帥之命。率領人馬。在此要截永保的歸路。官軍這邊見了。將士人等。早已魂飛天外。魄散九霄。不但因爲衆寡不敵。實是此際力盡筋疲。已無絲毫作戰的勇氣。但是人類愛惜生命。本是根於天性的。雖然看着死在面前。也決不能束手就縛。無論抵抗的了。抵抗不了。也總要作那最後的奮鬥。此時打仗兩個字。在官軍這一面。已經是說不起了。所打算的。就是拚命的向前一衝。便算跟死神決那最後的勝負。現且着教兵這一面。人馬四散的擺開。據那份神情。大有效法古人。不擒重傷之意。又何妨作這番微倖之舉呢。當下鄂輝。掄開手中刀。縱馬向前。永保緊緊的隨在後面。敗殘軍士。都爭着要逃性命。一窩蜂兒似的。衝將上來。那金冲。雖然口中吶喊。指揮兵士攔截。但他却很是安閑。不肯賣甚麼氣力。從來主將是三軍的表率。主將尚且如此。兵士自然也要鬆懈了。當時官兵。雖然也傷亡了好些人。但是大多數。已然衝將過去。金冲

吩咐道。窮寇勿追。古有明訓。況且這些敗殘人馬。勝之亦不足爲武。如今截殺他一陣。斬級不少。儘可回去繳令了。教兵聽得主將這樣說。樂得省些氣力。況且這些官兵。都是從睡夢中起來逃命。囊橐定然空空。難期得着甚麼鹵獲。如此吩咐。正中下懷。便欣然整隊而回。那時天色已然大明。月娘高坐帥府。靜候揲音。第一撥來的是高經武。蔡郁文。報告縱火之事。第二撥來的是姚之富。苗通。吳映雪。秦曉霞。報告殺敵之情。並陳丁龍馮傑陣亡之事。月娘聽了。深爲憫嘆。第三撥來的。便是金冲報告於路攔截敵人。斬殺甚衆。僅有少數逸去的話。月娘以誠待下。信爲實情。絕沒想到他胸懷異志。不肯盡力的事。當時大排筵宴。犒賞將士以後。便派金毛吼苗通。率領兩千人馬。前去策應韓康。免得了差錯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再說永保鄂輝。率領殘軍。逃出戰線。真個面灰氣盡。如同兩世爲人。看看東方。已然湧出那輪紅日。坐下的馬。個個口吐白沫。噓氣如雲。腰胯上的汗。往下直滴。大有不能再走之勢。永保嘆口氣。對鄂輝說道。咱們雖然逃得性命。但是人困馬乏。却投奔那裡去好。鄂輝還在躊躇。

沒有答話。忽然旁邊一個武弁。在馬上說道。大帥不必憂慮。此去雲夢縣。已在目前。先到城中暫歇。再行定奪。永保看那武弁時。驀然觸動了一件心事。不由得喟然長嘆。正是。

大軍已自成灰燼。

往事徒教惻肺肝。

不知永保見那武弁。想起甚麼事來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憶贈言驚悟服先知 臨絕地突兀逢將伯

話說永保跟鄂輝。率領敗殘人馬。向前奔走。直覺得大地茫茫。不知何處是棲身之所。永保在馬上。方向鄂輝發爲疑問。忽然有一武弁。說是雲夢縣。離此不遠。可以趕到那裏暫歇。永保看那武弁時。不覺心中驚然一動。喟然嘆了一口氣。你道是甚麼原故。原來那武弁。不是別人。正是前夜追隨永保。去訪妙覺道人的。彼時尙且坐擁旌旄。想着尅敵制勝。誰知事隔一日。意自中了敵人的暗算。把若干大軍。化作蟲沙。思想起來。怎的不叫人肝腸欲斷。況且前夜之行。自己不憚跋涉。屈尊往謁。本是震於妙覺道人先知之名。所以要叩一叩前途的休咎。誰知處士純盜虛聲。所言毫無實際。像這樣全軍覆沒的大禍。已然迫於眉睫。他竟自冥然罔覺。不能稍示機倪。可嘆我一片求教之心。徒然付諸流水。這便是永保觸目興懷。發爲長嘆的原故了。那鄂輝。見永保長嘆。却沒有悟會到這裡。便問道。大帥嘆的是甚麼。莫非不樂意往雲夢縣去嗎。永保道。現在咱們是敗軍之將。隨處可以託足。往雲夢縣去。那倒無所不

可的。我所嘆息的。却另是一件事。鄂輝道。到底大帥所懷何事。何妨明白說出呢。永保道。說將起來。真個叫人又是懊惱。又是慚愧。說着。隨將心中所抱的感想。一一傾吐無遺。鄂輝道。着呀。虧得大帥想起來。提起那個妙覺道人。真正不是東西。大帥那樣的殷勤訪問他。他竟葫蘆提的。一句正經話也沒有說。假如你真能未到先知呢。就應該預先把話說清。好叫人有個防範。若是沒有個神通。就應該乾乾脆脆的。打開鼻子說亮話。誰還能一定強派他未到先知呢。如今他兩條道兒都不走。却胡謔入咧的。造出那麼四句話來。撐住自己的場面。累得大帥白跑了一趟。只隔了一天。就被敵人燒了個烏焦巴弓。真個冤枉極了。鄂輝說到這裡。猛然把眼皮一翻。望着永保道。大帥。我恍惚記得。他那四句話裏。似乎是有個火字。莫不是藏着甚麼意味嗎。現在咱們叫火趕的。走頭無路。可巧他的話裡。就有這麼一個字。想着倒有些對景。永保被他一提。默默的又將那四句話。念誦了一遍。事後尋思。不禁恍然大悟。登時滿臉上。露出驚嘆悔恨之色。望着鄂輝說道。大人。還虧你提撥於我。我此時方

纔醒悟過來。但已是追悔無及。真真辜負了妙覺道人一番行點的苦心了。鄂輝聽得這話。大睜着兩眼道。像大帥這等說法。莫非他那四句話裡。藏着甚麼機鋒。果有先見之明麼。永保嘆息道。一經領悟。何嘗不是。可惜當時。竟會見不及此。大人。你想他那四句話。是

謹守爲要。

防敵勿疏。

火速報捷。

攻取是圖。

每句頭上。隱着一個字。若湊在一處。豈不是謹防火攻的一句話麼。稱得起是苦口婆心。金針度世。假使當時。能夠了解個中旨趣。預先作了準備。何至受敵人火攻的毒計。如今事後追悔。已是晚了。鄂輝道。若照大帥這樣說來。還是怨妙覺道人的不是。他既能參破敵人的詭計。何妨明白說出。却鬧這些啞謎作甚麼。永保搖頭道。話不是這樣說法。從來高人隱士。大概都是談言微中。指點迷津。沒有將未來之事。一語道破的。這只好一半怨我賦性愚蒙。一半諉諸定數罷了。二人在馬上。一路並轡的談着。眼看離雲夢縣城門。已然不遠。便派人進城。先報與地方官知道。縣令聽了。

雖說是兵敗而來。但係欽命的大帥。那敢怠慢。當時趕忙接入署中。置筵款待。至於手下的人馬。不過數百名。當然也容易安插的。事定之後。永保跟鄂輝商量。意欲上表自劾。但是舒亮率領人馬。去襲襄陽。還不知道怎樣。只得暫候消息。再定行止。話說到這裡。永保這一邊。已經叙清了。如今再轉過筆來。該說一說舒亮的情形了。那舒亮率領五千人馬。偃旂息鼓。靜悄悄的。趁着那四更的天氣。向奔襄陽的大路進發。他自己以為是神不知鬼不覺的。却不知教兵在城頭瞭望。早已着在眼內。疾行稟報而去。但是韓康奉了將令。點齊人馬。前去追趕。已在天色大明之後。比舒亮晚了六七點鐘的工夫。前行的官兵。走出好幾十里的路了。那時平地上。已然颳起大風來。將大地塵沙。盡皆旋起。恰似雨點一般。向軍士面上撲來。只弄得人人二目難睜。只得低着頭向前盲進。至於坐下一千的戰馬。因為風沙所迷。也都擺尾搖頭。連嘶叫。失了他馳騁的能力。按照行軍的常理。遇着這等險惡的天氣。只好暫時紮營休息。不能向前走的了。但那舒亮抱着急功好勝之心。恨不得立時襲取了襄

陽方纔趁心如願。所以雖然遇着這樣的惡風。並不肯下止兵之令。那五千人馬。只得隨從主帥。拚出全身的氣力。跟風伯鏖戰。爭那尺寸之地。無如風勢越颯越大。似虎吼的一般。迎面捲來。只鬧得地暗天昏。四方易位。官兵那時候。真個似盲人瞎馬。夜半深池。從馬上滾下來的。前仆後繼。彼此踐踏。多有受了傷的。但是呼號吶喊之聲。却被風聲給掩住了。那舒亮。雖說發狠的。要向前進。究竟人的銳氣。沒有風的力量大。再說無情的塵沙。是最沒有勢利眼睛的。也不管誰是小卒。誰是大帥。憑藉着風力。一樣的向舒亮劈面打來。他縱是出類的英雄。官骸却也跟尋常人沒有兩樣。只覺得氣咽難伸。辨不出那是東南西北。更兼坐下的火龍駒。也是吼叫連聲。像是跟主人討饒似的。舒亮至此。無可奈何。只得承認叫風給戰敗了。傳令安營紮寨。埋鍋造飯。不必向前進了。但是在這狂風之中。營也紮不牢。飯也造不好。簡直是活活的受罪。不過比較走路。總要強得一些。官兵這一面。既然是這樣。那後面追趕的韓康。情形大概與此相類。也就無庸複述了。那風直颯了一日一夜。到得第二天早晨。

方纔漸漸的息將下來。彼時白蓮教已經破了永保的大軍。可惜舒亮還是未曾知道。他因爲前天夜裡。通宵未能睡覺。昨天又頂着風。走了大半天。到得紮寨休息以後。終爲風伯所擾。恍若置身驚濤駭浪之中。吃也吃不好。睡也睡不安。直等到天色將明的時候。風勢減了。方纔能夠夢穩神安。沉沉睡去。他是疲乏極了的人。一入睡鄉之中。竟自沉酣不醒。左右伺候的人。也都是一樣的困憊。今見主將深入黑甜。樂得姑且安逸一會。誰肯多事前去叫他。況且喚醒了以後。還許逢彼之怒。大發雷霆。算來還是取旁觀的態度好。所以舒亮這一睡。直至天光近午。方纔一覺醒來。雖然就誤了程途。却喜得精神加健。只是後面白蓮教追趕的人馬。已經逼近來了。而舒亮此時尙在茫然不覺。直到飽餐以後。這纔傳下令去。拔隊起程。正在這紛亂的時候。忽然有人報將進來。說後面塵土大起。馬蹄之聲震地。定然是有大隊人馬。追趕前來。請主帥號令施行。舒亮聽了。吩咐撒下快馬。迎頭再探。報事人領命去了。隨又傳下令去。命軍隊暫且無須起程。整頓器械。預備抵敵。工夫不大。早又有人報將進

來。說後面追趕的確是白蓮教的人馬。已然看清旗幟了。舒亮自己盤算這機謀已洩。教匪派兵尾隨。看來襲取襄陽的計畫。是不容易成功的了。但是他們這些人馬。奉命追趕。必定是兼程而進。趁他們疲倦的時候。行列未整。一鼓擊之。當然可以得志。主意打好。便下了不容敵人佈陣。迎頭痛擊之令。舒亮這個辦法。雖然有些失了大將的風度。但是便宜確乎佔得多了。第一官兵自從昨日休息。直到此刻。人人精神抖擻。有躍躍欲試之心。比着那些教兵。一路行來。馬不得停蹄。人不得喘氣。迥乎勞逸不同。第二官兵這一面。從容佈置。靜待撲敵。自是非常的嚴整。教兵却是趨程剛到。凌亂異常。驟然迎敵。難免有湊手不及之勢。第三官兵是五千。教兵是三千。衆寡又自不同。從這種種方面看去。豈不是勝負之數。已經可以預定的麼。果然雙方軍隊。到得旂鼓相望之時。教兵見人家。已是嚴陣以待。打算要稟報主將。趕行佈置。恰是來不及了。但見官軍這一邊。吶喊之聲動地。就如疾風驟雨的一般。洶湧而來。教兵雖說事出不意。難免有些驚悸。但都是久經戰陣的老兵。還不至於望風奔

潰。個個打起精神。使動手中的器械。跟敵人血肉相薄。性命相拚。但終久相形見绌。佔了下風。教兵被官兵。直給壓下多遠去。死傷自然也比較的多。有實在支持不住的。到此也只得狼奔鼠竄。就大勢看去。官兵已經得了勝利。那是不用說的了。就中單表主帥舒亮。催動火龍駒。使開雙鐵戟。直向白蓮教大隊中央殺去。真個英勇非常。教兵紛紛落馬。正在殺得酣暢。忽聽得對面有人厲聲喝道。黑面賊。休得逞強。今日必須取你的性命。方纔消我胸中之氣。舒亮聽了。向對面看時。只見來了一人。坐騎白龍馬。手使大砍刀。滿臉上都是怒氣。舒亮認得就是前此在陣上。曾經手擒的那一員將。不由得冷笑了一聲。驟馬運戟。向前便刺。原來那韓康。叫人家殺了個湊手不及。已經是滿腔的怒氣。及至見了官軍統兵的將。偏巧不是別人。正是他咬牙切齒的對頭。誓不兩立的那個小典韋舒亮。今日冤家路窄。驀地相逢。自然滿腔怨毒之氣。一齊都要發洩出來。當時他見舒亮。使戟來刺。便用大砍刀。霍的隔開。隨着刀光就如閃電的一般快。斜肩帶臂劈下。舒亮用那一桿戟。架過了大刀。撥轉馬

蹬。登時二人便大戰起來。一個是施展藝業。要逞殺敵之能。一個是抖擻精神。要雪被擒之辱。真個一戟緊似一戟。一刀趕着一刀。彼此都直奔要害之處。那時兩邊的軍士也正在互相鏖戰。紛紛滾滾。攪作一團。都來不及照顧主將。兩人大戰了有數十回合。兀自未分勝負。但是韓康已經口中作喘。遍體生津。自己覺得不是舒亮的對手。心中又是氣。又是恨。無如武藝的高低。力量的大小。一半是造化的生成。一半是平昔的訓練。那都勉強不來的。韓康至此。早把從前那一股盛氣。打算要報讐雪恥力爭上游之心。暗暗給挫將下去。但還竭力的支撐着。不肯就此認輸。偏在這個時候。官兵吶喊的聲勢。直可動地驚天。教兵潰退的情形。有如冰消瓦解。事情到了這個分際。不要說韓康不是舒亮的對手。即便武藝勝過舒亮。但全軍已然撓敗。只憑一個主將。又當如何。正所謂大廈將傾。非一木所能支了。韓康此時只得賣了一個破綻。虛砍一刀。敗將下去。那舒亮忽存了擒渠斬將之心。大喝一聲。往那裡走。催動火龍駒。緊緊尾隨不舍。韓康心慌意亂。策馬落荒而逃。舒亮便也策馬如飛。跟在

後面。前邊的如弩箭離弦。後邊的如瀑布直瀉。一霎工夫。早離了戰線以外。那火龍駒的脚程。本是很快的。眼瞧着已然相隔不遠。韓康心中暗忖道。今日的事。却有些難於擺佈。戰又戰不過。躲又躲不開。豈不要身臨絕地麼。心中想着。眼望見前面一片大樹林。層層密密。叢雜異常。雖在深秋之際。木葉却還沒有盡脫。此時耳輪中聽得後面馬蹄之聲。越發近了。只得遶林而走。舒亮喝道。好賊。今日便是你的死運臨頭。看你還能插翅飛上天去。口中吆喝着。一直拍馬向前。正在這流星趕月的時候。猛聽得樹林中嚶的一聲響。似乎是把天上嚴冷的空氣。陡然穿破。抬頭看時。只見一道寒光。直奔自己的頂上。打算要躲時。已經來不及。只覺得頭上吧的一聲響。直把那英勇的舒亮。嚇得膽裂魂飛。幾疑惑自己的腦門炸裂。正是。

方喜敵人將授首。忽驚暗器驟臨身。

欲知樹林中。轉出何人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推心置腹一席說降 排難解紛兩番仗義

話說舒亮追趕韓康。正在遶樹而走。忽然從林中飛出一支箭來。那射箭的人。恰似有楚國養由基百步穿楊之能。射的非常神妙。那箭鏃不偏不倚。恰貫在舒亮的頂珠上。只聽得吧的一聲。將頂珠射了一團粉碎。饒你舒亮是個出類拔粹的英雄。至此也大大的吃了一嚇。箭過處。只聽得樹林中鸞鈴響動。眨眨眼的工夫。早飛出一騎馬來。那馬就如火炭一般的赤。馬上坐着一位少年英雄。看他年紀。不過只在二十多歲。青絹帕罩頭。青縐紬褲。外面閃披着一件青緞子暗花的大氅。面如滿月。目若朗星。鼻直口方。精神飽滿。此時他那張寶雕弓。已經掛起來了。手中提着一口潑風也似的大砍刀。威風凜凜。氣概昂昂。較比那玉面虎韓康。還另有一番英悍的氣象。此時舒亮跟韓康。眼光射到那少年壯士的面上。心中都是躍躍的動着。因爲他的打扮。既不像官中的人物。也不似教中的黨類。摸不清他到底是那一邊的人。但他既用箭射了舒亮。總是幫助教中這方面居多了。當時韓康心中不由得覺着

有些仗恃。只見那騎馬跑到分際。壯士把馬勒住。將手中大刀一橫。厲聲喝道。你們兩個人。看在我王銳的面子上。都就此罷手。那一個恃強不從。便與我併三百合。分一個高低上下。舒亮跟韓康至此方纔明白。原來他却是抑強扶弱。武裝調停的魯仲連。韓康此際是敗軍之將。對於這和平辦法。當然是很爲滿意。不過那舒亮眼看着到手的貨物。憑空却被人劫奪了去。自然不能樂爲贊許的。隨即大聲說道。壯士言之差矣。我乃朝廷命官。奉旨前來剿匪。並非私下爭鬥可比。你暗放冷箭。幫助賊人。於事已爲不順。今又口出大言。強行干預。豈不是甘爲叛逆麼。那壯士聽了。冷笑說道。我也不管甚麼叫官。甚麼叫匪。只是專好路見不平。作那拔刀相助之事。你想我的話已經說將出來。還能夠再行作罷麼。依我勸你。趁此丟開手。免得彼此傷了面皮。況且說到現在。教匪的勢力。已是蔓延數省。縱使你除了他一人。也不過泰山秋毫。亦復於事何濟。不若聽了我的話。姑且慷慨這一回。不但顯得你的大量。就是我從中排紛解難。也要承你這份情的。舒亮聽了這番話。有剛有柔。不亢不卑。心中

暗自思忖道。他箭法既然神妙。武藝必定高強。適纔那一箭。若不射頂珠。來射咽喉。我的性命已是休了。足見當時他是手下留情的。此時要跟他翻了面皮。他兩個拚我一個。勝了他們還好。若是不勝。豈不難以下場。況我乃軍中主帥。當時撤下大隊。恃勇追敵。事情辦的已然欠了斟酌。倘再作這孤注一擲的事。更覺得犯不上了。不若趁了他的口風。就此賣個人情。倒顯得慷慨大量。及早回去。收束軍隊要緊。不要畫蛇添足。出了參差。反爲不美。主意打好。便把手中雙戟一橫。慨然說道。既然壯士這等說法。我看在你的面上。姑且不爲己甚。咱們彼此心照罷。那王銳聽了。拱手說道。承蒙慨允。足感盛情。他日相逢。定不忘今日之誼。舒亮點了一點頭。便拍馬向原路。趲將回去。走到半路上。已有手下許多人迎將上來。報告教匪潰逃。殺傷不少。因未得大人之命。是以未便窮追。舒亮點點頭說好。那時天色業經晚將上來。舒亮收軍回營以後。自己思量道。敵人既經發覺。我要襲取他的老巢。勢必以死力來爭。牽掣我軍。這本是當然之理。這一枝人馬。雖然今天被我殺敗。但是揆情度勢。那教匪的

人馬難保不有繼此而來的。看來這襲取襄陽的計畫。未免要大形棘手的了。目今天色已晚。只好暫且休息一夜。俟等明朝。再定行止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再把那王銳救了韓康的話。述說一番。那個王銳。並不是著者臨時應手。憑空捏造出來的。他却是本書中一個重要人物。前文有過伏筆的。將來於破滅白蓮教時。有很大的關係。看到後文。自行分曉。再說那玉面虎韓康。當時本已身臨絕地。不想來了這麼一個意外的將伯。救了他的危難。心中當然要感激萬分。又見那王銳氣概軒昂。箭法神妙。手中所提的那柄大砍刀。比着自己所用的。還要尺寸大些。不問而知。武藝定然出衆。若把他說的人了本教。豈不是給教中添了一個擎天玉柱麼。王意打好。不禁於懊喪之中。又生出一番欣悅。所以當舒亮走後。他便趕忙拍馬向前。與王銳拱手爲禮道。我與壯士夙味生平。承蒙慨予援助。中心感激。沒齒難忘。王銳道。足下不要這樣說。我也是激於一時義氣。出此排難解紛之舉。不過是惺惺相惜之意。何勞說到感激兩個字。韓康道。倉猝相逢。解此大難。倘荷不棄。願訂終身之交。但不知壯士此

時。欲將何往。王銳笑道。我現在浪走天涯。萍踪無定。還說不定要往那裏去。韓康道。既然如此。我欲屈壯士少爲盤桓。藉訴衷曲。但此處非久駐談話之所。欲與壯士並轡同行。前去收拾我那敗殘人馬。不知可能慨允否。王銳聽了這個話。覺得正中下懷。便道。如此甚好。現在天氣已是晚將下來。咱們不妨就此前往。韓康見他依允。心中大喜。便與王銳一齊催馬。向來路的大道。遶將回去。知道教兵退下。一定遇得着的。果然走了一會。在暮色濛濛之中。早見教中的兵卒。旌旗不整。隊伍凌亂。蟻聚蜂屯。在一處。只爲不見了主將。却亂烘烘的沒有約束。韓康趕到那裡。恰似飛將軍自天而下。大眾這纔有了主宰。但見又同了一個人來。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。韓康恐與敵人相距太近。夜間防有危險。便統率所有軍隊。又退下數里之遙。這纔安營紮寨。不想營寨還沒有紮好。早有人報將上來。說離此不遠。隱隱望得似有人馬屯集。但不知是何處之兵。伏乞號令施行。韓康聽罷。立時派精細之人。前往打探。工夫不大。已然得着回報。說後面之兵。乃係本教中的人馬。係苗將軍統率。奉了元帥之

命前來相助的韓康得了這個消息。不由得笑逐顏開。登時傳下令去。不必在此紮營。卽時拔隊而起。與本教後面的援兵。合到一處。那些白蓮教的士卒。今天打了一個敗仗。本是銳氣沮喪的。忽聽得救兵已到。也自人人鼓舞起來。當時號令一下。便都踴躍從事。拔隊起程。韓康與王銳說明底細。便邀他一同前往。及到兩軍合到一處。見了苗通。韓康也與王銳指引過了。這纔在中軍帳上。彼此落座。那苗通打量王銳時。只見他身高七尺向外。英姿颯爽。儀表非凡。心中暗自詫異。說那裡得到這一個人物。便向韓康問道。這位王兄。前此不曾見過。你在何處相遇。彼此可是夙識麼。韓康道。提起來一言難盡。小弟與這王兄。前此也是不曾一面。但今日若非遇到他時。幾乎跟兄長不得相見了。苗通聽見這話。不禁爲之愕然。問到底是怎麼一個原故。韓康這纔把怎樣追趕舒亮。怎樣兩下交兵。怎樣教中失利。怎樣自己也不是舒亮的對手。怎樣落荒而逃。怎樣看看被他趕上。怎樣王銳從林中放箭。射碎了舒亮的項珠。怎樣匹馬衝出。跟舒亮動了一番交涉。方得彼此息戰。怎樣自己竭誠挽留。

一同回到營內。把前後的事。滔滔不斷的陳述了一番。苗通聽完。趕緊起身離座。重新向王銳施禮道。王兄給教中出此大力。解脫了韓家兄弟的危困。似此豪情俠氣。真令人欽服非常。王銳也趕忙起身還禮道。濟困扶危。本是爲人的本分。況且今日之舉。不過是會逢其適。稍效涓埃。並非有意相助的。如此過獎。實不敢當。說罷。這纔彼此重行歸座。苗通望着韓康道。從前你要跟舒亮單獨挑戰。想着要立斬了他。我曾說甚麼來着。當時你聽了。還自忿忿不悅。今天倒是陣前會戰呢。究竟佔了一個下風。若不虧王兄相助。怎樣是個結煞。可見知己知彼的話。我們是必須曉得的。況且一人勝負關係全軍。若非元帥派我。前來相助。只怕你就有些難於招架了。韓康聽了苗通之言。不由得面有愧色。恨恨的說道。舒亮那黑賊。簡直是我一個天生的對頭。幾次撞了他。事情都不順手。若論武藝。也未必見得怎樣的高。只那一份蠻力。實在叫人難於對付。不要忙。將來總有設法搬倒他的時候。但不知元帥那邊交仗。怎麼樣了。苗通道。這事倒不勞你挂心。永保雖說逃得一條性命。但已如死灰之火。

勢難再燃。遂將火攻之計。把官兵幾乎殺了個全軍覆沒的話。說了一遍。韓康跌足道。如此說來。太便宜那個黑賊了。他若不潛師而出。或者葬身火窟之中。豈不叫人出了這一口惡氣。當時王銳在旁。也嘖嘖稱嘆。教中用兵之妙。韓康趁勢。便替本教竭力鋪張。說元帥用兵怎樣的神妙。衆將領怎樣的豪傑。兵士怎樣的爭先効命。前途的發展。是不可限量的。倘蒙仁兄不棄。協力相助。那更似錦上添花。再好沒有的了。況且我們一見如故。意氣相投。實在有些難於割舍。若得彼此共事。所夕盤桓。更足大慰生平之願。那一片話。說的十分娓娓動聽。苗通見韓康意在延攬。王銳入教。他對於這件事。本來是非常贊成的。便也在旁極力幫腔。慫恿王銳投身教內。王銳道。兩兄在教中。効力多年。今朝一旦相逢。竟自勸我加入。足見謬加獎許。引爲同調。在我自然要十分感激的。兩兄既然跟我推心置腹。在我也不容不開誠布公。我這微末的武藝。本是家傳的。先君也曾作過一任武職官。不過屈沉下僚。未能十分顯達。我自問賦性怪僻。不能與俗推移。所以雖然有些氣力。武藝也略曉得一二。但是

時下考究的。甚麼步馬弓刀石。這些粗笨的生活。還要扭扭捏捏。擺出一個臭架子。我看了就要作嘔。那裡還能實地去練習。因此上不能夠觀光科場。作一個進身之階。後來先君沒世。未嘗沒有投效營伍之心。但是叫我作一名小卒。與那些蠢人爲伍。自問未免有些不屑。若要博一個微末前程。好從此拾級而上。却又苦無攀援。竟自不得其門而入。所以四海飄蓬。尙無託足之所。今日得與兩兄相遇。猥承挈帶。許爲薦引。自然是不勝之喜。不過我以清白之身。簪纓之後。對於入教的名義。不能不有些躊躇。還要望兩兄原諒的。韓康道。仁兄。這個你便見差了。古語說得好。士伸於知己。屈於不知己。憑着你這一身武藝。本可烈烈轟轟。作上一番事業。如今眼見得連個末秩卑官。都弄不到手。想那人世光陰。僅有數十寒暑。本是非常迅疾的。若再過於拘執。或竟懷才不遇。老死牖下。豈不把生平所學藝業。白白的葬送了。依小弟相勸。還是變通些個。不可過於拘執的好。苗通也接口道。王兄。咱們撥開窗子說亮話。並不是我們弟兄。初次相逢。就要拉你下渾水。本來一個人。抱着文武之才。應該

博個正途出身。好去顯親揚名。光前裕後。但是目下朝廷閉塞。權奸用事。非親不舉。非財不用。饒你有通天的本領。若是朝中無人。手內無錢。也叫你英雄無用武之地。現在教中的人物。大半都是因爲受不了這口膾炙氣。被迫於無奈。挺而走險的。王兄是個精細的人。據你一身的經驗。也當深悉此中况味。古人說過。大丈夫不能留芳千載。亦當貽臭萬年。成則爲王爲侯。不成則爲賊爲虜。反正總留得個不朽之名。比那老死田野的好。就像兄長這一身好武藝。東奔西走。尙不能討個出身。豈不是夜光誤投。反遭按劍壓。倘肯幡然變計。投入教中。我敢保元帥必然重用。大家格外歡迎。不獨顯一顯自己的能爲。也可出這口久屈不伸之氣。又何須拘文牽義。畏顧不前呢。我因爲彼此氣誼相投。方纔這般披肝瀝膽的講。還望三思爲幸。王銳聽了二人的話。似乎也很爲動容。沉吟了一會。方纔說道。兩兄所講的也很爲有理。不過心中一時還委決不下。容我思索決定以後。再行答覆罷。兩人聽他這等說法。以爲王銳心中必爲還不知道。教中勢力如何。元帥相待怎樣。所以這樣活脫的說。但彼

此究係初交。不便把隱衷全行戳破了。姑且順着他的口風。答應下來。等得他耳目所接。默契於心。那時不怕他不自行人殺。因此上。二人也不肯再往下深說。只是邀住他。一時暫不他往。好略盡傾慕盤桓之意。王銳也就答應了。二人十分高興。王銳又向苗通問道。苗兄此次奉命統兵而來。當然還要與那舒亮一決勝負的了。苗通道。王兄有所不知。那舒亮本是官軍中的副帥。很是梟勇異常。他因爲頓師城中。久而無功。所以打算潛師而出。襲取襄陽。以爲出奇制勝之計。却被我軍探出。報與元帥。故此派韓家兄弟。尾襲其後。意在實行牽掣。不令其長驅而進。當時因爲要一舉而破永保。恐其兵將不敷分佈。故不曾多派人來。現在官軍大營。已歸掃蕩。怕韓家兄弟。一人支持不來。因此命小弟。前來助他。據我想。舒亮雖說勇悍。但詭計業經發露。決難僥倖成功。老營已覆。追兵在後。此際正如墟墓遊魂。安能再行猖獗。看來他那破敗也。只在目前了。王銳聽罷。將頭點了兩點。嘆息着說道。據我看那舒亮。很不愧是個英雄。今聞兄長之言。他計畫既經失敗。挫辱又在目前。也總算遭逢不幸。

入於末路的了。苗通笑道。敵人的不幸。本是我軍的大幸。兄長既然跟教中慨表同情。怎麼又說出這般的話來。論理是不免要受罰的。王銳道。小弟此時。還算個保守中立之人。並不偏重於任何方面。不過身在教中。勢力範圍。又承兩兄刮目相待。按照情理說。就應該有些偏向纔是。今竟坦然無忌。說出這般話來。足見心口如一。決不是甘言諂佞之輩。觀過知仁。君子所取。兩兄特識非凡。正應當加以激賞。怎麼却要受罰呢。說完不禁哈哈大笑。韓康道。咱們既然推誠相與。彼此談話之間。儘可各抒所見。無須顧忌的。不過那舒亮。王兄看他是個英雄。我只把他當作一個讐寇。今幸天假其便。使彼孤軍援絕。進退兩難。正是我報讐洩憤之日。將來無論怎樣。務須要了他的性命。方纔趁我宿願。韓康說着。怒形於色。足見宿憾是很深的了。苗通道。韓賢弟。你儘可無須氣苦。明天咱們趕上前去。饒那舒亮。本領托天。也要殺他個片甲不歸。替你出這口無窮忿氣。你只安心看着罷了。韓康道。不知此話可能當真。苗通道。你想我還能夠冤你嗎。我心中是早盤算好的了。王銳便問道。不知苗兄所說。

明天可以大破舒亮。如操左券似的。還是以力相拚。還是另有甚麼妙法。小弟很願洗耳恭聽。苗通道。此際若是以力相拚。當然也能拚得過他。不過小弟不想作這樣笨事。却另外想了一條小小的計策。覺得很可以致勝的。這條小小計策是甚麼。便是設法離散他的軍心。使他人無鬪志。不戰而潰。豈不是咱們不必費力。就能操勝算麼。韓康道。兄長說的固好。但不知要用甚麼方法。去離間他的軍心。苗通道。當大破永保之時。我的部下曾捉了一二十名俘虜。當時還沒有來得及處置他們。元帥便派我統兵。前來應援。彼時我心中一動。已經想到這些俘虜。於用兵是很有益處的。所以便把他們一齊帶來。等明天趕上舒亮。兩軍交戰的時候。將捉來的俘虜。押到陣前。藉重他們的嘴。傳述永保全軍覆沒的消息。用他們自家人來說。不容他不信。你想那些官兵。得到這個警耗。當然要嚇個魂飛魄散。那裡還有作戰的心腸。就是那舒亮也難免要氣餒的了。從來行軍這件事。罔不以氣爲先。氣一挫下去。定然有敗無勝。那時我軍乘之。必能得志。這便是我預定的計策了。韓康聽罷。撫掌稱善。

王銳在苗通講話的時候。以目視地。穆然如有所思。此時却抬起頭來。向苗通說道。兄長的計策固然很好。但據小弟的愚見。內中還有破綻可尋。惟所見是否有當。却還不敢自信。苗通道。何必如此客氣。有甚麼不週到的地方。正望仁兄指教。請說了。咱們好大家斟酌。免得臨時貽誤。總然再想着補救。也就遲了。王銳道。仁兄既然如此虛衷下問。小弟不妨直言。想教中用火攻之計。大破永保。這本是實有其事。並非張皇其辭的。但傳報這個消息。總要出自俘虜之口。不肯用自己的兵士來說。這不是防備他們不信嗎。但咱們自己設身處地。替他們那邊想一想。這其中還有兩個疑竇。第一。這些被擒的官兵。是否是真的俘虜。能保得住不是教中兵卒。穿了官軍衣服冒充的嗎。第二。就算這些俘虜。果然是真的。但所傳的敗耗。能保得住不是威逼出來的嗎。假使舒亮也見到此處。將這話對他手下人。一宣布。那時真事化成假事。沒有證明的可能。豈非枉費唇舌。勞而無功。況且舒亮以爲我們造作蜚語。有意擾亂他的軍心。勢必滿懷憤怒。致死於我。他部下疑我們意存欺哄。勢亦將努力

向前。這樣一來。豈不是非徒無益。而又害之嗎。這便是小弟一偏之見。替仁兄抱着憂慮的。苗通聽了此言。不禁的沉吟思索。大概是聽進味兒去了。韓康却對王銳說道。這話講的很對。仁兄真不愧是個精細的人。本來兩軍相逢。慣於用詐。人家當然要有這麼一想啊。此時苗通開口問道。仁兄能夠見到這裡。可稱是識慮精詳。但不知有甚麼法子。可以免去這個弊病。使敵人深信不疑麼。王銳道。主意倒有一個。不知可還使得。仁兄既然帶了數十名俘虜。莫若將他們喚將上來。佯說赦其一死。命他投到舒亮營中。假說永保業經大勝。安陸旦夕可下。叫舒亮回兵夾攻。不必去襲襄陽。那些俘虜聽了。自然滿口答應。但是見着舒亮時。必要將這假話說明。把火攻永保的事。合盤托出。他們還自以為忠心赤胆。不肯爲人利用。却不曉得咱們的心理。正爲的是叫他們去報這個敗耗呢。這喚作巧使了他。還叫他不明白。在舒亮想。也以爲咱們用計不成。弄巧成拙。他倒藉此得了確實的音耗。却不曉得敗耗一傳。軍心已亂。無復作戰的勇氣。我軍乘勢擊之。自可不勞而定。像這樣一辦。既然收了

實效。又可泯去痕跡。比較押着俘虜。叫他們在陣前去說。似乎好些。不知二位仁兄之見。以爲何如。苗通聽了王銳的言語。覺得所說的道理。很是十分娓娓動聽。比着自己的辦法。真是乖巧得多。但還是有些不放心。要仔細搜求一番。是否其中。尙有何種的破綻。不料韓康此時。已是附掌歡呼。極端贊許。說這個主意。想得真好。稱得起神出鬼沒。叫他們無從揣測。咱們一定就是這樣的辦罷。苗通見韓康這樣說。以爲二人既經同心。這辦法必然不錯。自己也無須忒於多慮了。隨即點頭稱善。王銳道。辦事宜求敏捷。既然二位仁兄。以爲鄙見可行。就應該即早發放的爲是。免得耽擱了。另生枝節。二人聽了此言。果然立刻升了大帳。命將那些俘虜帶將上來。照着王銳所說的向他們一問。那些人聽了可以逃得活命。真個喜出望外。無論怎樣吩咐。都沒口子的答應下來。心想。此時只要肯放我們。慢說去造謠言。就算叫我們赴湯蹈火。也不妨順着你的話去說。等到出去以後。性命是自己的了。那時候咱們走到了再算。不說衆人心裡打主意。再說苗通韓康二人。見那些俘虜起誓發願。奉命

唯謹的神情。心中兀自覺得好笑。便吩咐手下放了他們。引出大營。並指示官軍駐紮的方向。以便前去投奔。手下人自然一一照辦。那時已是將近二更的天氣。苗通韓康把事辦完了。自回後帳。對王銳把話說明。各自安息。王銳見說動二人。依照自己的話辦理。心中暗自高興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再說那些俘虜。離了白蓮教的營寨。恰似倦鳥出籠。困魚得水。一口氣便走出了若干路程。怕的是教中反悔。再把他們捉回去。及至相離已遠。驚魂稍定。這纔一邊走着。一邊商議。有些初入營伍的人。受了此次戰敗被擒的教訓。恐怖之念。早已侵害了他的心靈。如今幸得死裏逃生。立誓再不想吃軍營這碗飯了。便想就此遠走高飛。另謀衣食。至於那些老兵。把這些出死入生的事。已經當作司空見慣。毫不爲異。再說叫他幹別的事去。他也覺得不合式。只能勤勤懇懇的。依然混他那個老營生。所以此時。趁着星月的光輝。照着人家指示的方向。拽開脚步。睜大眼睛。要找他們副帥舒亮屯兵的所在。這些人既然成了兩派。便自分道揚鑣。各行其是。那不願意再當兵的。便開着步走了。那還樂意當

兵的。便拚着氣力。踴趾不停。向前趕奔了去。約摸走了兩個更次。已然望見了官軍的營寨。那時候不過四更多天氣。殘星在天。冷露遍地。衆兵卒便一直闖入了營寨界限以內。不提防巡邏的人。吶一聲喊。四外圍攏上來。便要動手擒捉。衆兵卒趕緊嚷道。弟兄們。不要這樣。咱們都是一家人。你們不見我們身上穿的號褂麼。巡邏人道。話雖這樣說。難保你們不是奸細冒充的。況且夤夜之間。你們來了一夥子人。爲公呢。還是爲私呢。情形太已的尷尬。實在叫人難以憑信。衆兵卒說道。我們都是大營的人。特來面見舒大人。來報緊急的消息。請老哥們。費神給回稟一聲。不要耽擱了。巡邏的人搖頭道。這話更是靠不住咧。大帥那裡若有緊要的事前來報知。一定要派個專員。馳馬而至。那能叫你們一大夥子人。亂亂嘈嘈的。徒步趕了來呢。你們這個謊。越發造得沒有邊際了。我看你們。大概是活得不耐煩。特意前來送死罷。嘴裡說着。彼此一使眼色。又要動手。內中有一個兵卒。早已看出苗頭。便把兩臂向外一攔道。衆位且慢。我實告訴你們說罷。咱們的大營。已被白蓮教一把火燒的化作

飛灰。全營的弟兄。不是葬身火中。便已喪命刀下。十成裏頭大約總死了八成。我們是被教匪擒去。又逃出來的。趕了一夜的路。捨死忘生。前來報信。你們却推三阻四的。不肯通報。後面白蓮教大隊。又追下來了。早晚也逃不出一個死。他這一套話。說得誠中形外。決非僞託的人所能模仿。那些巡邏的人聽罷。都嚇怔了。內中一個頭目道。弟兄們休怪。既然是這樣。待我進去。給你們回稟一聲兒。說着。便走到中軍大帳。找着伺候的親兵。把話傳將進去。恰好舒亮。因爲軍務勞心。不得安睡。這時候是已經起床的了。聽得這個話。略爲思索。便吩咐親兵。傳下話去。命將來人身上。一一詳加搜索。有無暗藏軍器。搜索以後。挑選兩個人。上來問話。其餘的。暫且押在營外。等我問明白了。再行發落。親兵領諾。傳下話去。工夫不大。帶上兩個人來。見過舒亮。行禮已畢。舒亮便問兩個人姓甚名誰。是在那一營那一哨當差。長官的名子是甚麼。二人應對如流。毫無錯誤。舒亮又盤問了許多的事件。二人也都說的情節相符。錯非久在大營當差。決不能這樣隨問隨答。不加思索。舒亮這纔點了一點頭。方問

到他們的來意。一人先把白蓮教乘風縱火。幾乎燒殺得全軍覆沒。大帥永保。跟副帥鄂輝。還不知生死如何的話。說了一遍。那一個又把怎樣遭擒。怎樣被教匪羈押同行。怎樣釋放了我們。叫到大人處前來捏報的話。說了一遍。舒亮聽得這樣驚人消息。心中也難免著慌。早把耍襲取襄陽的壯志。登時給挫下去了。隨即獎勵了二人幾句。命親兵將他們帶將下去。與那同來的一般人。編入隊伍。妥爲安插。這纔自己尋思道。我還總算微倖。脫離了這一場火災。但事情到了如今。却也感到非常的困難。大營已失。追兵在後。欲進不可。欲退不能。遇着這等情形。却如何應付是好。幸虧教匪領兵的將官。是個笨伯。用計不成。反倒先給我透露了一個消息。事情雖說棘手。尙有展佈的餘地。不然的時節。兩軍相接。靈耗一傳。勢將不戰而潰。那就更不堪設想了。爲今之計。只好繞路而回。撲奔省城。打探永保鄂輝的下落。再作商量。爲是計畫既定。那時已是五更天氣。便傳下緊急的軍令。立時拔隊起程。但非取道襄陽。却向來路折回。並且不走舊時經過的路。繞怕的是與白蓮教軍隊相遇。却大轉

特轉的。繞將回出。這道軍令一下。倒合了眾兵士的本心。原來大營覆沒之耗。那時已傳遍全營了。並聽說白蓮教的追兵。絡繹而至。也不知人數共有多少。只關得人胆落。個個心慌。把一股子熱氣。都浸到冷水裡去了。假使這時候。叫他們作戰迎敵。管保有敗無勝。因爲氣已經餒了。幸而舒亮的見解。還算不錯。知道眾軍士銳氣已懈。不堪再用。定了這避敵人之鋒。全師而歸的計畫。並且統率五百名驍勇的親兵。自行斷後。爲的是防備敵人追趕。以便堵截。像這等安排。總也要算處置盡善。只可惜他這縱放俘虜。透露消息。全由王銳善爲說辭。哄信了苗道韓康二人。他纔能夠從容佈置。安穩而去。這個天大人情。他尙茫然不知。還要譏笑出這個主意的人。是笨伯呢。如今說到這裡。話又說回來了。那苗道韓康。本也是精細一流人。本非粗魯。沒有分曉的。饒你王銳。粲花妙舌。說得怎樣盡情盡理。也只好朦他一時。決不能朦他永久。所以韓康在枕上。一覺醒來。思想此次。一定要大破舒亮。報讎雪恨之事。心中覺得非常快活。猛又想到縱放俘虜。前去捏報的事情上。心一動道。這事辦的

似乎有點欠妥。像這樣一來。先把消息透露。他看着事情不祥。一定是要逃跑的。豈不是弄巧成拙。自行縱敵麼。他這一省悟。不打緊。心裡一急。登時鬧得滿頭大汗。便忽的起身。藉着燈光。看苗通時。只見他尙在酣睡。韓康毫不猶豫的將他喚醒。苗通問是甚麼事。韓康便把自己所見的。向他陳述了一番。苗通一面打哈氣。一邊揉眼睛。便也起身下地。嘴裡說道。我本打算到陣前去辦。王銳偏給出主意。你也不容我思索其中的利害。就極力贊成。如今你又覺得事情不妥。但俘虜是放了。還能追的回來麼。韓康道。現在不到四更天氣。咱們掌號齊隊。極力趲行。他縱然逃走。也必定趕得上的。苗通點頭道。也只好如此辦。當時便傳下令去。掌號齊隊。立即起程。一時號聲大鳴。軍士都忙着紛紛就道。王銳也過來。跟二人相見。問起連夜拔隊起程之故。韓康便把自己的意見說了。王銳心裡想。你這時纔明白麼。可惜已是晚了。我當時替你們出主意。就爲的是叫他趁早兒的走。不然。我還不肯多說話呢。他心裏雖然這麼想。外面却連連跌足。作出那懊悔的神色。說道。仁兄這一層。慮得很是。怎麼

我當時。便想不到此處呢。真個是妄抒所見。貽累非輕。此刻回思起來。實在覺得慚汗無地。苗通道。話也不要這樣說。誰都能夠算無遺策呢。仁兄當時建言。本爲的是好。却不料有此遺憾。好在兼程趕去。他也未必走得脫。最好是不要耽擱了。三人趕忙結束整齊。立即率兵就道。那韓康手下的兵卒。昨天是跟官軍見過仗的。路線自然認得清。絕不至誤入歧途。當下就如風馳電掣似的。趕奔前去。比至旭日高升。已到了前此官軍紮營的所在。但見遺竈猶存。營址可認。只是靜蕩蕩的。連一個人影兒也不見了。探事人報將上來。說官軍業經逃去。韓康聽得。氣惱非常。便問他們是從那一路逃去的。是否曾經勸查明白。探事人道。已經勸查過了。他們並未撲奔上襄陽的大路。却從此開外折將回去。韓康便向苗通王銳道。料想他們去的。也不能十分遠。咱們就此趕上前去。必然追得上的。務須殺他個片甲不歸。方纔洩得前此之忿。豈能輕輕放過。讓他一走了事。王銳此時却不言語。苗通道。賢弟咱們軍隊趕了這半天工夫。是已經疲乏的了。若再拚命的趕上前去。豈不要力盡筋疲麼。兵法

云。日行百里者。蹶上將。這一層道理。也不可不知的。況且步隊。輜重隊。還在後面。若只用馬隊去趕。兵力恐不能啣接一氣。依我之見。趕是不妨趕的。但不必過于急迫。趕上呢固好。趕不上時。他的老營已失。淨剩這一枝孤軍。亦復無能爲役。好在元帥派咱們來。爲的是牽掣他的軍隊。不令暗襲襄陽。現在他既撤軍而回。咱們是很可回去繳令的了。何必一定要多費氣力呢。這是我的意見。不知你以爲如何。韓康道。兄長之言固是。但我恨舒亮那磨切齒。今他捲甲而歸。軍心已渙。趕上前去。定可得志。重則要了他的性命。輕則亦可將他挫辱一番。機會難逢。焉可錯過。依小弟之見。我自領一千精銳的兵馬。兼程去趕。兄長統率全軍。隨後策應。豈不是雙方兼顧。萬無一失麼。苗通見韓康志氣勃勃。不好過於阻攔。便也點頭應允。王銳向韓康道。既然這樣。我也願隨仁兄一同前往。韓康聽了。喜不自勝。原來他雖然報讎心切。因爲武藝敵不過舒亮。終究有些胆怯。有心拉着苗通一齊走。又因爲後軍無人統率。在他的本心。早懷着求助於王銳之意。但彼此究係新交。有些辯於開口。如今聞從他

口中說出這句話來。真是求仁得仁。再好沒有。當下韓康王銳。率領一千精兵。好似獵狗逐兔一般。按着踪跡。如飛的趕上前去。一口氣兒。也不知跑了多少里的路程。到得下午時分。已然隱隱的望見前邊人馬。看來這番志願。總算是達到了。但是人則汗流被面。馬則白沫直噴。都疲倦的了不得。那韓康。急於要見舒亮。拍坐下馬。越衆而前。抬頭向對面看時。只見前面的人馬。已然紮在那裡。列成陣勢。是預備要交仗的意思。但是人數不多。只有數百名軍卒。當先一將。立馬陣前。手持鐵戟。威風凜凜。不是別人。正是一腔怨毒。恨不得立時斬了他。方纔快意的那個舒亮。警人見面。分外眼明。韓康縱馬大喝道。鼠輩那裡逃走。今日叫你血濺屍橫。方趁吾之願。舒亮此時。也催馬迎將上來。冷笑道。我道是誰。胆敢追趕於我。原來是手下的敗將。還敢這樣不知進退。昨天饒了你的性命。今天一定要送死麼。韓康聽得此言。越發氣往上撞。喝道。潑黑賊。少要猖狂。你們的大營。已然掃蕩。你好比白日的游魂。漸沒在卽。老爺特意來取你的性命。好出昨日的惡氣。舒亮道。閒話休提。有本事的。只憑騰

下馬。手中的軍械彼此決一雌雄。方纔算是好漢。韓康道。此言正合我意。管保叫你死在眼前。說罷。擺手中大刀。躍馬向前。直取舒亮。舒亮便也挺戟相迎。二人方纔走了兩三個照面。猛聽得鸞鈴響動。有人喝喊而來道。二位且住。聽我一言。這聲音。好比是鶴唳天空。潮來海上。直貫到兩人的耳內。登時各自兜住馬。持着軍械。向對面看時。來者不是別人。正是王銳。韓康心裡想。你要幫忙。儘可動手。何必又要先禮後兵呢。舒亮見那喝喊而來的。却是昨天替韓康解圍的那個人。便把手中雙戟一橫。冷笑說道。壯士。原來你跟白蓮教歸到一起了。我心中很覺替你可惜。你今天來意。莫非要幫助教匪。跟我見一個上下壓。雖說兩個併一個。不是豪傑所爲。但我舒亮決不皺眉。你只管撒馬過來罷。這也總算我昨天聽你的勸解。今天得到的酬報。說完。哈哈一笑。臉上擺出傲睨自若的樣子。把那冷酷鄙夷的眼光。望到王銳面上。王銳聽了。把手中大刀。頭向後。桿向前。表示出並無交戰之意。在馬上恭身說道。大人。你這一猜可就猜錯了。想王某乃光明磊落之人。作事最講信義。豈有昨天承了你

的情。今天就翻轉面皮。作那乘人於危之事。若我這樣是非不明。難道不怕貽羞天下。大人。世上豪傑儘多。莫要輕量了天下之士。道你自己是君子。別人便都是斗筭小人麼。說罷。便也微笑。舒亮道。聞壯士之言。頗使人增長義氣。這倒怪我淺見的。不是了。但是足下。隨身教匪之中。前來追趕於我。究竟其意何居。尚請明白宣示。王銳道。大人。你們圍困安陸的大營。已被教中一炬而盡。這事你已經深知。無庸爲諱的了。現在你是孤軍無援。進退兩難。所以晝夜班師。避道而回。我說一句不怕大人過意的話。你目下所處的地位。已是勢窮力蹙的了。後面教中的大隊。繼續而至。意在掩襲貴軍之後。只恐軍心已渙。難以支持。縱讓大人本領托天。但一人之力。究屬有限。這等支絀的局勢。我深爲大人危之。舒亮揶言道。即使壯士所言非謬。但此事譬如鋼山東崩。洛鐘西應。我懸軍在外。不幸蒙了這不良的影響。並非是我用兵不善。以致陷於窘境。況且今日之事。我自覺軍心甚固。很可跟教兵一決雌雄。不消壯士代爲多慮。王銳道。大人之言。足見豪情勝概。但是勢逼處此。雖能者亦無以善

其後說句總括的話。今天的局面。簡直把昨天的情勢。翻轉過來了。但這勝負易位。也本是行軍之常。無足爲異的。按理說。我既不作大清朝的官。又不吃白蓮教的餽。很可以坐觀成敗。不聞不問。無奈有一件。昨天我既然走馬相逢。無故多事。在大人面前替那位韓將軍討了情。今天偏巧。又目擊大人危困。倘若袖手旁觀。置諸不理。顯見得待人處事。有厚薄的不同。失了排難解紛的正義。所以我今天的意思。仍本昨日和平調處的精神。勸你雙方罷手。在大人既可食寬容之報。在韓將軍亦已盡報稱之心。我亦可以貫徹主張。不至前後自相矛盾。自此以後。便算了却這重公案。誰也不欠誰的情了。你們二位。若再有相遇之時。只顧戮力相爭。我也決不再行容喙的。王銳把話說到這裡。便回顧韓康道。區區之見。實在是持事理之平。料想將軍定然同意的。那韓康立馬持刀。在旁聽王銳跟舒亮辦交涉。心中早就不以爲然的。但還不曉得他葫蘆中要賣甚麼藥。後來聽來聽去。見王銳要作人情。替舒亮解圍。就跟昨天代自己援手的一樣。心中着實的不悅。暗說。你這和事老人倒作慣了。只

是昨天的事。我要承你的情。今天的事。我却有些不高興。但他所說的道理。很是光明正大。難以駁辯。我被義氣給拘束住了。這事却怎樣應付呢。不想正在這躊躇的時候。王銳已經問到自己的面前。若是答應罷。實在有些不願意。若是不答應罷。又有些難於出口。事處兩難。便暫時默住。不作一語。却不料韓康這邊。沒有答言。舒亮那邊。竟自說了話了。只見他。高聲喝喊道。王壯士。據你所言。真個是公心似水。豪氣如虹。憑你這一番光風霽月的胸懷。實在使人佩服無地。我舒某自領了你的情了。至於那位姓韓的。他若不肯甘休。無論我們二人較量。或兩軍交戰。在我情願奉陪。決不令壯士居間爲難的。王銳聽了。又向韓康道。丈夫作事最重義氣。韓將軍。你聽見了人家所說的話麼。趁早打定主意。休要遲誤。此時在韓康的本心。原要跟舒亮誓不兩立的。無奈王銳所說。跟舒亮所答。都是一片英雄的氣概。自己若不念昨日之事。一定要與舒亮爲難。便是忘恩背義。匹夫之行。滿讓取了勝。這事也是不光彩的。況且舒亮武藝。比自己高強。是早已領教過的。現下苗通沒在這裏。王銳相勸。不

聽他的話。是難以望他幫助的。動起手來。就許栽跟頭。若說兩軍交戰。自己只帶來一千人馬。並且兼程趕路。十分疲乏。也未必見得準操必勝之券。算來算去。無論在毀譽上講。在利害上講。都是不動手的爲高。主意打好。便拍馬向前。厲聲說道。在韓某今天的本意。原打算減此朝食。現經王壯士高談義氣。倡導和平。我也決不過爲己甚。今姑放你自去。後來少不得終有相逢之日。韓康說時。兩眼睜圓。雙眉直豎。怒氣兀自不息。舒亮却笑道。你慢要疑惑我懼怕於你。即使兩軍相接。也未定見得勝負誰歸。不過王壯士既然出面調停。在我未便深予拒絕。深願他日相逢。那時再行一較高下。說完。又向王鏡拱手道。雅誼高情。中心不忘。他時再得相會。王鏡這邊也拱！作答。舒亮却已帶轉馬頭。領兵而去。再看那韓康時。只見他滿面怒色。目送敵人。鬚鬢蘊着無窮之恨似的。王鏡這邊纔和婉的說道。仁兄。敵兵已去。何必在此逗遛。咱倒也可以回兵的了。韓康掉過頭來。望着王鏡。滿面現出不悅之色。忿忿的說道。今日之事。真是我意料不到的。他口吻之間。似乎還要往下再說。却覺得有些不便。

因而默住不言。王銳早已領會。却笑着說道。仁兄不要誤會。我今天居間排解。實在爲的是你呀。韓康道。怎麼說。眼睜睜的把他放了。却爲的是我。哼。哼。這個空頭的人情。小弟可實實的不敢領受。王銳仍和顏悅色的說道。就表面看來。難怪仁兄要生氣。不過其中是有個道理的。此時馬上不便細談。少時小弟自有一番剖釋。這不是咱們應當走的路線。就此回兵。迎着苗兄走罷。韓康此時雖仍懷着一肚皮悶氣。却也無法發作。只得傳令回兵。算來此行。韓康沒有報得讐。只令王銳賣放人情。作了個八面見光的好朋友。說來實屬可笑。當下走了一程。早與苗通隊伍相遇。主將會面。問及追趕敵人之事如何。韓康氣哼哼的不言。苗通很是詫異。王銳道。不要忙。等紮好了營寨。再說當即傳下令去。安營紮寨。比至營寨紮好。兵士便亂紛紛的忙着埋鍋造飯。因爲跑了這多半夜。又多半天的工夫。腹中飢餓難當。連勞碌也都忘了。再說苗通韓康王銳三人。歸帳落座。苗通又問追趕敵人。究屬如何。何以觀察神色。似乎未曾動手。莫非說敵人去遠。追趕不上麼。韓康道。假使追趕不上。倒也罷了。不

過追是追上的。見面以後。只跟他套了一番交情。說了無數好話。拱手作揖的。將他送走了。我們這一趟。就好比走了一個好朋友。追著給他送行的一般。兄長。你說此事可好笑麼。那時韓康。嘴裡說着牢騷話。眼睛却瞟着王銳。指望用話一激。他便自己供說出來。誰知王銳坐在那裡。竟自裝聾推傻。洋洋不睬。苗通聽了這番言語。看着那個情形。心中十分納悶。便追問韓康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韓康見王銳不肯答腔。只得自己把前事說了一番。及至說完。望着苗通道。兄長。你想王兄這件事。辦得奇也不奇。我說一句不應當的話。簡直是有意耍戲我了。在那韓康說話的時候。苗通側耳低頭。髣髴正在心中。盤算這件事情。等韓康把話說完。又加上了幾句氣憤的話。苗通却毫不遲疑。接口說道。賢弟。你不要錯瞞怨了人。王兄這件事。實在辦得大仁大義。磊落光明。不要說英雄豪傑。是要這樣辦。就市儈土儉。略為講究外場的。也得這樣辦。是我一時不明。未曾見到此處。所以累你跑了這些冤枉路。不然的時節。早就攔阻於你。不叫去追了。你想。昨天欠了人家的情。今天就要趕盡殺絕。一

些不講情面。不用說還未必要得了敵人的性命。就算能夠手到成功。如願相償。也難免叫天下人譏笑你度量褊淺。恩怨不明呢。所以這個辦法。實是一還一報。當然的道理。你用不着瞎生氣了。但是。一件事。我還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。王兄既然有這個見解。何以不早點把話說開。也省得去瞎跑路。直要等得事到臨期。方纔提出這個主張。用意究屬何在呢。苗通說到此處。却把眼望着王銳。王銳笑道。仁兄。你怨我不肯早說。你可看見韓兄事後生氣的樣子麼。若是我事先說出來。管保事情一定開僵了。那時可怎麼辦呢。再說其中還有另一個道理。倘我們不去追他。他安安隱隱的走了。不見我們的人情。如今趕是趕上了。却慷慨的將他放走。總算昨天的情分。已經補報過。彼此相見。便可盡力而爲。不必再留餘地。所以這次追趕。看着好似迂闊。其實是了結前場。預爲後目的地步。在情理上。在事實上。都萬不可少的。並且這件事。不但是替韓兄打算。而且也是替我自己打算。因爲昨日的事。不僅韓兄欠了情。我自己也跟着捨了臉。總算人家不含糊。慨然答應下來。若不想法子。還

他一個場面。這事總算做著口。沒有收煞。將來少不得也要補報他的。何若趁此辦完。不賒不欠。不但韓兄往後。可以放手報讐的。就是我。再要跟他翻了臉。問心也沒有甚麼過不去的。這豈不是最好的辦法麼。不料韓兄不察此情。反倒致怨於我。真正叫人有冤無處訴去。再者話又說回來了。冤讐。然當報信義。也不可。不講。一時的報復。跟終身的毀譽。兩者相較。孰輕孰重。韓兄也不至於辨別不來。不過爲當時氣憤所蔽。不及詳察罷了。如今請平心靜氣的想一想。假使當時把昨天的事情。攔過不提。兩個拚一個。把舒亮殺了。也不用別人來評判是非。只請韓兄自己說。這事還是辦得對呢。還是辦得不對呢。我想韓兄是個豪傑。大概不能說出了違心的話罷。那韓廉。先時聽了苗通之言。已自有些開悟。及經王銳這番剖釋。不禁心中十分首肯。常即起身離座。拱手說道。是小弟一時不明。誤怪仁兄。還望海涵爲幸。王銳也起身還禮道。既然彼此相契。何須如此客氣。說罷。這纔重行歸座。苗通道。王兄不但秉性豪俠。並且處事精細。真正叫人傾服無己。王銳道。能得韓兄相諒。不加譴責。已

是萬幸的了。何勞仁兄過加獎飾。說着。又笑道。前此二兄。誇說教中人物。怎樣義氣深重。小弟因爲相與未久。還自有些信不及。今我冒然作主。放了那個舒亮。苗兄既視爲當然。韓兄亦曲予原宥。足徵英雄之見。迥異凡庸。令我追思前此懷疑。真正有些妄測高深了。苗通聽罷。也笑着向韓康道。你聽見了麼。原來王兄放那舒亮。却爲籍着此事來試探咱們二人的胸襟。幸虧你悔悟得早。說出認錯的話來。不然他就要把教中人物。看得不值一錢。你還要想勸他入教麼。說罷。哈哈大笑。韓康也笑道。既然是這樣。王兄如今可沒得說的了。總算經了這一次試驗。彼此究屬沉瀝一氣。並沒有臭味參差。王兄投身入教。總不至抱羞與爲伍的感想了。倘再藉故推諉。不肯通力合作。則是王兄前此所言。盡屬虛謬。小弟等也不敢過爲攀援了。王銳道。兩兄唇槍舌劍。令人無從躲避。清總怪我救舒亮的不是了。如今他已似飛隼凌空。我却如春蠶自縛。救人陷己。所爲何來。這真正應了俗語所說。是非只爲多開口。煩惱皆因強出頭。那兩句話了。誰叫自己作錯。說不得。只好追隨二兄。略效涓埃。以爲多。

言好事之戒。韓康道。仁兄若悔自己多言好事。不要怨今天放舒亮。只怪昨天救小弟。誰叫萍水相逢。就要替人家排紛解難呢。苗通道。官軍那邊。雖然回去一個舒亮。咱們教中。却得了一個勝似舒亮的王兄。比較起來。還是咱們教中佔便宜。王銳道。好呀。我因爲多管閒事。把自己饒在裡頭。如今說來說去。倒成了教中的勝利品了。說着。彼此盡皆撫掌大笑。先時苗通韓康。因王銳不肯應承。決然入教。心中不免有些見外之意。今見他矢口答應下來。說不盡的歡喜。以爲回去見元帥時。替教中得了一員虎將。面上也自光彩。當下三人飽餐以後。天色已漸漸的晚將下來。便就在此處歇息了一夜。到得次日。整齊隊伍。投回安陸府大路上行來。不料正行之際。忽見對面塵土大起。有人馬馳驟而至。苗通等不禁吃了一驚。正是。

方慶教中得虎將。忽驚路上起征塵。

欲知來的。是那路人馬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 二次進剿聲威赫濯 盈庭聚訟意見紛歧

話說苗通韓康王銳等率領人馬向前而行。忽然從對面來了一枝軍隊。趕快派人前去哨探時。原來却是自家的人。那領兵主將正是無敵大將姚之富。苗通等聞報大喜。少時兵合一處。將到一家。先給姚之富跟王銳引見過了。那姚之富見王銳少年英雄。也自十分契重。彼此說了幾句仰慕的話。這纔談到元帥放心不下。所以又命自己率兵前來接應。不想却在此處跟你們相遇。但不知那路官軍已經何往。彼此可曾見仗否。苗通道不勞費心的了。那官軍領兵的主將就是他們副帥舒亮。現在他已折兵而回。我們是預備回去繳令的了。姚之富道。這話好不明白。到底可曾見仗。勝負如何。怎麼這般容易的。將他放回去呢。苗通道。提將起來。一言難盡。遂把前後的事向姚之富叙說了一番。姚之富聽罷。向着王銳將大拇指一伸道。王兄你不愧是個好朋友。這件事辦得真高。我實在佩服你的義氣。咱們哥兒兩個。將來還要多親多近。只是韓家兄弟。前後兩場事。都覺得不大光彩呀。苗通跟王銳怕韓康

臉上有些下不來。趕緊用別的話岔開。又休息了半日。這纔一同起程。比及回到安陸府。在元帥處稟見。還是由苗通將前後之事。陳述明白。月娘道。舒亮雖勇。但彼大營已覆。失其根據。縱使全師而回。亦復無能爲力。此倒不消多慮。現彼能義釋韓康於前。我若迫之過甚。轉顯得恩怨不明。暫時姑從寬置。至於那王鏡。武藝既高。義氣又重。作事亦復很有筋節。這樣的人才。很屬難得。今能勸彼入教。足慰本帥之心。且等來日。在大廳中引見。苗通等見元帥並沒有責備的話。滿心歡喜。這纔告辭而退。到得次日。月娘升座大廳。諸將陪班。引見王鏡。一時躊躇濟濟。威儀很是肅穆。那王鏡。恭身施禮。向上聲參。月娘道。壯士少禮。問了幾句話。王鏡對答的很是得體。月娘便欲授職。王鏡道。末將尙無尺寸之功。如何敢濫叨教中職位。倘蒙元帥不棄。收入部下。得效馳驅。已遂生平之願。俟他日遇有機會。略建微功。再行賜職不晚。月娘道。既然壯士這樣說時。本帥也不肯相強。暫時姑以客禮相待。遂即傳命賜宴。叫諸將作陪。教中一班人。因見王鏡儀表不凡。又聽得他武藝甚好。也自十分敬重他。那月

娘因爲新近折了丁龍馮傑。心中很是不高興。偏巧平空裡又添了一個王銳。據他那表人才。很可以給教中出些氣力。股肱得助。暗自添歡。誰知道這時候。又來了一件煩惱事。你道是甚麼。原來是那袁瓊章。在安陸府解圍以後。給月娘上了一封書。洋洋灑灑。足有千言。歷述怯弱書生。只與詩文相習。今寄身軍旅。寢饋難安。聞擊鼓以心驚。睹旌旗而膽悸。倘使遷延歲月。定當委骨溝渠。尙望大開天地之恩。俾遂麋鹿之性。則生固啣環。死亦結草等語。說得很是沉痛。月娘看了。知道他語出至誠。並非假託。倘若留他不放。出了一個長短。問心倒覺難安。遂即從厚贈了他些個旅費。派手下親兵丁。將他護送出去。到得平安之地。再行回來繳令。那袁瓊章便算從此與白蓮教中告辭的了。但是他這一走。又勾起月娘一段心事。因爲這個袁瓊章已經走了。那個袁錦章。還不知要等到何時方能見面。流光如駛。歲月不居。想想起來。兀的不令人惱悶。偏巧在這時候。月娘起居不謹。又受了一些風寒。因此內鬱外感。竟自臥病起來。攻取之事。只好暫行擱起。如今再轉過筆來。說那舒亮。他一面率領

人馬。遶道而歸。一面派人沿途打探永保的下落。後來探得永保在雲夢縣。便一直統兵到那裡。彼此相會。晤面之後。各訴前情。差不多都是愁顏相對。永保向舒亮說道。這事總怪我見事不明。受了教匪火攻之計。以致全軍覆沒。幸虧你老哥。率兵在外。保全了數千人的性命。這還算不幸中之幸。如今我已預備自行檢舉的了。至於你老哥。雖然用計不成。却是保全甚大。我在奏摺中。一定要聲叙明白的。舒亮聽了。也自沒得說。那摺子是用飛遞奏將上去的。及至旨意下來。是改任將軍明亮爲統帥。都統德楞泰爲副帥。專任剿滅齊王氏之責。舒亮仍歸軍前效用。所有湖北全省人馬。悉歸該統帥節制調用。永保鄂輝着調取回京問話。再行議處。原來那明亮跟德楞泰。俱是旗籍大員。曾隨大將軍福康安。及內大臣額勒登保。平苗剿匪。屢奏奇功。當時是號稱知兵的。此刻方從四川征苗奏凱而回。所以朝旨命他移兵剿匪。那君主專制時代。王言如綸。誰敢怠慢。那明亮跟德楞泰。奉到加緊的廷寄。連一天的工夫。都不敢耽延。立即統率征苗的大軍。溯東而上。直趨湖北。那省中的大吏。照例

迎送談話。自不必說。二人知道匪首齊王氏。現在安陸府。便欲統兵而進。恰巧這時候舒亮前來稟見。遂把教匪的情形。詳細詢問了一番。舒亮據實陳述。二人聽了。知道這齊王氏用兵既精。手下又多勇將。不是容易盪平的。因又調王桓。俞人傑等。都在軍前聽用。那明亮本作過湖北將軍的。所以省中將校的優劣。他胸中都是知得很清的。那王鐵槍。英勇無敵。武藝出衆。是不用說的了。就是俞人傑。也算是一員能征慣戰之將。因此特意調來。以收指臂之效。當下二帥議定。便派舒亮爲先鋒。率兵前進。大軍隨後進發。浩浩蕩蕩。直奔安陸府而來。那時候已然到了冬天。月娘的病勢。沒有減輕。反倒增重了。元帥不能理事。一切軍務。無人主持。便不免廢弛起來。對於官軍這邊的消息。竟自沒有哨探。所以朝廷易將進剿。居然事先沒有曉得。直等到舒亮率領先鋒隊。殺奔前來。相離不遠。方纔得着消息。那時教中諸將。盡皆知道了。一齊來到元帥府中集議。大家見面以後。提到官中又派兵前來的事情。但元帥尙在病中。却如何應付是好。後來由宋吉主張。說軍務大事。咱們未便擅自主持。又

不待到榻前請示。莫若請由吳秦二將軍稟告一切。那時聽元帥的示下。再行遵辦。大家聽了。自然同意。當時因爲吳映雪。同秦曉霞都在侍疾。未曾到前廳與議。便命人傳進話去請。工夫不大。二人一齊出來。秦曉霞見衆人都在這裡。便先匆遽的開口道。咱們好容易又盼得有事情作了。這些日子。險些沒有把我悶殺。那些殺不盡的官軍。又要跑來顯魂。咱們正好藉着他散一散悶。衆人聽了。都覺得好笑。宋吉却徐徐的說道。正爲此事。打算要藉重二位。在元帥面前。請示一番。好定行止。秦曉霞道。請示甚麼。元帥現時病在那裡。何必又去勞動他。咱們只把這些東西趕跑了。就完了。早間我得着信息。便費趕去廝殺。却吃他將我攔住。也說要等着元帥的示下。我要去問時。他又不準我去問。如今宋將軍也是這樣說。怎麼你們的見解。就是一鼻孔出氣呢。難道說這一點子小事。沒有元帥作主。咱們便不能去辦麼。秦曉霞的話。還沒有說完。吳映雪便喝住他道。少要亂說。你簡直把軍務大事。看如兒戲了。若都照你這樣鹵莽。焉得不行僭事。秦曉霞撇着嘴道。好。我是渾人。任你們去辦罷。

我也不管了。衆人聽了暗笑。也不知誰會請他管來。吳映雪這纔鄭重的向宋吉說道。將軍所言。本屬正當的辦法。我從先也是這麼想來。後來又轉念一想。元帥病勢昏沉。鎮日只是酣睡。縱在清醒的時候。談話亦復不多。可見是衰弱的很了。即使喚醒。告以這等大事。亦未必能如神志清明之時。有那縝密的思想。妥貼的佈置。一一應付無誤。轉恐因此添了愁煩。病勢增劇。所以我審慎遲迴。不敢輕於一發。還請諸位將軍斟酌妥了。再定進止。宋吉聽說。便向衆人道。此言亦是。元帥臥病的日子很多。未便冒昧進言。致勞思慮。依我的愚見。應付敵人。不外戰守二字。如今元帥不能理事。咱們似未便輕於一戰。莫若暫時櫻城固守。俟元帥病勢稍愈。再行稟明。請示辦法。庶可沒有甚麼失閃。不知衆位兄弟之意。以爲如何。在宋吉這一片話。本是老成持重之見。無可駁辯的。衆人聽了。也有點頭表示贊成的。也有默然不加可否的。不料鑽天鶴金冲。越衆而前。高聲說道。宋將軍之言差矣。想我們教中。自起事以來。眞個戰無不勝。攻無不取。威名遠震。遐邇皆知。目今兵臨城下。將至濠邊。就應該出

奇制勝。殺他個片甲不歸。方纔爲教中吐氣。如何因爲元帥一病。便自閉關不戰。作那畏首畏尾之事。獨不慮貽笑於人耶。他說罷。便目視衆人。微微冷笑。衆將中有那爭強好勝。沒有深思遠慮的。見金沖的話。說得很是激昂慷慨。便以爲很有道理。却沒有悟到他胸懷異志。故爲挑撥。當下姚之富便道。金兄弟說得也是。本來堅守不戰。未免輸了銳氣。不若先見上一仗。看看風色再說。料想也不至於有甚麼失閃。韓康道。言之有理。我便去打頭一陣。隨即傳下話去。吩咐整齊人馬。金沖道。到底還是韓大哥豪爽。敢作敢爲。小弟情願給你打接應。宋吉見衆人意見龐雜。恰似盈庭聚訟。心中暗暗嘆惋。說不幸元帥有病。敵人偏在此時進兵。以致陷於羣龍無首的局勢。默覘將來。很非佳兆。這事不但自己不便專斷。就讓專斷。衆人也是不聽的。看來只有委婉勸阻。能夠得他們回心轉意才好。宋吉打定主意。方纔要向衆人再行申說。應當不戰的理由。恰在這時候。有探事人進來報道。啟稟諸位將軍知曉。適纔探得敵軍人馬。離城僅有數里之遙。那領兵主將。仍是從前的那個舒亮。伏乞號令施

行。衆人一擺手。探事人便退將下去。高經武笑向衆人道。我道是怎樣的雄師勁旅。值得大家如此張惶集議。原來却是那敗軍之將。重行收拾餘燼而來。這要殲除他。還不是易如反掌麼。宋吉道。看事也不宜如此托大。前鋒雖說是舒亮。未必沒有大軍在後。似乎還應該審慎爲是。高經武道。不是小弟說話張狂。縱使他有大軍在後。這也值不得顧慮的。只看他赫赫先鋒。却用了個敗軍之將。足見彼中是沒有人物的。宋吉道。高賢弟。不是我敢攔你清談。凡事總要知己知彼。方能百戰百勝。那舒亮。力大無窮。武藝絕人。咱們一般弟兄。未定見得誰是他的敵手。前此退兵而去。不過因爲永保大營被焚。獨力難支之故。並非他自己失事。今日率師而來。豈可目爲敗軍之將。遽行輕視呢。高經武尙欲答話。却被蔡邠文扯他衣襟。遞了一個眼色。他便默然不語。誰料此時金冲却接口說道。宋將軍這一片話。實在講得對了。想那舒亮驍勇非凡。咱們弟兄中。很有吃過他的虧的。無怪先時自告奮勇。這時聽說是舒亮。竟爾畏縮不前。先聲奪人的那句話。真是對極了。金冲這一套諷刺的話。是對韓康

說的。無論是誰。也都聽得出來。那時韓康入耳刺心。如何咽得下去。當時便攘臂厲聲說道。我便是吃過舒亮虧的。今天還要去打頭陣。無論敵人殺了我。或是我殺了敵人。總是毫無畏懼。不比搖唇鼓舌之輩。只以言語爲能。那纔是真正怯敵的懦夫。不足齒數。他說罷。便勃然出了大廳。衆人要攔他時。已是攔不及。秦曉霞默默了半天。這時可真有些忍不住了。便道。韓將軍已去交仗的了。我也趕去。助他攻殺敵人。只顧在這裡吵的是甚麼。說着。便要往外走。却被吳映雪將他喝住。那時苗通兩眼發怒。望着金冲道。這便是你的不是了。分明知道韓家兄弟。未必是舒亮的對手。却把話激惱了他。讓他前去迎敵。打了敗仗。不但喪失了弟兄們的義氣。並且挫辱了本教的威風。你也是教中的將領。這事於你有甚麼好處呢。我倒要問一問。你故爲挑撥。到底是何居心。金冲聽了這話。作出不屑的顏色。冷笑說道。你這話太已的奇了。我不過這樣的說。並沒有指名道姓。讓他前去迎敵。他自己樂意去。難道我應當把他揪住麼。他若打了敗仗。只可怨他武藝低微。自己不知度德量力。却干我甚事。

咱們都是教中的人物。彼此一樣。並沒有甚麼高下。你不要特己的偏向。前來欺負人。須知我金冲也不是好惹的。當時衆人。見他兩個。語言衝突。恐怕激成事端。便要從中排解。不料還沒有等得開口。苗通早已一個健步。竄到金冲面前。伸開巨靈般的手掌。在他頰上。批了一下道。我把你這個利口的狂徒。這便是欺負你。你待怎樣。金冲怒吼了一聲。罵道。好潑材。居然竟敢打人。說着。便舉拳直奔苗通的面門。苗通把手一揚。要待接他的腕子。金冲曉得苗通力大。偷被他將腕子攥住。自己定然要吃虧的。趕忙往回裡一撤。下面早飛起右腳來。苗通將身子一讓。便已閃開。此時高經武早搶步上前。拉住金冲。蔡郁文也趕過去。扯住苗通。高經武道。都是自家弟兄。有話不妨好說。爲何動起手來。豈不傷了面皮。金冲氣忿忿的說道。高兄講得固是。但你要看清了。是那一個匹夫先動的手。苗通喊道。不錯。是我先打的你。這就是給你一個警告。問你還敢說白道黑。挑撥是非也不。金冲道。憑你也配攔阻我說話。今天咱們二人。總得見個高低。那一個得勝的。便算有理。苗通道。好匹夫。誰來懼你。

說着又要向前搶。蔡郁文極力拉住道：「苗兄不是這樣說。你們二位鬪口鬪手。無論誰勝誰負。都是小事一段。現在兵臨城下。元帥又在病中。總宜顧全大局要緊。書上講得好。兄弟鬩於牆。外禦其侮。難道連這個道理都看不透麼。二位總不看在衆弟兄面上。也要看教中大局的面上。及元帥有病的面上。暫時息爭。禦侮要緊。蔡郁文這一片話。說得委婉堂皇。入情入理。苗通聽了。很覺得有些後悔。因爲金冲雖然可恨。自己却不該在這個時候。跟他作對。致担了這不顧大局之名。那金冲雖然蓄意不良。志存擾亂。但叫蔡郁文的話。給鈴束住了。也不敢再冒不韙。去干犯衆怒。當時兩人各自無言。但仍怒目而視。餘情未平。姚之富道：「自己家裡人。打的是甚麼。有這股勇氣。跟敵人施展施展去。豈不甚好。秦曉霞道：「這話對了我也是這樣的想。自己家裡人。打贏了誰。也不露臉。有能爲。應該到外面使去。假使這時到得城外。把舒亮那厮殺了。大家誰敢不佩服。在這裏亂的是些甚麼。吳映雪喝道：「叫你少說話。還敢信口亂談。再要如此。及早躲開這裏。免得再生出事端來。秦曉霞道：「請你不要生氣。」

我從今只當是啞子。再不開口。還不成麼。說着。滿臉上露出不高興的樣子。吳映雪低聲向他說道。你這個人。太已的糊塗。我並不是不許你說話。因爲他們二人。都在氣頭兒上。一時說的不對路。就許爭執起來。你看不見嗎。現在已經鬧得一團糟。咱們犯不上。攪在這個漩渦裡。去替他們分謗的。這是我提醒於你。請你不要錯會了意。秦曉霞得了這番解釋。氣纔平下去。那時高經武向宋吉說道。宋大哥。你的年紀最長。而且位分也尊。請你出個主意。免得長此紛亂。先是韓康惱怒而去。苗金兩人打起來。宋吉看着。知道事情已然敗壞。不可收拾。滿臉上都是憤慨之色。一聲兒也不響。及至聽了高經武的話。便冷笑說道。高賢弟。咱們俱是同功一體之人。位分有甚麼高下。至於誰比誰大得幾歲。那又算得甚麼。況且我智慮淺短。性情畏葸。百無一長。焉能服人。你却叫我出主意。這不是治絲而棼麼。高經武道。大哥。你向來最是顧全大局的。怎麼今天。却說出這樣話來。真正令人不解。蔡郁文道。我說一句公道話。這事可難怪宋大哥。你想大家集議之始。他就主張櫻城固守。依我看。元帥有病。

這本是正當的辦法。大家却各矜所見。不肯服從。後此鬧來鬧去。索性出戰的出戰。打架的打架。簡直不成個樣子了。如今事情不得開交。却又請他出主意。這不是顛來倒去的爲難人麼。宋吉道。難爲我倒不要緊。倘長此鬧下去。恐怕教中大局。就不堪設想了。大家若都照蔡賢弟這樣明白。又何至如此。說着。不由得喟然長嘆。姚之富道。依我看。從先的誰是誰非。暫時結住不提。最要緊的。先辦理眼前的事。反正都是自家弟兄。誰還能記恨誰嗎。高經武道。這話說的最是。還請宋大哥出個主意罷。宋吉道。既承衆位不棄。我此時倒有一個拙見。從先我是主守的。此刻却主戰了。苗通道。這却爲何。宋吉道。大家只顧搗了這半天的亂。難道把韓賢弟。隻身率兵出戰。竟忘記了麼。那舒亮是個勁敵。謹防有何失閃。目下最要的事。就是派兵趕去策應。苗通道。倒底還是宋大哥。片言扼要。我便就此點兵前往。務將舒亮那厮殺退。宋吉道。不可貪功。只要策應韓賢弟。一同回來。便是大功一件。切記愚言。休得疏忽。苗通道。大哥只管放心。小弟決不至鹵莽債事。說罷。便告辭衆人。起身離了大廳。出了帥

塵。直奔教場，點兵出城而去。正是

庭上舌爭方告息。陣前械鬥又翻新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七回 鑿死戰玉面虎捐生 急報讐金毛吼涉險

話說金毛吼苗通率領人馬前去策應韓康。那知已是來不及了。只爲他們在大廳上。搗了這半天的亂。戰場之上。已然見了勝負。決了生死。這事只好委諸運數罷了。如今且先說那韓康。抱着一腔的氣憤。出離了帥府。帶着侍從。上馬直奔教軍場。那預備出戰的人馬。早已整齊伺。只待一聲令下。即便出發。韓康此時。怒氣填胸。火急發了拔隊出城的號令。軍隊便風馳電掣的前進。片刻也不敢耽延。不料剛到城門。忽然發現了不祥之兆。你道是甚麼。原來是韓康坐下那匹白龍駒。至此竟目盤旋不進。韓康生氣。把兩腿用力一夾。用手把繮繩一抖。料想他定然要馳騁而前了。誰知那白龍駒。竟拚命的向後退了兩步。把頭揚將起來。悲嘶了一聲。鬃鬃人放聲大慟的一般。左右聽了。莫不駭然。韓康也自有些詫異。便慨然向馬說道。我自從騎你臨陣以來。於今已數戰之久。向來都是踴躍從事。不曾退後半步。今日爲何這樣。莫非有甚麼不祥之事麼。須知死生有命。勝負靡常。倘使劫數臨頭。我願與你同歸。

於盡得如古人所云。馬革裹屍足矣。誰知那馬聽了這個話。宛似曉得人事一般。把頭往下一低。又悲嘶了一聲。條的放開四足。將韓康馱出城去。那時左右侍從。以及兵士人等。有看了這件事的。心中都不免有些忐忑。那知一波未平。一波復起。大隊甫經出了城門。忽然平空裡起了一陣怪風。直颳得天昏地暗。大家在馬上。都是二目難睜。風過處。猛聽得一聲響亮。看時。却是將那一面驍衛將軍大纛旗的旗頂。叫風給吹下去了。大眾看了。無不搖頭吐舌。互相驚詫。韓康因屢見怪兆。也自滿腹狐疑。但身爲大將。既然出軍。萬無中道折回之理。況且在大庭廣衆之前。制了這一口氣。自己慷慨請行的。今若因遇異徵而退。豈不爲人恥笑。所以心中雖是不樂。却依然催趲人馬前進。走了約摸有四五里之遙。已自遠遠的望見了官軍。當下便嚴陣以待。那邊官軍。却也望見了教中的人馬。便也整齊隊伍。預備向前鏖撲。舒亮匹馬當先。心中兀自沒有好氣。他因爲前此身爲副帥。此刻却降級作了先鋒。雖說比那永保鄂輝。進京逮問的強。但自問並沒有失機的地方。却受了這般罣誤。一半覺得

虧了自己。一半有些愧對將士。這一腔憤怒。正要藉着敵人發洩出來。所以此時。僅動火龍駒。擺開雙鐵戟。就如閃電一般。當先闖入敵人陣中。那些教兵。真個是沾着就死。碰着就亡。紛紛落馬者。不計其數。官軍見主將這般奮勇殺敵。也便吶喊如雷。協力進攻。教兵却也拚命的抵禦。兵刃互接。血肉橫飛。真個好一場惡戰。那舒亮正在縱橫無敵。殺得性起。猛聽得對面大喝道。黑面賊。休得逞強。今日併個你死我活。舒亮相時。正是韓康。讐人見面。分外眼明。喝聲未絕。大砍刀已自劈面而至。舒亮也不答話。用左手的戟。隔開了刀。右手的戟。早已分心便刺。韓康撒刀領馬。戟已刺空。兩人登時便戰到一處。只見兩道寒光。裹住一條冷氣。直殺了個難解難分。韓康想着力爭上游。用盡十分氣力。舒亮也自不肯放鬆。這一場鏖戰。真個非常的厲害。戰到一百餘合。韓康漸漸覺得氣力鬆懈。難以支持。那時教兵死傷漸多。雖然尚未奔潰。但戰線已被官軍壓將下去。韓康看出大勢難支。說不得。只好捺了這一口氣。虛砍一刀。策馬向回路而走。舒亮那裡肯舍。縱坐下火龍駒。追將下來。口中喝道。潑教

匪。屢次在我手下逃生。你若達些時務。有些面皮。就應該匿尾藏頭。休臨戰陣。今既大膽前來。又撞在我的手內。便是你的死期已到。趁早納下性命。省得回去時。見了你們那些賊匪。也自羞慚無地。這些話。貫入韓康耳中。氣憤自不必說。但是先前的話。還不要緊。及至聽到後來。說省得回去時。見人也要羞慚無地。韓康心中。不禁驀然一動。想得此次出戰。本爲在衆人面前。受了金冲的戲侮。所以纔氣憤而行的。今若敗陣而歸。不惟難見金冲。亦且愧對大衆。古人說的好。大丈夫視死如歸。想那舒亮。定然是我的前生對頭。所以屢次跟他狹路相逢。短兵相接。武藝雖然輸與他。志氣却不輸與他。今日便跟他拚了命罷。但話雖如此說。也不可不作那行險徼倖之事。現在我遑遑前進。他後面緊緊跟隨。雖存下決死之心。却成了誘敵之勢。我何不趁此機會。用拖刀計去斬他。倘使徼倖成功。總算得上天垂佑。那時洗却前此的羞辱。報了無限的冤讐。也好見衆人之面。出了這口惡氣。即使所事不成。再跟他性命相拚。也不算晚。主意既然打好。便把手中的繯繩。略微一鬆。襟口也略微一緩。那馬

跑的就漸漸慢將下來。舒亮不知是計。只顧趕前力追。眨眨眼的功夫。火龍駒跟白龍駒。眼看就要嘴尾相連。韓康手中拖着刀。耳聽後面馬蹄聲音。相離切近。霍的兜轉馬。那柄大砍刀。就似電一般的快。直奔舒亮脖項而來。舒亮這一驚。真個肝肺皆張。汗毛盡豎。要用戟去隔攔。已是來不及。趕緊把身軀。向後一仰。幸虧他的身量高。韓康的大刀。將將夠着他的脖項。這一仰時。已經把頭躲過。但刀尖。還略爲劃着膀臂前胸。早已傷痕在體。血染衣襟。舒亮見讓過了他的刀。雖然有些疼痛。那還放在心上。把脚一踹。馬已閃在一旁。這一次拖刀之計未成。僅僅帶了微傷。爲時不過一分鐘以內。有那些追隨的官軍教兵。目擊兩邊主將。演了這一齣活劇。人人都嚇得呆了。却不曉得驚心動魄之劇。還跟在後面。並沒有演完呢。那舒亮。既然把馬引過一旁。趕把彪軀一挺。厲聲喝道。好潑匪。胆敢用拖刀之計。前來算計我。今日不取你的性命。誓不爲人。說着挺戟便刺。韓康疾忙用刀架住。此時他心中。又是喜。又是恨。喜的是敵人已經受傷。恨的是未曾中他要害。雖說慰情聊勝於無。到底難免美

猶有憾。只得打起精神。重行交戰。兩人又走了二三十個照面。舒亮因爲滿懷憤怒。要報那被傷之讐。兩條鐵戟。愈發使得緊湊。韓康竭力招架。不敢露半絲空隙。方得幸免疏虞。但是到後來。覺得兩臂痠痛。看看又要支持不住了。心中暗自思忖道。此次雖說未能斬了他。但他已受傷見血。總算佔了上風。回去見衆人時。也總算交代下去了。我軍已敗。孤力難支。既然得此下場。何必一定要作那死鬪。想好。得了一個破綻。便又策馬而走。那白龍駒。宛如曉得主人在危急之中。要藉着他的脚程。來逃脫大難似的。便也不顧疲乏。拚着性命。四足如飛的向前奔去。但舒亮那裏肯舍。催坐下火龍駒。緊緊追來。口中喝道。今日縱讓你升天入地。我也要取到你項上人頭。韓康聽得。暗自想道。似此也是不了之局。我何不再送他一箭。主意打好。趁馬走得正緊。便將大刀掛住。暗取弓箭。翻身便射。那箭似流星一般。直奔舒亮而來。但是舒亮。因前次未曾留心。受了韓康拖刀之計。所以此次。雖然盡力追來。却早已留上心了。韓康掛刀取箭時。已經有了覺察。隨將右手的鐵戟揚起。護住了面門。等到那支

箭破空飛來。被他覷得切近。用戟只一撥。便已滴溜溜落在地上。舒亮見箭已躲開。敵人相離不遠。趁勢用力。把馬只一夾。那火龍駒似乎比箭還要快的。向前躡去。那時韓康扭頭回頭觀看。見箭已落空。舒亮連人帶馬。就同海上潮來的一般。向前湧至。大吃一驚。拋了弓。要回手取刀時。已是來不及。原來舒亮的馬頭。已然傍了韓康的馬尾。舒亮大喝一聲。用盡生平之力。把右手的鐵戟。向韓康後心刺去。力重戟沉。早已直透衣甲。但見血花飛濺。身體欹斜。可嘆韓康已作了沙場的雄鬼。舒亮往回裡。把戟一撤。死屍已落下馬去。那匹白龍駒。陡然悲嘶了一聲。鬃鬣有如裂帛。打了一個盤旋。便倒在地上。看時。口吐鮮血。週身顫動。竟自與主人同殞了。舒亮不禁嘆道。好一匹殉主的義馬。真個罕見。話猶未了。後面官軍跟教兵。已多紛紛滾滾的趕到。教兵見了。喪魂亡魄。官軍此時。眉飛色舞。在這歡戚不同之中。却轟天震地的。吶了一聲喊。教兵見主將已亡。逃潰的自然要格外的厲害。官軍却都歡欣踴躍。勇氣頓增。早有人下馬。割取了韓康的首級。舒亮此時。志得意滿。總算大大的立了一件

頭功。少時報告元帥。面上也有光彩。只是身上帶了傷痕。未免在高興中。有些掃興。當即割取衣襟。命人將傷痕縛好。那時官軍對於教兵。還在追奔逐北。舒亮想着。這一戰。主將授首。餘軍逃潰。總算爭盡了十足的面子。何必盡力窮追。作那畫蛇添足之事。當即傳下收兵的號令。只聽一片金聲。震天價響。官軍這纔遵令而退。當下整齊隊伍。撤回數里。擇了個形勝的地方。這纔傳令安營。靜待後面大軍繼至。誰想諸事還沒有就緒。忽有人惶急稟道。不好了。白蓮教的人馬。遠遠望去。已然汹涌而來。伏乞號令施行。早作準備。舒亮得了這個消息。也顧不得人馬疲乏。趕忙又傳下了迎敵之令。衆軍士。還沒有喘過這口氣來。又要重行作戰。心中自然不大願意。但是軍令森嚴。那敢違抗。幸虧是得勝之兵。壯氣未餒。還對付可用。但是教兵這一邊。是挾怒而來的。大有銳不可當之勢。原來韓康手下的敗兵。向回路逃竄。走到中途。正遇了苗通的大隊。趕緊迎着馬頭。稟報韓康兵敗身死之事。苗通聽了。一股憤氣。直透頂門。兩眼氣得鮮紅。眼淚却燒乾了。在馬上切齒說道。我今日不報此讐。誓不爲

人。隨即傳下號令。命將那些敗回之兵。器械完整。身體未曾受傷的。一齊編入隊伍之內。以備增加聲勢。撲殺敵人。其餘的趕緊回城。選那明白曉事的。到元帥府中。向諸位將軍。報告韓康將軍陣亡之事。便請增兵援助。共雪此讎。吩咐已畢。隨即整隊前行。苗通在馬上。怒氣沖沖。不可嚮邇。一路上。只見死骸枕藉。血腥遍地。都是戰後的慘象。正在走着。猛可裡一眼望去。只見一個白袍無頭的死屍。橫躺在路上。不是別人。正是韓康戰死的遺屍。苗通一見。肝胆皆裂。當即傳令駐軍。自己下了馬。撫屍大慟。隨派數名親軍。將屍骸舁得回去。這纔上馬起程。又走出許多路。已然遠遠望見官軍。苗通便傳下痛擊之令。一千教兵。便似疾風驟雨的一般。向前猛撲。幸而官軍這邊。已經有了準備。還不至於張惶無措。一霎時。兩邊就動起手來。只聽得呼喊之聲。驚天動地。白刃相接。赤血橫飛。端的好一場惡戰。那苗通驟坐下馬。挺手中叉。直透重圍。把官軍殺得一似落花流水。正在這馳突之際。猛可裡一馬闖到面前。厲聲喝道。殺不盡的教匪。安敢如此猖狂。今日定須殲除醜類。俾無遺噍。方識得天兵

的厲害。苗通看時。不是別人。正是那殘害袍澤。深讎莫解的舒亮。禁不得無明火起。切齒罵道。我把你這萬惡不赦的匹夫。胆敢傷我弟兄。今日定叫你。血染屍橫。方纔解我心頭之恨。話猶未了。黃驃馬衝向前去。鋼叉恰如毒蛇吐信。劈面刺來。舒亮見叉勢來得非常沉著有力。便把雙戟交叉。打算竭力的向外磕去。不料苗通的叉撤回。兩馬已經挫轆而過。苗通霍的兜轉馬。鋼叉就如穿雲之電。直奔了舒亮的左肋。幸虧舒亮久經戰陣。迅捷異常。火龍駒雖然未容撥頭。却把左手鐵戟。反腕向外用力的一磕。那柄鋼叉。已然向斜刺裡碰開。但因為苗通叉勢來得猛。舒亮使的力氣大。叉雖說是碰開了。舒亮受傷的地方。却又鮮血滲出。異常作痛。但在這性命相撲之時。那裡還顧得這個。舒亮咬一咬牙關。趕緊把馬一領。火龍駒轉過身來。二人便又戰到一處。那時官軍跟教兵。也正在戰鬥方酣。但就大勢看去。官軍已然漸漸有些不支。平心而論。這事却怪不得官軍。因為前此跟韓康軍隊鏖戰。人人已經累得力盡筋疲。這時還沒有喘過氣來。忽然又跟這一枝生力軍。重行作戰。人都是血肉

之軀。並非銅鐵鑄就。怎麼會招架得住呢。況且這時。不但官軍不支。就是那勇悍的舒亮。也兀自難以打熬。一來因爲戰時延長。精神難免疲倦。二來因爲傷痕在體。運轉都感不便。更兼那苗通報警心切。使出一百二十分的氣力。跟他死命相拚。所以舒亮的武藝。跟苗通比較起來。還要略高一籌。至此竟有些支持不住。更兼四外教兵喊殺的聲音。非常慘厲。官官已然漸形奔潰。舒亮入耳驚心。知道大勢已去。總能自己拚出死力。也沒有戰勝的可能。當即用鐵戟封住了苗通的鋼叉。策馬回身便走。那時兩邊兵士。正自紛紛滾滾。攪作一團。舒亮一騎馬。便在刀槍林中。飛穿而過。官軍見主將已去。便如懸崖瀑布的一般。潰退下來。教兵乘勝。吶喊向前追逐。那苗通心痛韓康慘死。一腔怨毒。火急要報此冤讐。況且這時候。已經大獲全勝。怒氣跟驕氣混在一起。更不把那些殘敗人馬。放在眼中。一定要追擒舒亮。斬頭瀝血。方纔趁得胸中之願。便督催人馬。竭力向前趕來。那黃驃馬的脚程。本是快的。早已越過衆軍。匹馬當先。風馳電掣的。向前而去。苗通兩隻眼睛。恰似黃鷹覓物的一般。尋找

那切齒的對頭舒亮。事情湊巧。舒亮跑了一程。因爲裹傷處破裂。疼痛難禁。正在割下衣襟。叫人重新另裹。就在這時候。苗通已然趕到。一眼望去。早已看見舒亮。本來鶴立鷄羣。那是容易找到的。苗通驟馬向前。厲聲喝道。黑臉賊。那裡逃走。趁早納下頭顱。好給我韓家兄弟抵命。口中喝着。馬便潑風也似的趕到。舒亮戟已掛起。正在裹傷。事出倉猝。來不及換手抵敵。幸虧有兩名親兵。見苗通來勢兇猛。一齊拍馬向前。用手中的刀。前去敵擋。苗通大怒。用叉只一掃。兩柄刀。旋磨兒也似的。向外轉去。趁勢一叉。將一個刺下馬來。那一個將要逃走。被苗通一甩叉柄。早已從馬上滾落塵埃。再一叉。結果了性命。隨卽驟馬挺叉。直取舒亮。在當時。不過只是幾秒鐘的工夫。舒亮虧得有這兩個替死鬼。方纔緩過手來。早已棄傷不裹。綽戟在手。馳馬向前。大聲喝道。潑教匪。休要恃此小勝。任意逞強。須知有大隊天兵在後。倘爾執迷不悟。也就要死無葬身之地。苗通叱道。黑臉賊。你把這話來嚇誰。今日務必取了你的首級。然後再殺盡狗兵。方雪我胸中之恨。話未說完。鋼叉已然劈面而至。舒亮趕忙用

戟相迎。二人便又戰到一處。那時官軍在前。教兵在後。還是緊緊的。呼殺追趕。舒亮跟苗通走了幾個照面。那舒亮實在支持不住了。因爲他傷痕未曾裹好。刀口崩裂。鮮血直流。不但受傷的膀臂疼痛難禁。就是那一支好膀臂。也帶累的運轉不便。平日兩枝趁手得用的鐵戟。至此竟覺得異常沉重。施展不靈。當此事處無耐力不從心。任你拔山蓋世的英雄。也只得忍了這口氣。當下虛刺一戟。依然策馬而走。苗通那裡肯捨。後面緊緊追來。正在這時候。猛聽得前面官軍和教兵。似怒潮的一般。吶了一聲喊。苗通雖然馬不停蹄。但心中却是一動。知道前邊必然出了甚麼事故。誰知思忖未了。左邊向一聲號砲。陡的起在空中。砲聲過處。早湧出一標人馬。遠遠望那旗纛。恰是官軍。此時苗通心中。難免有些不自在起來。說猶未了。右邊向也是一聲號砲。直飛上霄漢去。隨着一標人馬。捲地而出。兩邊大隊。就如潮水一般。向教兵包抄將來。打算要退時。已是來不及。苗通在馬上。看見自己要身陷重圍。不禁暗說天亡我也。正是

方懷敵讎深似海。忽驚伏隊湧如潮。

欲知來的是那路人馬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